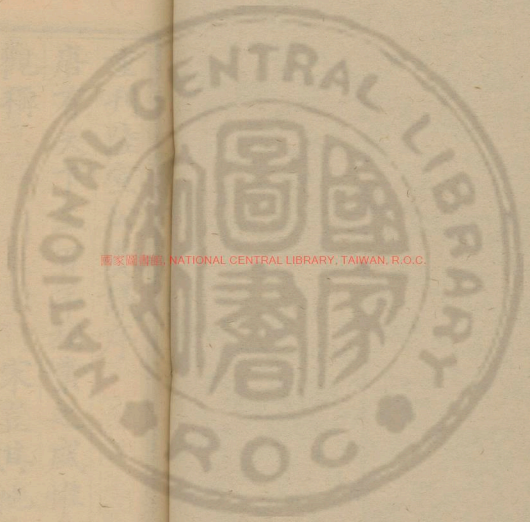






開卷如親  
而信之者  
其行也  
必如  
一境  
而信之者  
其行也  
必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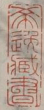
3444395 v.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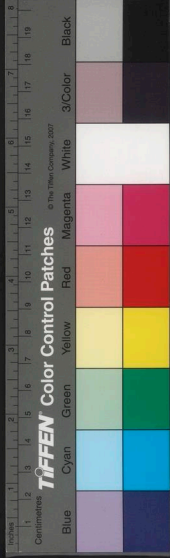
重刊陸宣公奏議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相業之盛惟貞  
觀稱房杜開元稱姚宋豈其他為  
相者之賢皆不及四人哉蓋君臣  
知遇之為難也夫四人者之於其  
君信之篤而任之專故讒諛不能  
間而忠謹得以行所以一德協和



庶事用康以弼成隆化而他人莫  
能及非賢才不常有也時不常有  
也予於陸宣公之出處未嘗不為  
之扼腕焉公以天縱之忠濟之弘  
博之學當德宗奉天之難間閔扈  
從掌制代言忠誠剴切足以感奮  
義師消弭逆節俾唐之宗祏幾墜

而復植翊戴贊襄之功所居多矣  
秉政未幾隨罹謗黷一斥不復以  
至于死使天下之人不復見貞觀  
開元之盛果公之忠賢視四人者  
大相遠乎然以時視之則相遠矣  
蓋公之不能者命也公之不亡者  
天也是故忠言讜論可與日月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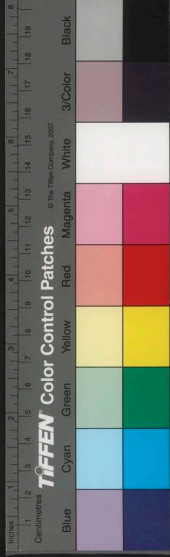
光遺像廟食可與天地同久又豈  
他人之所能及哉公本吳人攜李  
舊有祠堂歲久就圯大理卿廬陵  
胡公元節方以節鎮浙東西諸郡  
既作新之而文集奏議故版漫滅  
復命翻刊以惠後學書成俾予識  
其端夫以大理公之長材碩望景

行仰止儷美先哲固不為難况

重熙累洽之辰

明良一心無少間隙則視公所遭  
之時異日語也行將致

君克舜而自期伊臯若貞觀開元  
之四人者殆不足取法也曰承命  
序公之文致深願焉



大明宣德三年龍集戊申九月望  
衛府左長史奉議大夫三衢金寔書

唐陸宣公翰苑集叙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  
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  
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  
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  
一蕕善齊去聲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  
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  
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  
復墮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



陽令侶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  
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  
鑑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鑑以  
泉貨數萬為賚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  
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  
拔萃調渭南簿本傳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  
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  
祠部貲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  
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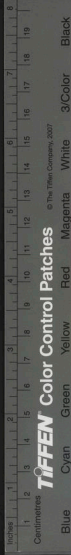
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  
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  
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  
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勅與  
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恠改過以言  
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  
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  
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  
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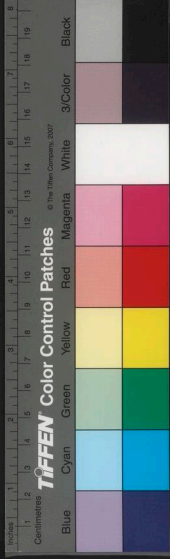
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  
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  
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  
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  
輒隨啓沃謀猷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  
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  
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  
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  
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

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  
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  
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  
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希衣  
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  
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  
容叙吊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  
為實忝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  
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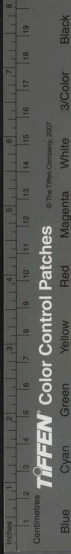


坪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  
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  
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  
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  
吏事斟酌剖決不棄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  
德宗實錄及竇叅納劉士寧之賂為李巽所  
獲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叅素不協歸罪  
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叅

回得幸嘗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  
嘗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  
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知宰相趙憬公  
之引拔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  
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  
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  
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  
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  
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



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  
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  
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  
薨後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擁古揚  
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仲之為典謨俾標  
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  
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  
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  
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  
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  
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  
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  
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  
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  
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  
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  
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  
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



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  
在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  
幸覆轍丘軻亦廢現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  
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  
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  
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  
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然與金  
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  
次以今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  
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  
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重刊陸宣公奏議序

文章之作以理為主氣為助辭為尚夫以理為主則推本仁義而不流於虛誕氣為助則嚴毅剛正而不至於萎靡理氣既備而無辭以粉飾之何以重當世而示後學哉古今文章體制不一三代以上渾渾噩噩不可尚矣三代以下若漢之董賈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有文章鳴於世至如秦疏獨稱唐之嘉禾陸宣公歷千餘載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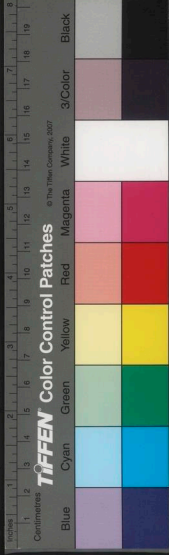
而不泯者何哉蓋宣公當德宗鑿興播遷之日從狩奉天隨事納忠盡情論列故其奏疏炳若丹青至於論輕重之權破反道之說明天命人事之義辨治亂得失之由陳備邊之六失節財賦之六條求其要必欲引君於當道也以至制冊詔誥何啻數十皆辭嚴義正動中事機得非辭理兼備而以氣為助者歟宜乎愈久而愈不泯也先正謂立言而朽君子不為蓋有由爾公

之奏疏制冊詔誥舊有板刻歲諸書院年久剥落之甚雖印流四方觀者病其訛而嘆其帙之不全近有順天巡公祥以練達之才堅清之操用輿論

迂薦知守是邦迺於下車之初首訪民瘼崇尚文雅政務之暇訪求奏疏善本嚴加考證訛者斥之闕者補之遂與同寅同府侯公康遠通府鄧公鏞韓公礪推府莫公暹名指已倖重繡諸梓命公之胤陸頤收掌



以永其傳屬予叙弁諸首予踈陋寡昧無窮理之學閱博之見何敢以序然以郡守表章賢哲盛心不可不自義難以辭竊惟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君非臣無以成其治功臣非君無以顯其事業必有君有臣然後得以相須也嗟夫自古有賢明之君而不遇忠良之臣者固多間有忠良之臣而不遇其君者亦有矣若宣公之輔德宗不以其君不足與為善而能盡事之之義誠為入臣之表式如觀奏疏可驗矣或者謂唐之賢相獨稱房杜姚宋而公不預何在蓋房杜當太宗開創之初委任不疑故得展其底蘊以成貞觀之治姚宋適玄宗勵精之始禮貌大臣故能弘納諫諍以成開元之功至若德宗之專欲猜忌用舍乖張如延齡以欺罔而寵擢公輔以直諫而左遷李齊運以柔佞為常伯韋渠牟以辨給為補遺雖陸公論諫之多十無一



納殆孟子所謂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者  
與若俾陸公遭遇太宗玄宗之君則房杜  
姚宋不足為也故品論人物當夷其行原  
其心考其時何如焉耳何什一遂廢千百  
哉予非能文姑述公之文章相業之盛君  
臣相遇之難以塞來屬若公之出處始末  
之詳備載史冊其歷代暨

聖朝崇尚之美則有先正之序記碑誌可考  
茲不復贅告

天順元年龍集丁丑秋九月初吉

賜進士中憲大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  
使同郡晚生項忠蓋臣謹書





唐陸宣公像



陸宣公字子蒙  
華州下邳人  
宣公少敏異  
及長博學  
有文辭  
武德中  
宣公為  
太子舍人  
上書  
論  
事  
帝  
嘉  
其  
直  
諫  
拜  
左  
庶  
子  
宣  
公  
性  
剛  
直  
諫  
無  
忌  
諷  
諫  
無  
不  
納  
宣  
公  
嘗  
上  
書  
論  
事  
帝  
嘉  
其  
直  
諫  
拜  
左  
庶  
子  
宣  
公  
性  
剛  
直  
諫  
無  
忌  
諷  
諫  
無  
不  
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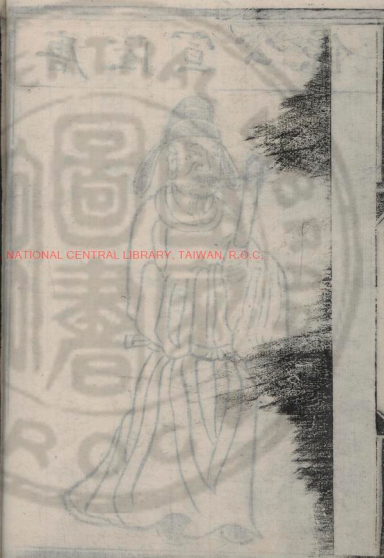


本朝名臣進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  
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稷以  
空疎備負講讀

聖明天縱

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  
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  
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  
於古人君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送於已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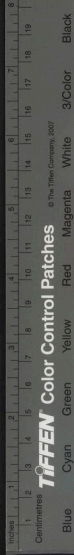


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於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閤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

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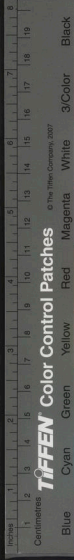


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  
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  
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  
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  
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  
言必能發  
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  
之意取進止

淳熙講筵劄子

初送到太中大夫試刑部尚書兼侍讀兼吏  
部尚書蕭燧中奉大夫權兵部尚書兼侍讀  
宇文价通議大夫給事中兼侍講兼太子詹  
事葛邲朝議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將  
繼周通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  
兼侍講同脩國史洪邁朝散大夫起居郎兼  
國史院編脩官兼權直學士院李獻朝散郎  
守起居舍人吳煥劄子奏臣等恭覩淳熙八



年夏四月甲戌經筵進讀

真宗皇帝陛下正說終篇六月壬申有

旨宣諭陸贄奏議可與不可進讀侍讀臣希  
呂等言贄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元祐中  
蘇軾等乞繕寫進呈置之坐右將來開講如

令進讀實有補於治道七月丙子

制曰可且令日讀五版九年四月辛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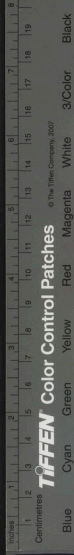
詔講讀官同班奏事

聖語云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

恐宗免有德宗之失卿等可各條具關失未  
上侍講臣輝奏言

陛下推誠待下可謂曲盡其至侍講臣冷言  
德宗猜忌刻薄啓書一積盡之矣

聖語云德宗強明不肯推誠待下雖更奉天  
離亂終不悔悟當彼艱難之時所宜與贄朝  
夕論議猶恐不濟而每事但遣左右宣旨罕  
嘗面諭豈能深究利害此所以知德宗之不  
振也侍講臣敦詩言德宗於軍旅間亦多是



中人傳旨實情安得上達  
聖語云德宗欲以此濟其猜忌刻薄輝又奏  
聖言及此社稷之福於是合辭奏言臣等敢  
不仰遵

聖訓願竭愚衷十三年三月癸卯開講時奏  
誠猶有三帙九二萬五千餘字有

旨諭講讀官令自後每讀以半帙為率四月  
庚戌臣燧等讀贄論度支令折稅市草事狀  
臣燧等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為欺誣以衛己

能未有不先紛更制度者

聖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庚申臣燧  
讀贄所論裴延齡書

聖語云陸贄論延齡姦惡反覆曲折如此延  
齡可謂至小人臣燧言延齡之姦最甚世所  
罕有又有

旨特以十八日二十二日  
御講筵臣燧又讀贄所論裴延齡書讀畢臣  
燧言君子未嘗不欲去小人然為小人所勝



如蕭望之為恭顯所勝張九齡為李林甫所  
勝裴度為皇甫鎛所勝  
聖語云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惟臣等以庸  
瑣之才幸得備負華光日侍左右仰惟  
陛下天縱典學緝熙光明一語一言皆是  
以貽諸萬世克舜之聖不過如此豈唐德宗所  
當同日而語然  
宸心惕惕每慮或蹈其失以為寒心夫德宗  
親聞贊言而棄之如主梗

陛下追誦贊語而寶之如元龜至以退朝之  
後傾聽數千言而不為倦厭又特於雙日躬  
御邇英蓋故事所未有

聖愚相去何止高天之與下地臣等不勝大  
顛乞

宣付史館以彰著

陛下不矜不伐執古御今之意無任昧死俟  
命之至取

進止五月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聖旨', '依奏', and '平朱泚']*

唐陸宣公集目錄

唐陸宣公集卷第一

制誥卷第一

奉天改元大赦制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

制誥卷第二

貞元改元大赦制

冬至大禮大赦制





唐陸宣公集卷第三

制誥卷第三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

西詔

誅李希烈後原宥淮西將吏并授陳山

奇節度詔

重宥淮西將士詔

唐陸宣公集卷第四

制誥卷第四

賑卹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優卹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百姓詔

議減鹽價詔

賜京城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

人詔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改梁州為興元府并洋州為望州詔

唐陸宣公集第五

制誥卷第五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加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招諭淮西將吏詔

招諭河中詔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不許諸軍侵擾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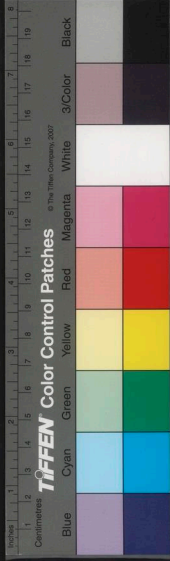
放淮生口歸本貫勅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唐陸宣公集卷第六

制誥卷第六

冊淑妃王氏為皇后文



冊嘉誠公主文

冊蜀王妃文

冊祀王妃文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告謝玄宗廟文

告謝肅宗廟文

告謝代宗廟文

祭大禹廟文

制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制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制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答第二表 答第三表

答百寮賀利州連理求表

答宰臣請復御膳表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唐陸宣公集卷第七



制誥卷第七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渾瑊侍中制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李勉太子師制

姜公輔左庶子制

崔造右庶子制

盧翰太子賓客制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制誥卷第八

賈耽東都留守制

崔縱東都留守制

晉王荆襄江西等道兵馬都元帥制



馬燧渾城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制誥卷第九

渾城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唐朝臣振武節度使論惟明廊坊觀察

使制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馬燧李臯賜寶封制  
韓滉度支塩鐵轉運等制  
李紆明右僕射制  
李澄贈司空制  
除鄧州歸順官制  
李納檢校司空制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制誥卷第十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賜安西管內黃姓靈官鐵券文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與回紇可汗書

賜吐蕃將書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三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奏草卷第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奏論關中事宜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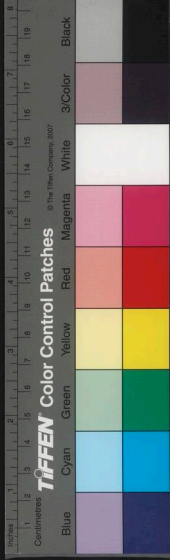
奏草卷第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兩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奏草卷第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奏草卷第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夏土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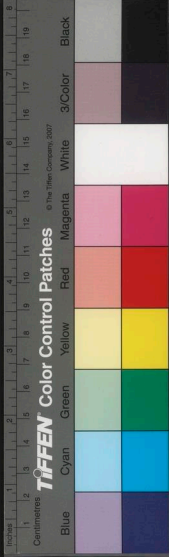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奏草卷第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赴行在官等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奏草卷第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

取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

鑿駕將還官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中書奏議卷第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准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

使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中書奏議卷第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

蓄軍糧事宜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中書奏議卷第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



奏議竇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中書奏議卷第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綰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中書奏議卷第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負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

中書奏議卷第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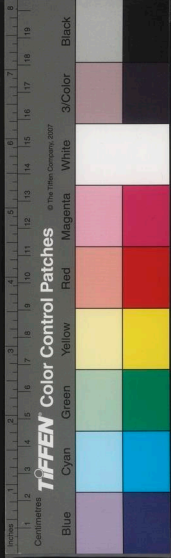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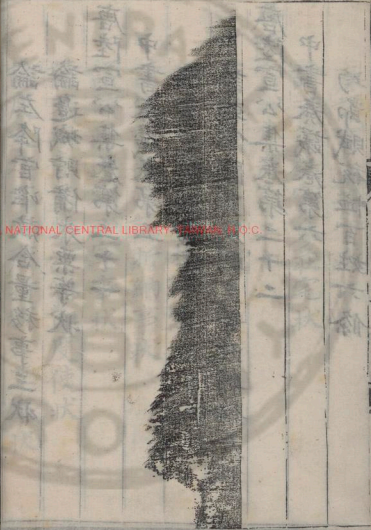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一

制誥卷第一 敕第一

奉天改元大赦制

平朱此後改建平五年為興元元年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答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極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于後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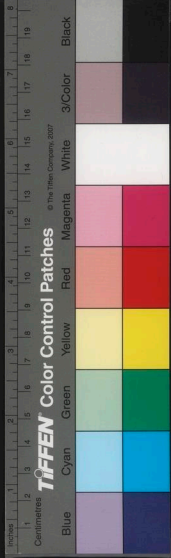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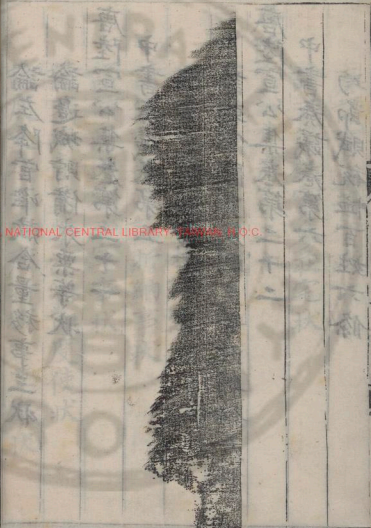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一

制誥卷第一 敕第一

奉天改元大赦制

平朱此後改建平五年為興元元年

門下致堙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答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極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于後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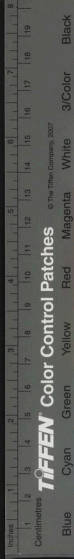
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  
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  
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  
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  
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  
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  
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  
靡依生死流離怨氣疑結力役不息田萊多  
蕪恭命峻於誅求疲吐空於杼軸轉死溝壑  
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  
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  
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  
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  
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  
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  
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  
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  
章疏猥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與



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  
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  
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  
是用興豈可更拘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  
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  
稱聖神之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于時化天  
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  
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為之父母  
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  
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  
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  
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  
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  
任膺將相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  
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  
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  
人則何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  
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



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  
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  
與賊此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雅以至誠  
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  
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  
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  
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  
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完威苟能自新理可  
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順及  
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  
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  
流入配隸及藩鎮劾作罰力并緣罪犯與諸使  
驅使官兼別勅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  
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  
逆緣坐承前息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  
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斂人之行業或未  
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者不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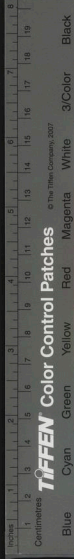


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人沉  
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  
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  
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  
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動王扞固全城驅  
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  
我圖爾功特加彛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  
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  
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  
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  
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  
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  
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  
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勅處分  
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  
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  
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  
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内外文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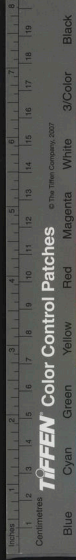




三品以上賜壽一級四品已上各加一階仍  
益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  
禮與所先雖効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  
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  
歸本管官為塋祭其有目戰陣殺戮及擒獲  
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  
緣流貶及犯罪未塋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  
品以禮收塋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  
為姦人不堪命咨差怨 道路無聊汜可不  
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榨  
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  
我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  
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完醜犯闕遽  
用于征瑗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  
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  
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  
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  
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寤寐無聞蓋誠



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  
高遠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委而在長吏具  
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  
識韜鈴堪任將帥者委常忝官及所在長吏  
聞薦天下孤老鰥寡獨不能自活者並妻  
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  
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  
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賤食省  
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  
飾率已師儉為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  
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  
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量條件  
停減聞奏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  
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  
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  
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  
日不肯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



通成使聞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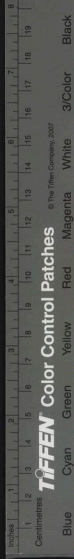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門下致理之體先德後刑禮義興行故人知  
耻格教令明當則俗致和平然後姦慝不萌  
暴亂不作古先哲后莫不由斯國家受命百  
七十載八聖儲慶敷佑下人邁種寬大之德  
累蠲苛酷之令蓋仁之所積者厚故澤之所  
流者深茲予小子獲主重器懼於理亂之本  
溺於自習之安授任不明賞罰乖當立法以  
齊衆而犯命愈甚興戎以除害而長亂益繁  
賊臣蓄姦乘豐竊發九廟之祀兆人靡依契  
偷肆其吞噬豺狼穴於宮闕歲末云半載罹  
播遷仰慚穹昊俯愧臣庶敢愛苟全眇  
躬誠懼益繼寇讐重辱宗社忍著志庶補  
前羞賴億兆宅心不忘先德諸帥戮力恭行  
天罰俾余寡昧再膺多祐總乾綱於既紊復  
天柱於將傾言旋鎬京不改舊物宗祧有序  
朝享有期責重慶多深增感惕嗚呼君者所



以撫人也君苟失位人將安仰朕既不德致  
寇興禍使生靈無告受制竟威苟全性命急  
何能擇或虧廢名節或貪冒貨利陷於法網  
事匪一端究其所由自我而致不能撫人以  
道乃欲繩之以刑豈所謂恤人罪已之誠舍  
垢布和之義滌清汚俗咸與更新可大赦天  
下自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昧爽已前大  
辟罪已下已赦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  
繫囚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今年五月

二十八日已前左降官即與量移未復資者  
更與移近處流人及犯配隸藩鎮効力並即  
放還亡官失爵放歸不齒者量加收叙未復  
資者更與進改其黜免人等有素著行能傍  
連譴累特加錄用勿以為負不有忠者誰復  
社稷不有勞者誰從巡狩連師之重所以殲  
邦禦侮也二千石之任所以分憂共理也方  
鎮將校勤奉戎役中外察吏恪居官次國有  
大慶所宜同之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



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上加一階仍並賜勳兩  
轉司徒兼中書令晟英特傑立光輔中興再  
定皇都一匡天下推恩之典貽慶無窮宜與  
一子五品正負京官侍中斌沉邃忠厚服勞  
王家保全危城翦除大慙嘉乃茂績次于寵  
章宜與一子六品正負京官鎮國軍潼關節  
度使檢校右僕射駱元光京畿渭南商州節  
度使檢校右僕射尚可孤邠寧等州節度使  
檢校右僕射韓遊瓌奉天行營諸軍節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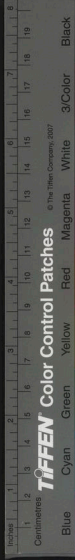
檢校右僕射戴休顏咸東大節著于艱難同  
勳叶忠翼我興運宜各與一子七品正負官  
諸道節度使及行在都知兵馬使興元扈從  
左右金吾大將軍金吾六軍大將軍等各與  
一子八品正負官諸道團練觀察處置等使  
各與一子九品正負官應諸軍赴上都收復  
將士等俱以純誠奮其勇節連年帶甲百戰  
摧鋒有忘身以効命有滅親以徇義誓平國  
難如復私讐競揚貔虎之雄克清巢窟之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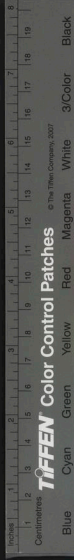
宗勳行賞傳嗣宗親播乃功名與國終始自  
去年冬已來未經甄叙者即與超八資改轉  
已經甄叙者更與超三資進改三品已上祖  
父母在先無官封者量與致仕官及邑號亡  
者並與追贈四品以下父母在先無官封者  
亦授致仕官及邑號亡者與追贈其賞錢要  
所司即依元勅支給應扈從將士三品已上  
賜爵兩級四品以下各加兩階仍並賜勳其  
祖父母官封追贈並准收京城將士例處分  
應扈從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賜爵兩級四  
品已下各加兩階仍普賜勳三轉其祖父母  
父母封贈並准收京城例處分應扈從官普  
恩之外三品已上更加爵一級四品已下更  
加一階若常叅官祖父母父母在先無官封  
者量授致仕官及邑號亡者與追贈諸州刺  
史普恩外賜爵一級諸道進奏陪位者更加  
一階其奉天定難及元從功臣宜令本軍本  
使即定名聞奏兩司各准元勅優賞其諸道



軍鎮及行營將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  
已上加一階仍准今年正月一日制速與甄  
叙成德淄青魏博等節度并諸軍應歸順將  
士等各蘊誠義積著功勞由朕失於撫綏頃  
歲暫懷疑阻尋能勵節不替舊勲是資宴犒  
俾洽王澤宜委所司即約額支計各賜錢物  
賞設仍委本節度准前後勅速條甄叙其  
朔方并諸軍應在河中管內及同州將士等  
自遠赴難解其重圍念茲功勞並未酬報雖  
遭脅制情有可矜應列行營未經甄叙者並  
准元勳超五資改轉其賞錢比收京城將士  
例各給一半委本軍兵馬使條錄名銜聞奏  
所司支計給付其食實封者亦便配額令其  
請受應天下諸道軍將士等如有年老及疾  
患羸弱不任軍旅願歸鄉里者並給終身優  
復州縣切加安存勿令侵擾如無家可歸者  
給田宅使得存濟見危致命先典而尚况忠  
衛社稷殺身成功朕於斯人義有加等贈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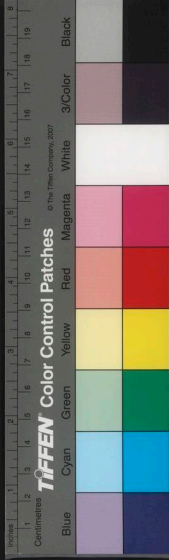
尉秀實天授貞烈沮茲姦邪蒼黃之中獨蘊  
維斷將紆國難詭收寇兵覺謀既虧吾事果  
濟忠誠奮發手擊渠魁英風凜然振邁千古  
宜即差官致祭并旌表門閭府縣護其喪事  
緣塋所要一切官供仍於墓所官為立碑以  
揚徽烈其所賜實封五百戶嫡子正負三品  
官諸子授正負五品官委中書門下即准元  
勅處分應諸道諸軍將士有身死王事者  
本道本使具名銜聞奏即與褒贈仍以在身  
官爵授其子孫內外文武官及諸親諸色人  
等有橫遭逆賊殺害者各聽其家及親識人  
於所司陳牒勘實聞奏亦與追贈如跡著忠  
烈衆所明知仍訪其子孫量加優恤尚齒養  
老王風之首三代制理未或遺年朕將遵古  
典以興化本人心而教孝用優秩賜式慰里  
閭京兆府耆壽年八十已上並與板授刺史  
仍賜紫八十已下及諸州府耆壽年八十已  
上並與板授本縣令仍賜緋天下侍老者壽





亦各與板授官如年九十已上者州縣長吏  
歲時躬親省問貧弱不能自存者量賜粟帛  
頃屬多難入流俗弊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飢  
饉賦役繁起農桑失時哀哉瘵人沆可小息  
然以國計猶歎軍實靡充未盡復除良增愧  
悼應天下建中四年年終已前所有諸色逋  
欠在百姓復內者一切放免百司及諸軍諸  
使舉放利錢今年六月已前百姓欠負未納  
者亦並停徵京兆府百姓普恩外給復一年

其供頓官吏委京兆尹類例具名銜聞奏量  
與優獎古者計戶以署吏曰時而建職既不  
之事亦無冗負今田畝汗菜版圖凋耗齊人  
編戶詬庇官曹貪吏猾胥誘為囊索啓奸墮  
業為害尤深應在京百司色役人及流外等  
委御史大夫即與諸司使長官審詳商議據  
見所掌事之閑劇定額聞奏仍挾名送中書  
門下務從減省副朕憂人以後應須署置並  
定名先奏仍永為常式今年正月一日敕書



節目有所未行者所司並舉而行之赦書或有不該即比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迹咸使聞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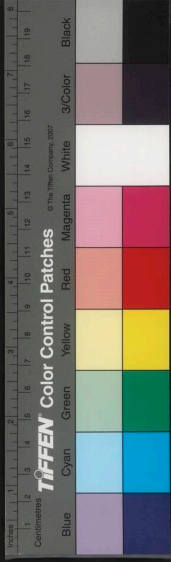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 制誥卷第二

貞元改元大赦制

興元二年  
正月一日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于祖宗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承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朕燭理不明違道招損往遭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祧曠而莫立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洎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斲禮物廢墮日居月諸歲聿云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齊心永懷坐



節目有所未行者所司並舉而行之赦書或有不該即比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迹咸使聞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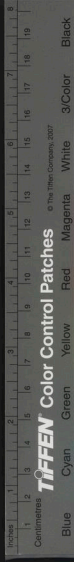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 制誥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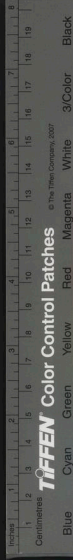
貞元改元大赦制

興元二年  
正月一日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于祖宗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承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朕燭理不明違道招損往遭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祧曠而莫立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洎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斲禮物廢墮日居月諸歲聿云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齊心永懷坐



以待曙而百辟卿士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  
寧不足以盡敵寇孽猶在不足以告功迫於  
群情俯仰誠願郊廟孔迺瞻言莫從悼心慚  
顏胡寧自處重以和平未洽災沴荐臻去歲  
旱蝗兩河為甚人添不息師出靡居加之以  
徵求因之以荒饑困窮殍餒轉死丘墟開輔  
之間冬無積雪土膏未發宿麥不滋詳思咎  
徵有為而致兵戎之後餘祲尚存獄犴之中  
深寃未釋又河中准右逆將阻兵汗脅齊人  
陷之死地雖欲自雪厥路無由抱義銜寃足  
傷和氣此皆由朕棄德播災于人為之父母  
實用愧耻今玄陰已謝春日載陽勾萌畢伸  
幽蟄咸震思與海內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  
符天意宜改興元二年為貞元元年自正月  
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  
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  
之先准勅令量移收叙人所司據節文速與  
處分應河中脅從將士多是奉天赴難功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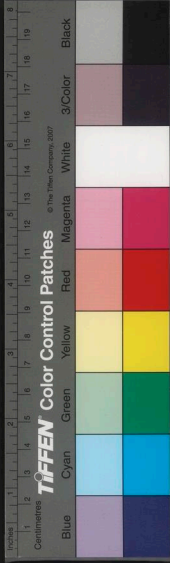
本居朔陲風尚忠節豈以一夫詰誤棄其累  
代勲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宜洗滌以待  
初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  
陣擒獲亦從釋放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  
爵實封一切如舊仍准前後勅所在便給賞  
錢并與甄叙如有因危劾節建立殊庸量其  
事績特加獎擢李懷光若能翻然悔過束身  
赴朝念其嘗有大勲必當終始全護仍准前  
勅授之官封朕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  
百姓等皆被刼制久為匪人詢事原情諒非  
獲已今王師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焚用增  
惻憫宜令諸道進軍之日唯存首惡一人自  
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及立功者並准  
河中將士例褒獎夫為國之要在於審官共  
理分憂守宰弥切闔境性命繫乎其人將使  
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廉讓之教得不慎  
東髦彥寄之化源自今已後諸州刺史有關  
中書門下於朝官中精擇有理人才術者授



之如刺史縣令在任頻年課績尤異者擢授  
侍郎給舍郎中御史中外迭選用觀其能賞  
罰必行期於競勸自頃選曹署吏唯以言判  
來人務騁浮華莫稽實行且能言者不必適  
用蘊用者或未能言九為擇人其在精覈宜  
令清資常叅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所  
知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叅軍者所司依資叙  
注擬便於甲曆之內具標舉主名銜仍牒報  
御史臺如到任後政尤異者有賦犯事跡著  
明者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以為褒貶其內  
外負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  
并省停減仍集百寮定議務從簡約息費便  
人其京官職田及息利官錢等黠吏詆欺移  
易疆畔或貧人轉徙捕繫親隣日月滋深耗  
弊彌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擇善而行往以  
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為兩稅事願易從比  
屬軍興或踰始制法無兩守吏益為姦哀我  
勞人汔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稅外應有



權宜科率差使一切悉停京畿及近縣所欠  
百姓和糴價直委度支即勘會支給諸道非  
臨寇賊州縣自冬已來點召官健子弟並宜  
放散任營生業應經陷賊州縣百姓屋宇被  
焚毀并貧病老弱及遭傷損之類所在量加  
優恤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并自古聖帝  
明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墓各委當處長吏擇  
日致祭必資精潔以達志誠班制有差所以  
序賢也廩秩有等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  
序中外相踰至於卿士之家尚罹凍餒之患  
忠信重祿宜其然耶內外官祿及俸錢手力  
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即叅詳定額聞奏  
應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功存社稷節著  
艱危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緣府箴空竭賞  
給未周乃者勲臣實用增愧應准元勅合請  
賞錢人委所司節減在官及百司費用據所  
有財物速與給付應在京城及諸道立功將  
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外所司勘會淹歷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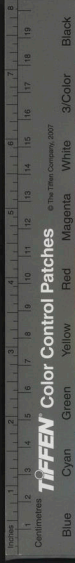


月委中書門下即准元勅霰分諸軍行營并  
河中朝邑被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  
者宜令本道節度觀察使安存賑恤各令優  
給應諸軍使立仗見在城將士等共賜七萬  
匹制書有未該備所司速皆類條件聞奏敢  
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  
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  
百里遐邇咸知

冬至大禮大赦制

貞元元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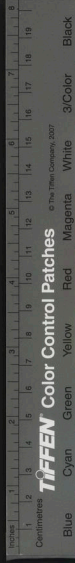
門下君天下者受命于天地繼業于祖宗致  
其誠心惟敬與孝違敬莫大乎廢祀虧孝莫  
大乎黷神朕以眇身屬承大統縱欲敗度浸  
生厲階兵連禍深變起都邑六師播蕩九服  
震驚郊廟園陵陷於凶逆神人之主將迨周  
星列聖大業幾墜于地違虧敬孝罪由朕躬  
撫臨萬邦甚用自愧側身思咎庶補將來股  
肱元臣比義叶德爪牙衆士戮力同心誅大  
慙而都邑廓清剪逋寇而開河底定茲再與





王公卿尹洎億兆之人備其盛容脩其禮物  
薦誠清廟展敬園丘陳謝罪愆告靈憤耻感  
慕慙傷若無所容上帝眷懷再新景命豈伊  
匪德獨荷鴻休思與普天誕膺多福可大赦  
天下自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昧爽已前  
大辟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  
囚見徒罪無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左  
降官量移近覈流人及藩鎮効力並即放還  
應有痕戾禁錮前後恩赦節文未該及者亦

宜洗雪勿以為累李希烈僭逆不道誠所難  
容朕憫念蒼生務息征討頻有詔命許其自  
新若能歸降依前勅待以不死淮西管内將  
士官吏百姓等一切原宥與之如初先有官  
封亦皆復舊如能特建功効者當別抽擢若  
家口親屬在諸道者長吏綏撫各使安存其  
歸順百姓仍委節度觀察使刺史給空閑地  
任便安居優復終身務令全濟待事平已後  
聽歸本貫天下百姓去年十二月已前欠負



官稅官租及諸色人逋懸一物已上但不在  
官典復內者一切免放內外文武官見任及  
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三級四品已下加一  
階天下諸使諸將軍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  
四品已下加一階白身人賜勳三轉自項亮  
渠倡亂逆臣附姦保據國都憑陵旬服朕出  
次郊邑再遷巴梁險阻艱難靡不經歷暴亂  
之後仍彰烈士之功憂危之中方見直臣之  
節錄勳進善其可弭忘應奉天興元元年扈

從立功并收京城將士食實封者各隨文武  
與一子官餘並加兩階仍賜勳三轉其文武  
百官應扈從到興元府者五品已上賜爵一  
級六品已下加一階合入三品五品者不拘  
考限聽叙其五品已下父母未經追贈者與  
追贈應平河中將士即准元勅速與甄獎自  
建中四年已來有身死王事義烈著明未經  
褒贈者本道即具名銜事跡聞奏諸道有解  
退官健州府長吏切務安存仍量以空閑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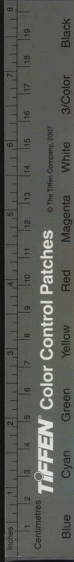


地給付免其差役任自營生社稷之勲以輔  
興王業統帥之任以總制戎麾叅袞職若其  
德崇授旄節者其功大方鎮乃國之垣翰禁  
衛實予之爪牙尹京實賴於肅清主計尤資  
於辦集兩領慶澤宜越常倫司徒燕中書令  
晟宜與一子五品正負官并四品階諸道副  
元帥與一子六品正負官中書門下平章事  
充節度使各與一子七品正負官節度使及  
神策兵馬使六軍統軍金吾六軍大將軍判  
度支餼部各與一子八品正負官都團練都  
防禦等使京兆河南尹金吾六軍將軍發前  
射生兵馬使各與一子九品正負官多難以  
來三十餘載克平禍亂屬在戎臣或節著艱  
危或勲高戰伐受任雖專於總帥成功亦賴  
於羣材懋賞推恩宜加胤嗣諸道大將功業  
崇高者各與一子官本使即詳定錄名聞奏  
副元帥都統兼節度下每道各二十人都團  
練都防禦使下各十人如大將子孫之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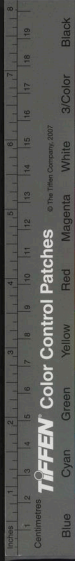
藝業優長性行純確者本使其狀聞薦仍量  
事資給令赴上都朕當隨材授官以充侍衛  
庶使忠臣之後與國無窮故尚父子儀先朝  
元勳再復京邑贈太尉秀實以死為國節寇  
古今宜令與子孫一人五品正真官自至德  
已後節度使大將有忠烈績効著明其後淪  
賢者所司即條錄聞奏與子孫一人正真官  
諸色人應在賊中潛奉神主項已甄賞宜便  
賜優崇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

階江淮轉運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韓滂勵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  
里相繼事無憊素人不告勞極于凶災厥有  
成績可進封晉國公關畿之內連歲興戎若  
屬天災稼穡不稔穀糶翔貴烝黎困窮倉廩  
空虛莫之賑贍每一興念惻然痛心宜令度  
支取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米十五萬石設  
法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饑如山路險阻車  
乘難通仍否貧人令其般運以米充腳價務



於全活流庸庶事優饒副朕勤恤立國之道  
始於親親所以厚骨肉之思明教化之本况  
荐經艱故宗族漂淪敦睦之情有加常典大  
長公主長公主公主各與一子七品官嗣王  
郡王郡主縣主各與一子官出身應陪位皇  
親五等已上諸親三等已上者三品已上賜  
爵一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  
官散官等簡選日優與處分未出身入量授  
文武散官如宗子中有德行才能宗正卿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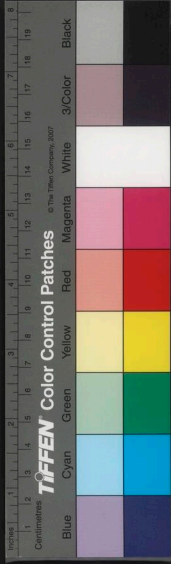
名聞奏當別獎任致理之本在乎審官審官  
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精養士之  
方魏晉已還澆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尚浮華  
選部禮闈不稽實行學非為己官必徇人法  
且非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察詳思兩宜各脩  
議狀中書門下叅較得失擇善而行有虞建  
官三載考績在漢為吏或長子孫蓋吏父於  
官則人情不苟官父於事則理化有成日者  
制度廢墮考課乖舛淹速靡準升降無名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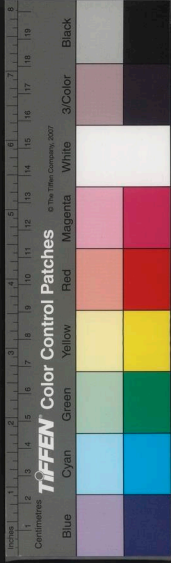
便貯納以為義倉如年穀不登即量取賑給  
官司但為其立法勸諭不得收管仍各委本  
道觀察使逐便宜處置聞奏敦本厚生必資  
播殖當今所切莫甚於斯自今百姓有墾闢  
田疇加於常歲者所加之地不得輒徵租稅  
刺史令長考課亦以本界墾田多少為殿最  
今年蝗旱損甚州府開春之後量給種子使  
就農功天下應荒闕田有肥沃堪置屯田處  
委當管節度使觀察都團練都防禦等使刺

史審細檢行以諸色人及百姓情願者使官  
佃如部署精當收獲數多本道刺史特加褒  
升屯田等節度優賞如是逃戶田地本土復  
業即却給還輦轂之下四方會同供應既多  
難為準定急賦繁役人何以堪宜令京兆尹  
與度支計會長安萬年兩縣每季各先支貯  
備錢五千貫文於縣庫收納定清幹官專知  
應緣卒須別索及雜供擬并工匠等縣令與  
專知官先對給價錢季終之後申度支勘會



所是和市和雇並須先給價錢兩稅外一物  
已上不得科配百姓御史臺朝廷紀綱尚書  
省治化根本百度得失繫乎其人自頃制勅  
頒行所司多不遵守王臣奉職豈兩宜然委  
御史臺左右丞切糾稽違無壅朕命南郊太  
清宮太廟應職掌行事官郊廟攝將軍中郎  
郎將及留守副留守內定行從官三品已上  
各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並賜勳兩轉  
其諸色支供作官司直長上流外灼然要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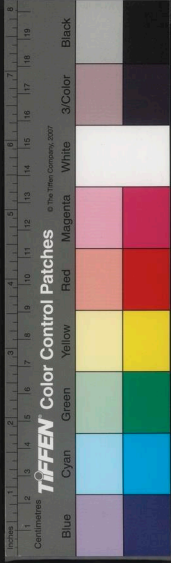
掌者並賜勳兩轉行事室長掌坐齋郎禮生  
贊者減二年勞無勞可減者簡選日優典覈  
分崇賢館學生見在者減帖策各一道國子  
監陪位學生賜勳一轉介公鄴公各與一子  
官如無子孫賜物一百匠神策六軍殿前左  
右射生英武威遠皇城左右金吾街使將士  
應緣大禮宿衛御樓立仗及守本庫本營者  
共賜物若干端足天灾作沴深儆予衷跼躅  
憂慚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





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間廩食俱闕既無賑恤又復徵求財殫力竭繼以鞭箠徭征則軍糧乏贍厚取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脩救患莫如於息費致咎之本既由朕躬謝譴之誠宜自朕始宜令尚食所進御膳每日各減下一半應宮人等每月惟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碩飛龍廐馬從今已後至三十日已前並減一半料京兆府應差料百姓及和市和買等諸色日事無大小一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蠶麥熟後微理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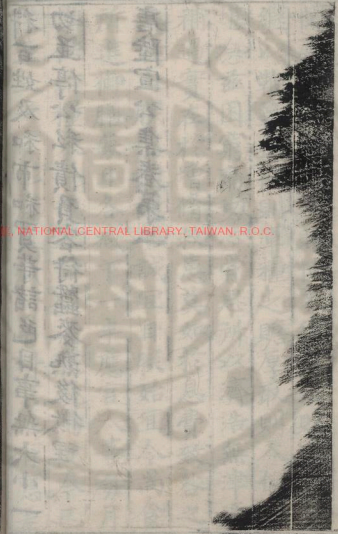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三

制誥卷第三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門下朕以寡德屬當大統皇天眷佑俾主兆  
人懼不克承夙夜祇畏緬懷前烈致于昇平  
予心浩然罔知攸濟小大之務曷嘗不勤芻  
蕘之言亦莫不敬慮每存於致理志常在於  
恤人中宵屢興終食累歎一事乖張怒焉疾  
懷一夫罹殃側羞傷體思與海內同臻大和  
息其生業降心從衆實匪有辭克已利人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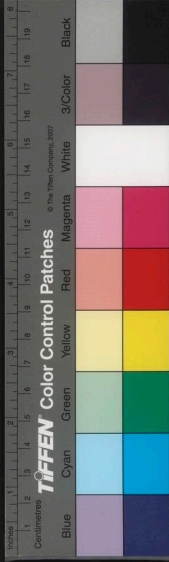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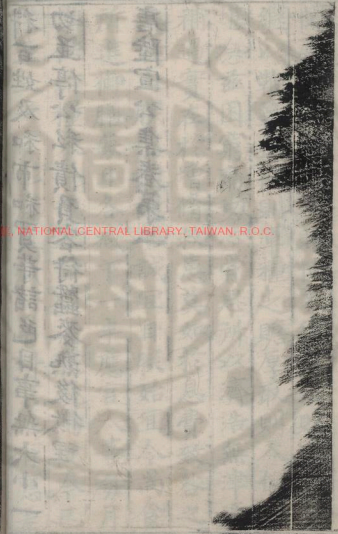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三

制誥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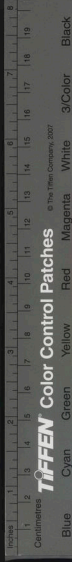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門下朕以寡德屬當大統皇天眷佑俾主兆  
人懼不克承夙夜祇畏緬懷前烈致于昇平  
予心浩然罔知攸濟小大之務曷嘗不勤芻  
蕘之言亦莫不敬慮每存於致理志常在於  
恤人中宵屢興終食累歎一事乖張怒焉疾  
懷一夫罹殃側羞傷體思與海內同臻大和  
息其生業降心從衆實匪有辭克己利人誠



無所恡然以視聽有極思慮難周况乎長自  
深宮安於近習損益之理寧免過差幽遠之  
情固多未達由是兢兢砥礪悔往脩來燭理  
所患於不明推心庶幾於無負日慎一日于  
今十有五年矣上靈降監多士叶誠五稼屢  
豐四鄙不擾方鎮輯睦干戈底寧邊壘繕完  
殊方款附協天地會昌之運實宗社無疆之  
休慶既荷於玄功禮有昭于大報矧惟霜露  
之感永切孝思禋燎之儀每勤精意將申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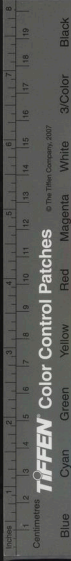
敬其在躬親是與公卿大夫虔奉犧牲圭璧  
陳其文物薦其馨香類秩於泰壇朝享于清  
廟率職來助萬邦攸同備物致嚴百禮具舉  
誠慕獲展神人允諧明發永懷慶感斯集純  
嘏所錫豈惟朕躬思俾普天均承惠澤可大  
赦天下貞元九年十一月十日昧爽已前繫  
囚見徒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其見  
於官辯對者亦並放免官人犯入已贓不可  
令其却上已後勿以為累左降官及流入並



量移近處其官已經量移未復資者還其階  
爵竄謫遐商冀速沾恩比者准制量移所司  
皆例申牒屢加盤覆累涉歲年既甚淹遲且  
不均一宜令吏部刑部審勘檢本流貶及量  
移勅旨比類元犯事狀輕重兩月內與處分  
外文武見任及致仕家并諸軍諸使將士等  
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將首  
姓自置義倉仍准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制處分五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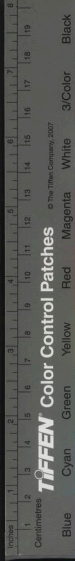
惟存與忠孝莫大於崇觀

忠莫先於竭節惟爾師長卿校泊乎方岳列  
藩保又皇家文脩庶績竭節之初既昭乃誠  
崇親之息宜洽國典内外文武清望職事官  
并節度觀察都防禦都團練經略等使父在  
未有官量授檢校五品官母在未有邑號者  
各封邑號父母亡沒者量與追贈已經追贈  
者更與改贈佐運之臣納忠之輔功既存於  
社稷慶宜及於子孫故周錫田土漢傳帶礪  
疇其爵邑與國終始以明報德之恩勸為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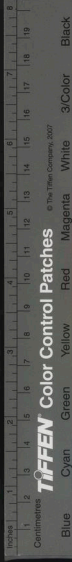


之節其或年代未遠利澤猶存祠宇已變於  
荒墟胤嗣不編於仕籍思其人猶愛其樹况  
奠享之主而不加省錄者乎興滅國繼絕代  
所以禮先賢也修宗廟敬祀事所以教追孝  
也化俗歸厚此其大端應九廟配享功臣及  
武德以來將相名節特高有封爵廢絕祠廟  
無主者宜許子孫一人紹封以時享祀自今  
以後應有家廟子孫但傳襲封爵者並許享  
祀于廟其有毀賣私廟及買之者各以犯教

義賦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所在  
長吏以禮致祭書叙明目達聰垂拱而理詩  
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舍己從人故能通天  
下之志棄瑕錄用故能盡天下之才昔在太  
宗勤求理道納諫如響任賢勿疑致俗於太  
平垂範於永代朕獲承鴻緒追慕聖猷書之  
座隅常自儆勵朝夕翹想庶聞嘉謀夢寐勞  
懷思得賢士允厥在位所宜共成諸司官有  
陳便宜者各盡所見條疏封進事有寃滯政



有闕遺悉當極言無或隱避詔勅不便於時  
者所司執奏以聞天下有蘊德懷才隱居不  
任委所在觀察使表薦當以禮邀致諸色人  
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於  
教化或詳練故事長於著述或精習律令曉  
暢法理或該明吏術可委理人或識洞韜略  
堪任將帥者委所在州府長吏及臺省常叅  
官詳錄行能舉奏並限來年七月內到京朕  
當親試應緣大禮掌職行事仗內引駕攝將  
軍中郎將留守副留守并諸道表狀陪位  
法駕三引官等三品已上更賜爵一級四品  
已下加一階其郊壇宮廟行事官仍各賜勳  
兩轉皇親諸親應陪位者三品已上賜爵一  
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至  
選日優與處分白身人及諸色應陪位官等  
各賜勳兩轉親王大長公主郡主縣主賜物  
各有差鄯公介公各賜物若干段行事室長  
掌坐齋郎禮生贊者各減一年勞無勞可減



者至簡選日優與處分崇賢館學生減崇一  
道國子監學生陪位者及應緣祇應諸司作  
官直長長上流外要職掌內侍省白身諸州  
行綱考典兩京耆壽諸色番役當上在城并  
量留十月番人等各賜勳一轉鴻臚番客共  
賜物若干神策六軍吳武威遠皇城金吾街  
使諸軍諸使將士應緣大禮宿衛御樓立仗  
及守本庫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匹天下耆  
老百歲已上者各賜錦帛五段米五碩八十

已上及鰥寡惻獨不能自存者妻刺史縣令  
各加優恤應緣大禮加階及賜勳壽等申報  
叙奏期限並準貞元六年十二月二日勅處  
分餘依常式所司不須更作條件赦書日行  
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夫人事矣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  
有由然自去歲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延  
歷三時蟲蝗既臻彌亘千里穀糶翔貴稼穡





卒瘞嗷嗷烝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所痛  
傷徧祈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祀殊救患之  
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  
非刑法舛謬忠良鬱堙暴賊未蠲勞師靡息  
事或無益而重為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  
蝨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  
百姓何辜重罹殄餘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  
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避正殿不御百寮  
奏事並於延英處分尚食進膳宜更節減百

司不急之務一切且除諸軍將士外自餘應  
食官糧人及諸色用度等並委本使長官商  
量權行停減以救荒饑仍限十日內具元額  
及所釐革條件聞奏待至豐稔却令依舊畿  
內百姓委京兆尹切加慰撫除正稅正役外  
微科差遣並宜禁絕非交相侵奪尋常訴訟  
不須追擾務且息人京畿內外及京兆府諸  
縣見禁囚徒无罪降從流以下一切放免畿  
內及河中同州界應有因戰殫殺戮遺骸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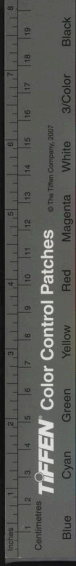


露者各委所在長吏隨事埋瘞咨爾卿佐實  
惟股肱所當一其誠心同恤灾患勉修厥職  
副我憂勤

詠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准

西詔

自昔哲王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克欲不勞人  
以樹威德兆之心如戴父母兵革不試四方  
來同苟或昧於德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烝  
黎困窮掌以成功豈云有補李懷光久從戎  
旅頗著勤勞拔於等倫授以旄鉞誓師河朔  
奔難奉天有夷兇嫉惡之誠有弭患釋圍之  
績俾介元帥仍升上台素心匪彛自底不類  
怙衆貪亂附姦脅君朕用再遷幾危宮廟洎  
股肱宣力賊泚就誅率土之人咸懷奮擊朕  
獨排羣議未忍加兵命復官封志期全貸而  
乃昏迷不返悖慢逾彰殘害使臣侵敗畿甸  
密邇京邑人愁無聊諭之不悛乃用致討上  
帝悔禍元臣叶謀克集茂勳以夷大難渠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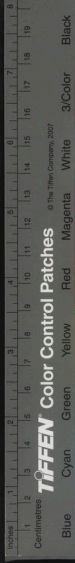
授首餘衆章心制勝以謀兵無血刃雖事非  
獲已義在救人而本其所由情深罪已蓋以  
信誠未著撫馭或乖至使功臣陷於誅戮謂  
之克敵寧不愧心然以懷光一家法當殲戮  
念其昔居將相嘗寄腹心罪雖掛於刑書功  
已藏於王府以干紀之跡固合滅身以赴難  
之勲所宜有後非常之澤俾洽幽明雖屈鼻  
章庶旌往効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宜以懷光  
一男為嗣賜莊宅各一所聽住京城仍還懷  
光首級及屍任便收葬其妻及諸子孫在室  
女等送遞送澧州委李臯遂便安置使得存  
立其出嫁女及諸親戚並宜釋放應先隴河  
中將士等皆嬰迫脅無路申明多是朔方舊  
人素蘊忠義并幽州涇原將士頃被朱泚脅  
從收京之侍奔竄在彼究其本末情有足矜  
况能協力同謀舉城歸順錄其成功咸與作  
新宜一切洗雪勿為瑕累先有官爵實封者  
並許仍舊其中首謀効順事績著明者委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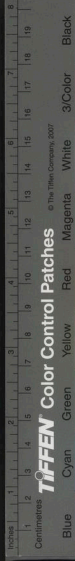
元帥條件聞奏別加甄獎河中及同州絳州百姓並經陷賊又久屯軍骨肉流離生業廢棄興言軫念良用惻然宜各給復一年京兆府奉先羨原等縣緣與同州接近隨便供運杼軸既繁流亡頗衆委京兆尹即量事優恤條件聞奏仍加招輯使各安存河中保義軍保寧軍節度使并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河中保寧等軍節度度支管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北平郡王燧惟嶽降生鬱為時傑奉上勵匪躬之節訓師懷盡敵之謀略地無遺攻城必拔發揚以威強寇感激而服叛徒嘉謀屢聞能事早備朔方河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河中尹咸寧郡王瑊鑒識精明宇量弘博秉義率衆推誠待人堅制不奪之心亟陳必勝之略輯睦士旅安慰流庸盛德



克彰崇功允集惟乃二帥一其誠心奉行天  
誅同獎王室有崇讓之美有禁暴之能元惡  
既除全城底定是加寵命以荅崇勲燧可兼  
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負官并階餘並加故  
城可檢校司空仍與一子五品正負官并階  
餘並如故華州潼關鎮國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右僕射并華州刺史上柱國武  
康郡王駱元光邠寧慶等州刺史御史大夫  
上柱國許昌郡王韓遊環鄜坊丹延等州節  
度觀察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東平郡王唐朝臣等並節著艱危功成討  
伐鎮于衝要隱若長城取彼兇殘進無堅陣  
北義同德廓清方隅宜增食于真封且延榮  
於胤子可各賜實封二百戶仍與一子六品  
正負官并五品階餘並如故應諸道諸軍同  
討懷光將士等一自征役淹厯歲時被服干  
戈略無寧息賴茲勤効是有成功宜並賜三  
十萬端匹以充宴賞仰度支即般次送赴並



各放歸本道仍令所司叙錄即超資與改轉  
其中大將及功効殊尤者委所司速具名銜  
聞奏先與處分其先在河中將士亦宜依例  
賜錢宴賞如本是奉天定難功臣准條合給  
賞者度支即排比支付嗚呼自國家多難二  
紀于茲朕嗣位七年連兵五載追惟往事悔  
恨于懷今二孽既誅諸方甫定哀彼淮右獨  
為匪人其帥不龔其衆何罪朕晨夕惕慮念  
之慙詳罷征討則阻命止於數州窮戰爭則  
流禍及於天下利病之勢較然相懸俾人罹  
殃寧我忍耻今勲賢列鎮疆理有經縱永偃  
戈足以深境况天地之大無所不容豈令之  
邦猶隔朝化目茲大慶使洽鴻恩諸道應與  
淮西接連宜且各守封境非被侵軼不須進  
討仍委所在長吏明加招諭宣布朕懷李希  
烈若能歸降待以不死其餘將士官吏百姓  
等一切並與洗滌與之更新先有官封亦皆  
仍舊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理當甄升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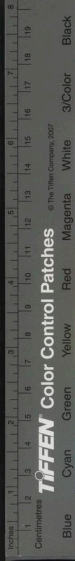


示褒勸其所以優賞科條並准前勅蒙分朕  
思與海內去危圖安有過自新雖大必宥朗  
然明信彰示兆人期尔庶邦自求多福無有  
遠迹咸使聞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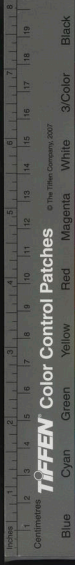
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

節度詔

反易天常悖違人紀衆之所棄因或逃誅李  
希烈蔑義背恩窮姦極暴謂神器可以力取  
謂生靈可以詐欺志在兇殘躬行僭竊罪無  
與比法實難容以君德不修致人於禍究其  
端本過實在予不忍悉黎重相攻戰屢施詔  
命務欲懷柔抑羣師奮發之誠駐諸軍討遂  
之勢不憚屈已期於息人希烈曾無悔心益  
逞驕志虐毒滋甚吞噬無厭惡貫既盈自底  
夷滅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丞臨漳郡王陳  
仙奇忠勇有餘沉毅能斷攄闔境受污之憤  
導三軍思順之心唱義一呼羣情響附廓清  
氛稜殲戮渠魁驛書上聞函首入獻方隅既



又役成其休懸賞之科是宜必信其以仙奇  
為檢校工部尚書兼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充  
淮西節度仍賜實封五百戶應淮西管內將  
士官吏百姓等頃迫兇威遂從脅制既誅元  
惡俱是平人除李希烈一家其餘並准前後  
赦勅原放更無所問其將士等或本屬平盧  
或又鎮淮方素推忠義累著勲庸果能叶志  
同謀輸誠奉順以茲節効良有可嘉委仙奇  
即以諸色官錢優與宴勞其中首建謀議同  
斬希烈人等宜並條錄聞奏節次褒賞比年  
以來有潛圖効順節義著明計或未行為賊  
屠害者亦當審加訪察具事績以聞如有子  
孫仍並錄名聞奏百姓等久經淪陷兼被傷  
夷遐想凋殘實足哀憫除供當道軍用外宜  
給二年應被希烈差點兵馬及團練子弟並  
即放散其本額將士之中有不樂在軍願歸  
農業者安節度刺史量給逃死戶田宅并借  
貸種糧優給復終身使之存濟宜令尚書左





丞鄭叔則充淮西宣慰使嗚呼往欽哉自希  
烈叛命于今五年玉澤不通下情亦阻所宜  
宣我信令以釋危疑敷我惠和以慰疲瘵滌  
清汚俗咸與惟新底難一方以稱朕意

重原宥淮西將士詔

乃者希烈亂常阻兵竊號汚脅士衆殘虐烝  
黎朕志在好生誠深罪已為人受耻不忍加  
兵惟茲一軍代著忠節果殲元惡不替舊勳  
詢於衆情就拜戎帥人亦勞止期於小康旋  
乖鄙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由朕薄德俾人  
不寧撫臨萬邦且愧且悼猶賴將校士旅秉  
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無撓以茲節効良有  
可嘉所宜慰安俾洽寬澤應將士吏人承前  
所有諸過犯罪無輕重一切釋放曠然昭洗  
咸與惟新其有先請受莊宅財物者各以見  
管為主將士衣賜節料并家口糧賜等一切  
並准舊例以時給付不得停減先令優與賞  
設亦准元勅處分務令豐厚以稱朕懷仍加



晚諭各委知悉

唐陸宣公集卷第三

唐陸宣公集卷第四

制誥卷第四

優恤勝切臣  
名改州府

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國之經制儲畜備災雖遇凶年人無菜色時  
或弛征散利務穡勸分徒有以均無因豐而  
補敗救患之術抑其次焉自成役繁興兩河  
尤極農桑日賞井邑為墟丁壯服其干戈疲  
羸委於溝壑傷夷未復荒饑荐臻歷河朔而  
至於太原自淮沂而被于洛內蠱螟為害兩  
澤德時稼穡瘁瘵烝黎重困然由徵賦不息



晚諭各委知悉

唐陸宣公集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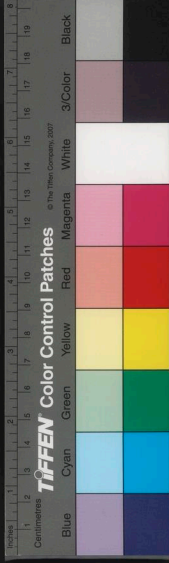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四

制誥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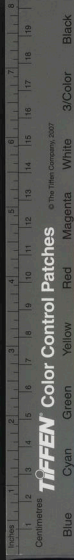
優恤勝切臣  
名改州府

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國之經制儲畜備災雖遇凶年人無菜色時  
或弛征散利務穡勸分徒有以均無因豐而  
補敗救患之術抑其次焉自成役繁興兩河  
尤極農桑日賞井邑為墟丁壯服其干戈疲  
羸委於溝壑傷夷未復荒饑荐臻歷河朔而  
至於太原自淮沂而被于洛內蠱螟為害兩  
澤德時稼穡瘁瘵烝黎重困然由徵賦不息



征役未寧餒餒流離寄命無所與言感悼焚  
灼于懷朕聞刑罰失中虐殄斯作致咎之本  
在予一人萬姓何辜遭罹其災兢兢惕畏不  
敢違安庶蠲下土之災用答上天之戒其宣  
武等軍宗毫陳州等節度淄青等州節度河  
陽懷州節度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美軍澤  
潞磁邢等州節度保寧軍節度成德軍恒深  
趙等州節度易定等州節度每管各賜米五  
萬碩所司即般運都於楚州分付各委本道  
差官受領賑給將士百姓等務令均洽以惠  
困窮屬軍費方殷國儲尚歉今所賜賑給其  
數非多猶慮孤惻或未周贍穀價翔貴何能  
自資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  
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允孚發歛之術且叶  
變通之規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等道  
量置場加價和糴米三五萬碩差官般運  
於諸道減價出糶貴從權便以利於人無或  
勞煩重予不德方岳守將實朕股肱卹惠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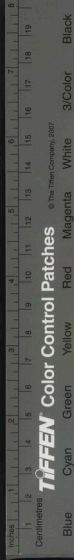


憂與朕同體宜即遣使分道宣慰勞勉將士  
省問鄉閭有可以救歲之凶灾除人之疾苦  
各與本道節度使商議具以聞奏必猜必詳  
用稱朕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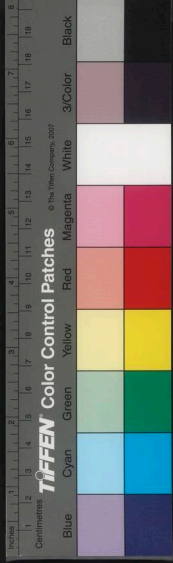
優恤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勵精思理期致雍熙鑒  
之不明事或乖當百度多闕四方靡寧傷夷  
未瘳而征役荐起流亡既甚而賦歛彌繁人  
怨聞上天災降下連歲蝗旱蕩無農收惟茲

近郊遭害尤甚豈非昊穹作沴深儆予衷竭  
踰憂慚同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  
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  
之間廩食俱竭既無賑恤猶復徵求財彈力  
疲繼以鞭箠弛征則軍莫之贍厚歛則人何  
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  
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於息費致啓  
之本既由朕躬謝謹之誠當自朕始宜令尚  
食每日所進膳各減一半宮人等每月惟供



給糧米一千五百碩其餘悉皆停省年食支  
酒料宜減五百碩飛龍廐馬從今已後至四  
月三十日已前並減半料京兆府百姓應差  
科徵配及和市和糴等諸色名目事無大小  
一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蠶麥熟後征收百  
司非至切之務如追擾百姓及追勘徵收等  
色府縣並不須承受其尋常訴訟非交相侵  
奪者亦不得為理百姓及諸色人等如能力  
行仁義均減有無調貸貧人全活數衆者府  
司具事跡聞奏朕當授以官秩蠲其征徭如  
縣令勸導有方派庸克濟至夏初已來類例  
勘會但戶口無減田疇不荒亦以狀聞量加  
優獎百姓有迫於荒饑全家逐食者其田宅  
家具樹木麥苗等縣司並明立簿書印記令  
所由及近隣人同檢校勿容輒有毀損及與  
賣填納差科本戶却歸使令復業夫致理之  
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  
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于朝得



失之間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華實在乎况  
百里之安危萬人之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  
哉今旬內凋殘亦已大甚每一興想盡然傷  
懷非慈惠不能卹疲吐非才術無以賑艱食  
臺郎御史選重當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  
弊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負外  
郎竇甲等十人咸以器能理道精心究絜黎  
之疾苦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泣通邑  
申可長安縣令鄭均瑜可檢校吏部負外郎  
兼奉先縣令章武可檢校禮部負外郎兼昭  
應縣令賈全可咸陽縣令兼監察御史霍琮  
可華原縣令兼監察御史王倉可檢校禮部  
負外郎兼昭應縣令李曾可盩厔縣令兼監  
察御史荀曾可王原縣令兼侍御史李緄可  
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其有散官封賜者  
並如故應畿內縣令俸料宜准常叅官例均  
融加給涇陽縣令韋滌潔已貞明處事通敏  
有禦災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辦



集惟是一邑之內獨無愁怨之聲古之循良  
何以過此就加寵秩允叶前規可檢校工部  
員外郎兼本官仍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  
百匹馬一匹嗚呼積行在躬雖微必著咨乃  
庶尹其惟欽哉朕聞為君者必擇人而官為  
臣者罔擇官而處弛張繫於理不繫於時升  
降在乎人不在乎位朕方抑浮華以敦教稽  
言行以進人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善黜惡  
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州百姓等詔

朕巡狩山南自春涉夏師旋殷會日費既廣  
州閭杼軸歲計其空東作妨時西成罕望雖  
黽勉從事人不告勞而閭悼積衷予實知愧  
昨者減其租稅優以復除庶乎有瘳况用小  
息消駕言旋軫躬履畏途絕磧縈迴危棧綿  
亘時經霖雨道阻且脩工徒造舟縣人葦路  
靡切靡耄莫獲寧居而又齋負糗糧供備頓  
舍涉于千里飲我六師居人露處以罔依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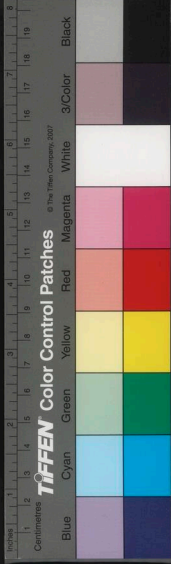




麥過時而不獲覩茲妨奪彌增感傷前所復  
除未足酬郵式敷惠澤以紓大勞其興元府  
除先優復外宜更給復二年鳳州全放今年  
稅其興元府鳳州界內知頓及脩道路闢橋  
州縣官將士等並要嚴震類例功效具名聞  
奏量與甄獎嗟乎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顧予  
不德重以勞人補賞錄勳是有申命長吏明  
加優諭稱朕意焉

議減鹽價記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  
道浸微強霸爭鶩於是設祈望之守與權管  
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  
澤歷代遵用遂為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  
十載服千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間者杼軸其  
空革車方旣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汙萊  
乃專煮海之利以為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  
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  
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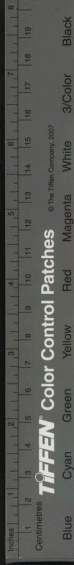


匱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斃  
實為痛傷嗚呼朕丕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  
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便  
人征利滋深疲吐至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  
應江淮并峽內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  
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  
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

入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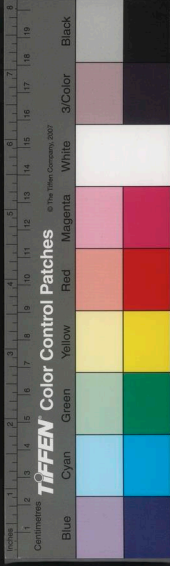
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  
致力之時今茲吾人則異於是迫以荒饉愁  
怨無憍有離去并疆業於庸保有乞丐途路  
困於死亡鄉閭依然烟火斷絕種餉既乏農  
耕耒興若東作憇時西成何望為人父母得  
不省憂雖國計猶虛公儲未贍濟人之急寧  
俟盈豐聲其有無庶極艱厄京兆府百姓並  
宜賜種子三萬碩同華州各賜三千碩陝虢  
兩州賜四千碩委州長吏即於度支計會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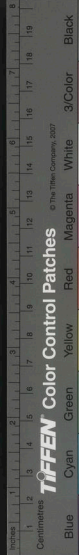
受差公清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村閭隨便  
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應諸倉所有遠年  
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碩京兆尹即差官  
逐便離載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惻目下不  
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庸嗚呼朕德之不敷  
誠之不感上帝降格下寧厥躬元元何辜罹  
此災害思欲拯救未知其方長人之官寄任  
斯重所宜極慮與我同憂勉敷惠和以育定  
祭佇聞良術稱朕慈焉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國家受天明命平一字內自武德迄于天寶  
百四十載海內無事崇德廣化澤浸生人時  
洽和平俗登富教鰥寡孤獨咸得其所鳥獸  
魚鼈亦罔不寧九今有生實賴亭育羯虜伺  
間盜起幽燕率土之人莫保性命肅宗以神  
武戡大難先朝以仁德紹興運區域再造億  
兆再康室家離析而復安子孫煦嫗而相長  
勞來安集垂三十年則我列聖之於天下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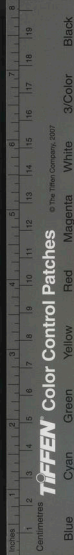
澤深矣朕以寡昧祗膺寶曆常恐不克負荷  
罔敢怠荒道有未明事多乖謬群情壅而不  
達大信鬱而不彰兩河之間羣盜連禍朕務  
除大患靡憚暫勞是以興有征之師問于紀  
之罪昨以涇原士徒將赴汝郊夫於撫綏致  
使潰叛朱泚乘豐日構異圖肆其狼心誘我  
蝨賊謂君可叛謂天可欺縱恣凌悖無所愧  
畏朕失守宮闕出次郊畿九廟震驚萬姓奔  
駭內省思咎外顧懷慚罪實在予不敢自蔽  
意者宗社降祐大徹于朕躬夙夜殷憂庶乎  
有補實賴股肱心膂勵從戎之節方岳將校  
集勤王之師赴難如歸見危思奮艱貞利操  
何日忘之平巨猾者必仗羣雄賞茂績者不  
限彛典保勲庸於帶礪傳爵邑於子孫崇功  
羨名與國終始其諸軍使應到奉天縣將士  
等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食實封者子孫  
相繼代代無絕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子孫  
有過犯遞減罪一等當戶應有差科徭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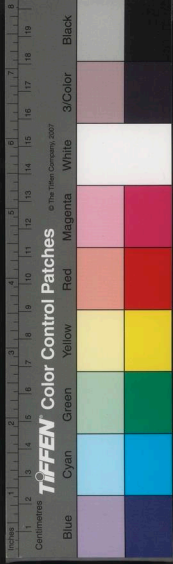
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者當分糧賜茅並與金給身死之後回給家口十年勿絕如有能梟擒朱泚者即以朱泚在身官爵授之仍加實封二千戶朱泚所有田宅財物悉並充賜其梟擒賊大將已下并節級特加優寵仍各與實封應梟擒人所有田宅財物亦使賜之其餘立功應合授官給賞並准今年七月勅處分其今日已前身死王事者追贈官爵亦稱奉天定難功臣子孫為功臣之家應合襲封減罪蠲免差役等一切同例宣告中外令知朕懷建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改梁州為興元府升洋州為望州詔

自昔多虞順時而動古公避狄兆永祚於岐下高帝徙蜀建雄圖於漢中王蹟所興子孫是奉親遷居於遐阻知致君之艱難矧天下為家不常厥邑王者所至四方會同崇號設都於是乎在朕遭罹寇難播越梁岷烝庶煩



於供億武徒勤於扞衛九百執事各奉厥司  
人皆競勸物以豐給嘉乃成績予懷不忘今  
大憝已除京邑甫定將旋法駕展敬固陵春  
于是邦復我興運宜其崇大以示將來古者  
天子省方則問百年卹百姓以頌慶賜以茂  
勲勞用弘布澤之思式慰來蘇之望宜改梁  
州為興元府其署置官資望一切與京兆河  
南府同南鄭縣升為赤縣諸縣並升為畿縣  
見在州縣官各令終考秩至考滿日放選依  
本資處分耆壽與板授五品官仍並賜緋先  
已賜緋並賜紫典正等各賜勲五轉百姓除  
先減放稅錢外更給復一年洋州宜升為望  
州見任州官亦並令終考秩并諸縣官等各  
減兩選無選可減者各加三階應山南西道  
節度下將士除扈從迎駕已經改官者餘並  
即與甄叙嗚呼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顧予不  
德重于勤人撫心咎已良增愧歎宣示有衆  
明知朕懷



唐陸宣公集卷第四

唐陸宣公集卷第五

制誥卷第五

慰勞招撫  
慶分事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古者天子巡狩之義以考國典以觀人風在  
時多虞或所不暇乃命卿士使于四方問人  
疾苦庶吏善惡苟副所任則如親臨在理平  
之時尚資勤恤當喪亂之際得無省憂朕以  
不敏肆于人上撫馭失道誠感未孚寇盜繁  
興阻兵拒命哀哉臣庶陷于匪人顧茲田疇  
鞠為茂草不念柔復遽命徂征徵發兵甲萬



唐陸宣公集卷第四

唐陸宣公集卷第五

制誥卷第五

慰勞招撫  
慶分事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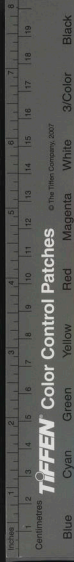
古者天子巡狩之義以考國典以觀人風在  
時多虞或所不暇乃命卿士使于四方問人  
疾苦庶吏善惡苟副所任則如親臨在理平  
之時尚資勤恤當喪亂之際得無省憂朕以  
不敏肆于人上撫馭失道誠感未孚寇盜繁  
興阻兵拒命哀哉臣庶陷于匪人顧茲田疇  
鞠為茂草不念柔復遽命徂征徵發兵甲萬





里必至暴露營壘連年不息冒于鋒刃繼以  
死傷煢嫠無依父母廢食存者積思家之怨  
歿者倍異鄉之痛又以軍費滋廣公儲不充  
厚取於人固率厥典科條互設詠歛無常農  
工廢棄其生業商賈咨嗟於道路軍營日益  
閭井日空凋瘵日窮徭役日甚以財力之有  
限供求取之無涯暴吏肆威鞭笞督責嗷嗷  
黔首控告何依怨氣上騰咎徵斯應疫癘荐  
至水旱相乘罪非朕躬辭任其責朕自謂

迨今六年連兵不解已踰四稔雖本非獲已  
義在齊人而事乃重勞敢忘咎已皆以朕之  
寡昧居安忘危致寇之由實在於此予則不  
德人亦何辜愧恨積中痛心疾首昨者改元  
施令悔往布新將反側獲安則干戈日弭賦  
役差減則衆庶就康還定流亡與之休息猶  
懼思慮米周于庶務誠感未達于遐方一理  
失中一夫不獲則何以謝天譴致人和俾代  
予言其在良弼宜令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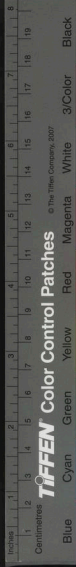


平章事蕭復充山南東西鄂岳荆南江西淮南浙江東西嶺南福建等道宣慰安撫嗚呼往率乃職敬敷朕命慰勉征戍勞徠困窮訪其所安察其所弊淹滯必達冤濫必申無憚幽遠而不被無略細微而不恤洎乎編氓比屋咸若朕之躬親股肱惟良予則有賴其諸道將士並准今年五月一日制嚴備疆界勿使侵擾仍各令本使本將速具名銜等聞奏悉與甄叙其殊功効節超越常倫別條狀績

當特優獎百姓除每年兩稅定額外自餘徵率一切並停課勸農桑各令安業寇難既定漸息干戈朕當躬先簡約庶務節省兩稅之內亦更減除其諸道事緣急切須處分者即與所在節度觀察使商議裁度務合便宜其餘利害還日條奏朕當詳省以擇厥中宣布遐邇咸使聞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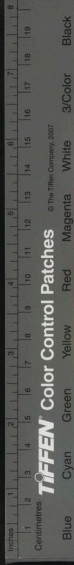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朕獲承先顧付以大器懼德不類貽列聖羞



虔恭惕厲固敢暇逸將欲立法齊一致俗和  
平小信未孚衆心遂阻事理乖當百度失中  
君臣之間鬱堙不達致寇雖深於罪已興戎  
猶昧於省躬期請亂以濟人反勞師而黷武  
行者被殺傷之苦居者重齋送之勞四海騷  
然靡有寧處京輦之下杼軸亦空環列之中  
遣戍殆盡略內以勤遠居安而忘危賊臣誘  
姦乘間竊發豺狼穢于宮闕士庶陷于塗炭  
作威肆戮仇視我人萬姓嗷嗷呼天罔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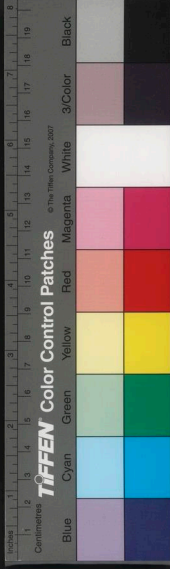
殞踣以抗節有脅從以假命且一夫不獲辜  
實在予朕君臨萬邦作人父母既不免覆育  
又從而咎之其心愧耻一食三歎退舍內訟  
介于梁岷庶乎有瘳以荅譴戒皇天悔禍宗  
社降靈腹心爪牙奮謀宣刀元惡稔慝脫身  
逃遁餘黨歸誠率衆款附掃氛冷而闔閭闔  
剪鯨鯢以清郊原幽巽載寧室家相慶非將  
士夾輔王室非卿士交修于違軍旅叶心畢  
命盡敵豈伊寡昧克復興運戡定大難載感



予懷宜令吏部侍郎班宏充上都宣慰使勞  
問將士撫綏烝黎招輯流亡慰安反側朕續  
整飭法駕擇日還京告謝于祖宗請罪于天  
地策勲行賞大報忠烈銘功永代與國同休  
明宣朕懷咸使知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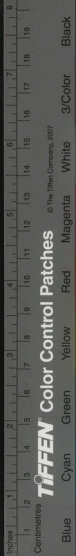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朕纂奉丕業託于上仁不被物義不勝姦  
頌聲蔑聞暴亂連起叛臣希烈竊據淮沂誠  
則彼夫無良亦由朕之不德撫御之道失之

於初師旅一興綿聯莫解服勞者從役不暇  
受污者無路自新旱蝗相乘穀糶翔貴兵氓  
餓死十室九空通邑化為丘墟遺骸遍於原  
野每念於此傷心涕流且自昔勞師靡有不  
悔以虞舜之聖屈於苗人漢武之強弊於戎  
虜矧乎德猶不逮力或未全我其永懷求已  
自警乃者下哀痛之詔布寬大之恩普天載  
新殊死必宥然尚勞師旅作扞邊陲有累歲  
棄離家室有經時不解甲冑忠雖為國答實



在予君人若斯寧不知愧賴節將士旅一其  
誠心奮發武威慎固疆宇遠人思服元惡就  
誅烝黎方致於安寧役成永期於休息懋官  
以旌善錫宴以勞旋賞不踰時式導彛典都  
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從一並  
與子孫一人五品正負官鄭滑節度使檢校  
尚書右僕射李澄檢校兵部尚書曲環檢校  
戶部尚書李臯兼御史大夫樊澤等並與子  
孫一人七品正負官鄧防禦使工部尚書御

史大夫賈耽都團練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  
御史大夫盧玄卿兼御史大夫張建封等並  
與子孫一人八品正負官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李抱真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李納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韓滉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田緒  
或遣士旅遠赴行營同討不庭厥有成績抱  
真納滉宜並與子孫一人七品正負官緒與  
子孫一人八品正負官應與淮西接界州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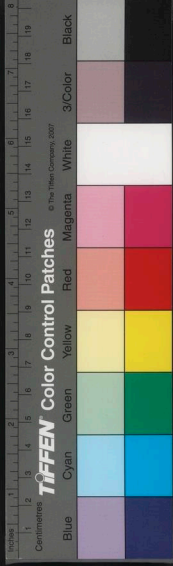


本界鎮守及諸道赴行營將士等宜共賜物三十萬端足以充賞設度支即約據界首及行營軍額分配定數逐便支送仍委本道都統節度防禦都團練使即條錄功第名銜聞奏並與甄叙其行營將士仍各放歸本道明加宣諭令悉朕懷

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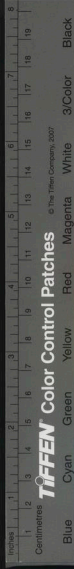
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序五行之和任百事之理歷代崇重不常厥官天祚皇家茂生才傑

比義齊列同寅協恭以德允台階之望以勳當并賦之賜事應並命式副具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恒州諸軍事守恒州刺史充成德軍恒冀深趙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琅琊郡王王武俊秉志沉密臨事能斷忠而致力勇且有仁奮發之初渠魁即戮危疑之際大節首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澤潞磁



邢等州節度觀察處置度支營田等使上柱  
國符陽郡王李抱真質重氣和內精外朗智  
窮變化守必以常學本明誠動有攸利謀猷  
屢告規益孔多皆戮力盡瘁志匡王室陳師  
鞠旅同討不庭仗大義而萬衆叶心體至公  
而千里同契合軍於呼吸之際決策於指揮  
之間并轡載馳執桴親鼓克徒殄殪河右廓  
清國家無北顧之虞茲慝阻南侵之計時乃  
同德厥功茂焉敷五教而阜人均九土以居

衆俾爾更踐備揚洪休乃加真實以貽後嗣  
武俊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抱真  
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實封五  
百戶嗚呼古人有言曰惟理亂在庶官矧惟  
輔臣與國同體明朕德命爾其欽承朕嗣位  
不明輕費尚力謂武可以靖暴慢謂刑可以  
懲姦邪德之不修亂是用長士馬疲耗蒸庶  
流離罪非朕躬誰任其咎自去歲遭變再經  
播遷歷山川之險艱知軍旅之勞苦惟省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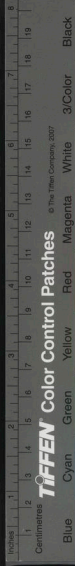


過悔恨盈懷追遠事而不及庶後圖之可補  
以九廟為重而不憚屈身以百姓為心而不  
專私欲苟可以保安社稷休息甲兵弘濟蒼  
生蠲省徭賦含垢忍耻予無難焉朱滄受任  
薊門累著誠績委遇既重封秩亦崇臣節中  
虧自貽伊阻洎賊泚僭竊上京兄弟之親在  
法無赦朕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初  
之誠廣其自新之路執迷不復自敗是求感  
喪而歸既困方悟景獻歎跡深陳懇誠省之

惻然良用憫歎雖將相嫉惡之志固所難容  
以君上懷柔之精柔忍拒絕且善莫大於改  
過德莫盛於好生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銷難  
愛人實惟朕志宜委武俊抱真閔示大信明  
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蹟克彰朕當掩疊錄  
勲典之昭雪宣告衆庶咸使聞知

招諭淮西將吏詔

朕臨御已來連兵不息自經播越方歷險艱  
耳聞輦轂之聲目視殺傷之苦由是覺悟悔





於興師既省己以知非亦欲人之遷善至乃  
歲有再赦事有屢言務於無綏不憚煩冗冀  
朕之誠信日布冀人之患難日除每議用兵  
惻然不忍而賊臣希烈煽禍滔天虐用其人  
介恃厥衆狼心多忌梟性無親以芟伐立威  
以猜刺為志朝為昵比夕為仇雙肆其芟夷  
蔑若草芥馮陵汝海流血盈川侵軼浚郊積  
骸徧野農耕廢業井邑成墟積被妖氛殺為  
災厲蕭條千里無復人烟朕哀彼生靈陷于

塗炭為存拯物不難屈身故於首春特布新  
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終越於郊畿巨  
猾已聞於僭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相大  
臣咸懷憤激繼陳章疏固請除討朕以所行  
天誅本去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難分言念忠  
良遭罹脅制雖欲却陳臣節厥路無由受污  
終身銜冤沒代淪胥以逞誠足痛傷宜令諸  
道節度使每欲進軍先加曉諭今所致討唯  
止元兇其餘脅從一切不問如能去逆効順



目事建功明設科條以示褒勸其有一州降者便授刺史封異姓王賜實封五百戶以一萬人已上降者授刺史封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其餘各據功效節級甄升列爵建官以俟能者朗然明信朕不食言宣示遠人各令知悉

招諭河中詔

朔方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並以義烈繼代勲業冠時艱虞已來常濟國難爾

宗代宗再復京邑皆是朔方將士之功去歲朕在奉天兇黨攻逼解圍赴急亦賴此軍言念瓜牙情均骨肉濟朕危厄感之豈忘項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焚惑將士汚脅忠良朕頻降詔書再三曉諭皆被懷光隱匿兼亦志有加誣朕之誠懷竟未宣布夙夜自愧寢食不安時屬嚴凝屢領衣賜豈以懷光一人拒命遂令將士俱不沾恩朕於功臣義存終始其朔方及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



今年春冬衣賜並准二月二十一日勅緣赴  
奉天解圍功臣等第給錢物宜令所司并許  
計料別收貯待道器通流即當時支遣其有  
歸順者續給其將士等有先賜實封一切准  
元勅並州給牒委馬燧渾瑊逐分送付其差  
人請受仍明加宣諭招撫務令忠義之士各  
悉朕意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李希烈首亂淮潰又侵滎汴兗威所及罔不

脅從百姓既罹於網羅將士兼質其家口哀  
我衆庶銜冤莫伸雖欲歸降何由自達朕為  
人父母不克保安遂使忠良橫遭脅污興言  
憫悼思惻深衷今王師四臨所至剋捷將士  
百姓歎附甚多或棄其鄉園或捐其家族脫  
身効節良有可嘉特宜撫綏以將誠効應准  
西界內及鄭汴等州將士歸順者委所在節  
度防禦等使便與收管切加存恤優給資糧  
仍各具名銜聞奏當與甄獎并給遣衣賜其



百姓從賊界內歸順者亦委所在觀察使刺  
史量以本道諸色錢物賑給令得存濟如情  
願便住者即配與死戶田宅使榮生業若欲  
赴諸州縣者隨其所之當時給文牒發遣不  
得止遏所至之處准前優賞率土之內莫非  
王臣雖陷寇中諒非獲已但能効順即是平  
人務於招綏副朕所恤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

沮勸二柄國之大綱獎善懲違固不可廢頃

者賊臣構亂京邑震駭惟茲土人奔竄無所  
或從其誘脅遂染汚名或守以純誠竟全貞  
節昨所司奏議但舉刑章坐累者各已條疏  
守節者並已甄異忠正而不報宣朕意焉應  
在京百司及京兆府長安萬年兩縣去年十  
月三日見在職事官在城陷於賊中潛藏不  
受逆命并諸色前資官被偽署官爵頻遭迫  
脅首末不出事跡昭著衆所明知者並委御  
史臺訪察勘覆其事勿容虛濫仍限今月內



具名銜事跡聞奏五品已上及常叅官已授  
替者委中書門下與處分六品已下各咸三  
選不拘考例聽集其未得資被替非時放選  
仍稍優與處分如已喪亡者並與追贈使恩  
加存歿以稱朕懷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朕自遷越旋於京師將欲請罪祖宗告謝天  
地所司擇日行有期矣議者多以大盜之後  
人勞匪居懼愆歲功請俟農隙若俯順羣議  
則私懷不安將祇率典章又疲毗重擾風夜  
憂惕固知所裁宜令中書門下與常叅官即  
詳議折衷聞奏

不許諸軍侵擾勅

李希烈阻兵淮右虐害蒸人朕哀憫無辜橫  
遭脅制若興師行伐則五石俱焚所以頻下  
詔書再三開諭曾無悛革但益憑陵忠勇之  
徒皆思奮激朕悔於征伐務在含容以一夫  
無良遂百姓罹禍安人忍恥初是素懷今東



方興麥秋在近儻行侵抄深害農功一方  
之人實足矜憫應與淮西接界州縣各委本  
道都統節度都防禦團練等使明申前勅嚴  
設隄防務使農人遂其耕穫賊若不先侵軼  
但自保守封疆勿令越境暴犯田苗及有侵  
掠務宣朝化以洽遠人仍於所在界首明加  
招諭咸令知委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勅

遷徙家鄉分離骨肉有生之酷莫甚於斯朕

撫育兆人庶臻理道懲過不可以不罰原情  
不可以不矜將推內恕之心用廣自新之路  
應從李希烈作亂以來諸來所有擒獲淮西  
生口配隸嶺南黔中等道宜一切釋放歸本  
道其投降人等權於諸州縣安置者亦任各  
從所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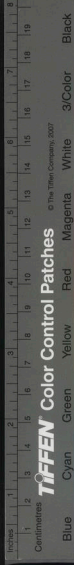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朕以寡德君臨兆人憂四鄙之不寧懼一物  
之失所降心以懷戎狄期息征徭極慮以綏



烝黎翼遂安輯今夏兵牧威能撫封九姓可  
汗荐克敦好窳瀛之內期謂小康愛人雖發  
於朕心濟理實由於蕃輔豈惟菲薄所致於  
茲然獨吐蕃負恩背盟棄約尚勞師旅備禦  
西陲亦賴方岳同心簡練傑俊助其防鎮遏  
彼奔衝數年以來邊境寧謐乃眷靈武實惟  
雄藩扼東牧之咽喉控北門之管鍵軍懸寇  
邇地遠勢孤雖無交切之虞須建久安之策  
朕屬慮於此殆今累年晨思廢食暮想忘寐

征兵益戍則憚其勞師移人實遠又念其離  
土朕欲令萬姓各遂所安抑而使人情有不  
忍中懷結鬱罔知所從古人有言主憂臣憤  
今朕憂矣將相牧守得不與我同其慮哉此  
乃忠臣盡規之時勇士建功之日苟弘良筭  
必有其人宜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各於本管  
諸色人中募能赴靈武鎮守者取其情願重  
設賞科仍須精選驍雄薄閑武藝便以本道  
諸色錢物給付仍優厚裝束發赴上都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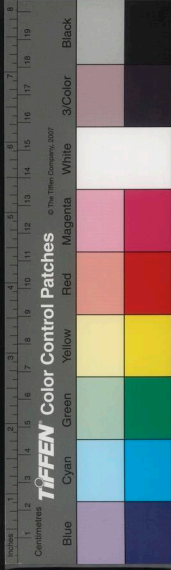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五  
各據所管州縣多少通計每州所募多不得  
過五十人少不減三十人若欲將家口相隨  
便給資糧同發遣如有戶貫在州者蠲免本  
戶差科其官健到日朕當超資與官至鎮便  
替朕之此意非務廣兵欲使四方驍雄俱到  
塞上壯邊城士旅之氣杜戎醜窺伺之心方  
岳信臣所當相悉勿令騷擾副我憂人

唐陸宣公集卷第六 制誥卷第六

冊命祝冊祭文  
策問答表

冊澌妃王氏為皇后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十一月丁亥十一日  
丁酉皇帝若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  
天惟后配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于中  
而尊加於外德脩諸已而化被於人御於家  
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之予是以詢  
眾採賢重難茲命中壺虛位於今歷年陰儀  
或虧宗事無王缺於典禮朕甚愧焉稱是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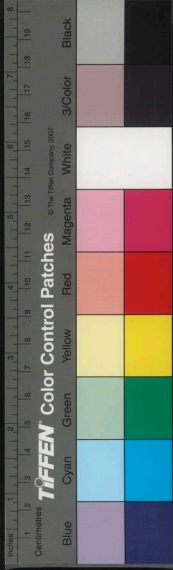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五  
各據所管州縣多少通計每州所募多不得  
過五十人少不減三十人若欲將家口相隨  
便給資糧同發遣如有戶貫在州者蠲免本  
戶差科其官健到日朕當超資與官至鎮便  
替朕之此意非務廣兵欲使四方驍雄俱到  
塞上壯邊城士旅之氣杜戎醜窺伺之心方  
岳信臣所當相悉勿令騷擾副我憂人

唐陸宣公集卷第六 制誥卷第六

冊命祝冊祭文  
策問答表

冊澌妃王氏為皇后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十一月丁亥十一日  
丁酉皇帝若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  
天惟后配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于中  
而尊加於外德脩諸已而化被於人御於家  
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之予是以詢  
眾採賢重難茲命中壺虛位於今歷年陰儀  
或虧宗事無王缺於典禮朕甚愧焉稱是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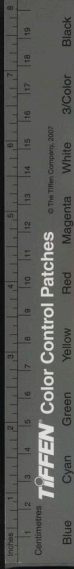


章聿歸金德咨爾淑妃王氏天與淳粹氣鍾  
元和含章在中發秀于外卓爾風標穆然容  
輝周旋中規進退有度仁愛共儉稟于生知  
詩書禮樂成自師氏竭其孝敬祗事先朝承  
事無違克諧尊旨往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  
樹塗譙光載路言無伐善志在匿瑕柔嘉自  
持喜愠莫見六宮攸序九族以親嘗屬艱逆  
累徙行幸思賢才以輔佐知臣下之勤勞庶  
績伊疑頗資內助永念頃筐之志且懷求紉

之情崇位長秋永懷盛典矧惟元子貞我萬  
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令遣攝太尉某官某  
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嗚呼敬哉王教之端始  
於內範風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罔懈  
厥位忝于前脩克念有終庶無後悔奉承休  
命可不慎歟

冊嘉誠公主文

惟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六月甲子朔十二日  
乙亥皇帝若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



俗義之深寔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  
故春秋書築館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  
用祇考令典率由舊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  
柔謙外和内敏公宮稟訓四德備修疏邑啓  
封命為公主徽章所被禮實宜之今遣光祿  
大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沂國公勉持節冊  
命爾惟欽哉下嫁諸侯諒惟古制肅雍之德  
見羨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已奉若茲  
道永孚于休懋敷王風勿墜先訓光膺盛典  
可不慎歟

冊蜀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皇帝若曰夫茂建  
親戚以敦族固本明慎選納以厚別蕃嗣寔  
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朕奉若謨訓允求淵  
哲賢必有象鍾慶於令門姻不失親戴光於  
戚里故某官駙馬都尉田擇交第若干女生  
票柔惠習知禮則容德純備孝睦洽聞可以  
叶美好速輔成樂善是用使某官某持節冊



命為蜀王妃嗚呼敬之哉備禮以崇其好合  
起家而居其爵位非義信不固非溫順不親  
克恭匪懈則罔攸悔朕言必復可不慎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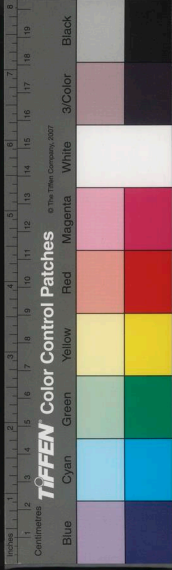
冊祀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甲子皇帝使某官  
待節冊命某官竇統第若干女為妃王妃曰  
於戲禮以大婚崇繼嗣本人倫之教詩言泚  
女配君子繫王化之綱蓋率人成風由內及  
外得不采嘉耦以同盤石形閨門以御家邦

詳求惟難歷選茲久時乃之擇得于舊姻柔  
婉禀乎天和禮樂成于家法明章婦順虔奉  
姆儀克茂鵲巢之規叶宣麟趾之美其祗膺  
嘉禮欽率內教泐慎厥心無替於後嗚呼可  
不慎歟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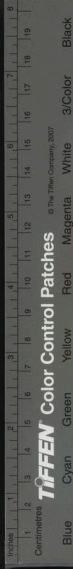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  
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  
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



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祇畏  
居位五祀德馨茂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  
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列祖之耿光墜而不  
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頌懷誘哀悔禍  
勦兇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耻舊物不改神  
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  
其何解焉間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  
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冀憑禋  
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告謝玄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  
日癸卯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曾  
祖考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皇祖妣元  
獻皇后楊氏臣猥承聖緒獲主大器懼德不  
嗣靡所安寧任重道悠貽顛越京闕生變  
神人無依臣懷永圖不敢自棄忍耻含憤迨  
于載遷戴天履地俯仰慙惕率賴烈祖遺澤  
感深于人人心攸歸天意允若肆予小子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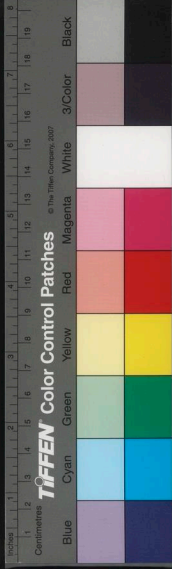


宗廟之積慶再復于鎬京在臣德允曷嘗有  
補豈敢自蔽以重于厥辜頃以寇孽在郊禮  
物未備又稽告謝伏積兢惶今祇見闕宮引  
愿請罪謹以一元柔毛剛鬣明案鄉合鄉奠  
嘉蔬醴齊日時備物虔奉嚴禋尚饗

告謝肅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  
日癸卯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考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皇帝皇祖妣章敬

皇后吳氏臣嗣服先業不克負荷人流於下  
事失其中斯魁乘豐作亂京邑播遷之咎臣  
實自貽震驚宗祧曠時之祀外憂內愧若墜  
深泉勵已誓忘期刷大耻實賴聖祖中興之  
業全育兆人澤深慶遠流福裔嗣故上天悔  
禍羣孽就誅非臣寡昧所能續服今祇率百  
辟見于廟廷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案  
鄉奠嘉蔬醴齊備物潔誠聿申告謝尚  
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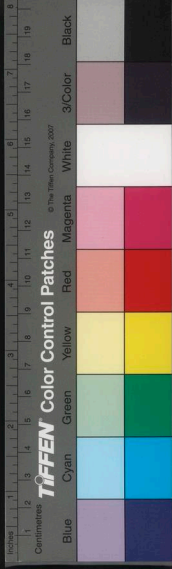
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告于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玄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之享億兆靡依下辜人心上負先願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沾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耻誓志庶補前羞外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丕祐俾之續承

竟渠珍夷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見于廟廷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陳誠待罪式奉嚴禋尚饗

祭大禹廟文

維貞元元年某月某日皇帝遣某官以牢醴之奠敬祭于大禹之靈惟王德配乾坤智侔造化拯萬類於昏墊分九州於洪波經啓之功于今是賴巍巍蕩蕩無得而名顧以眇身辱承大寶時則異于今古道寧間於幽明雖



依聖垂休諒非可繼而動人勵已竊有所希  
迨茲八年理道猶昧沴氣鬱結降為凶災邦  
無宿儲野有餓殍上愧明哲下慚王靈夙夜  
憂惕如蹈泉谷所資漕運用拯困窮底柱之  
閭河流迅激舟楫所歷罕能獲全爰命工疏  
鑿山開道避險從易涉安代危激激烝人俟  
此求濟仰祈幽贊以集丕功享于克誠庶谷  
有意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為以  
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  
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  
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  
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  
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間生而  
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  
乾居克勵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  
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





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  
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  
明勵精孜孜動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  
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  
臻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志賦入  
日減而私室愈貧庶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  
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効異  
也思欲剷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  
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

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浸沴頻興  
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  
推凶灾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常賜  
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  
從今人靡蓋歲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  
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  
語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糧  
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撓而  
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負則多士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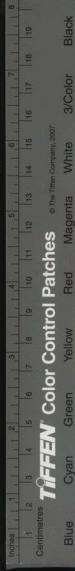


歸中心浩然固知收濟子大夫蘊畜才器通  
明今古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巨朕之寡昧極  
時之艱災畢志直言無有所隱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神器任大  
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  
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群議紛然所見異指或  
牽古義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  
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朕甚惡焉今子大夫

博習墳典深明教化褒然充舉咸造于庭其  
極思精心以喻朕之未寤仲尼叙禮樂刪詩  
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豈學  
者修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  
之於時孰為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  
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  
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  
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試  
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



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希聲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不變姦慝不萌何施何為以致於此王者制理必因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刻古法漢雜霸道紛綸千祀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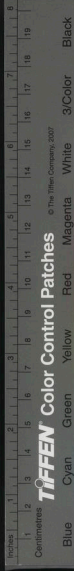
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田畝者朴野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為未德禮稱尚赤義樹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皇帝若曰朕遐觀典謨詳求理道三代之際  
粲然可懲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  
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  
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實在於此  
秦漢已降王制不脩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  
無蒐狩之禮即戈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  
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  
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  
者蓋寡將行之惟艱歟朕念之甚勤思繼前

蜀良以軍旅之士役戍靡寧勲庸既多爵秩  
咸賁俾服田畝慮無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  
計由是叛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小愆廩餉  
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邦耒耨者無違於詔  
鈐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施  
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膏德  
以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反將何適從宋襄  
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摧敵取  
貴漢執然則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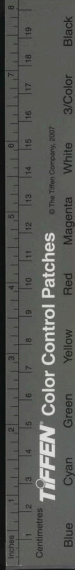
厄非仁誼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褒貶夫衆寡  
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  
勝袁紹宗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  
古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為  
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  
法任宏論譟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  
商略擇善而行

荅宰臣請停大禮表

朕矣德致寇再經播越郊廟之主禋祀曠時

感憤積中憂愧形外日月以冀庶補前脩賴  
天地降休祖宗儲慶再新景命祇復皇都自  
秋涉冬已遷於律候回心致享未展於孝思  
而公卿上言邀予以備物都鄙興誦諷予以  
勞人禮將俟於他年卜不先於近日永懷感  
慕情實未安雖則嘉話重違其如至誠難抑  
所宜參會群考更擇近期無或因循以增不  
德

題再荅百寮請停大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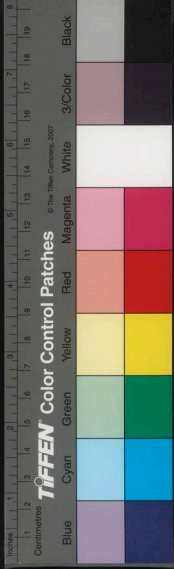
朕再經播遷久曠禋祀不惟霜露之感實貽  
墜矢之憂賴先澤在人上帝臨我克平大難  
再復舊京朕之失德非曰能補旋欲請罪宗  
廟展敬郊丘迫以羣情俟于獻歲今滌牲撰  
吉甫及近期齋心永懷明發不寐忽覽來表  
良深矍然雖嘉備慮之誠實率昭事之意朕  
志先定期於必行即斷來表也

答第二表

國之大事首在祀典而宜嚴奉以達至誠况

今之所懷又異常日不克躬守馴致寇戎淪  
陷國都震驚園寢幸憑玄祐再續鴻休播越  
三時又虧禋祀之禮旋歸半歲未申告謝之  
誠感愧積中若墜泉谷坐而待曙跋及上春  
庶乎天地靈祇以歆精意胡乃股肱卿士尚  
執疑謀出既不及告辭入又廢於朝獻罔極  
之慕何心自安宜潔乃誠以祗所奉副予懇  
切勿復頻煩

答第三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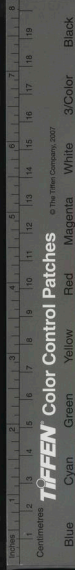
三省來表深體乃誠明孝敬之大端陳安危  
之上計祇率嘉話夫豈不懷永言思之固亦  
難抑進退慙惕固知所裁中宵求衣當饋忘  
食且聿脩祀事所貴專精苟未至誠則如勿  
祭今近期甫及當齊潔敬之心而輿誦紛然  
猶執異同之論禮既虧於嚴奉事奚展於孝  
思以義制心勉依來請重予不德愧歎良深  
○ 荅百寮賀利州連理表

珎木呈祥允符靈貺顧惟不德何以當之朕

聞人事聿脩天休乃荅今則兗渠尚在戎役  
方殷虐旱妨農飛蝗害稼諒咎徵之未弭曷  
嘉瑞而復臻所冀公卿大夫交匡不逮覩茲  
稱述益用懷慙

荅宰臣請復御膳表

嘗覽典謨每嘉儉德愛人惜實是朕素懷况  
大兵之餘繼以荒饑軍儲國計資用皆空洞  
戶疲吐膏澤已竭致人於此過實在予內懷  
憂慚躬自損貶今兗渠殘滅粟麥豐成皆祖



宗垂休非寡薄所致矧乎邦畿之內餒殍猶  
多役戍之徒傷夷未復孜孜訓戒克已增修  
猶懼辱守寶圖罔答玄祐豈宜暇逸以厚厥  
躬卿等誠在致君將順其美顧惟虛缺非所  
宜然

荅百寮請復御膳表

頃者大勞不息至化未孚雨澤愆期蟲蝗為  
害朕以銷災謝譴莫大於脩誠節用愛人必  
先於克己顧慙德咎躬貶膳羞下以均衆庶  
之憂上以荅昊穹之儆至誠或感嘉應遂臻  
宿麥方成元兇已殄慶深德薄惕厲彌加忽  
覽表章過為稱述雖將順其美則曰乃誠而  
戒慎不忘諒惟朕志未喻來請深體此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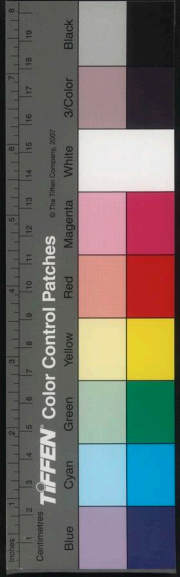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大清宣統元年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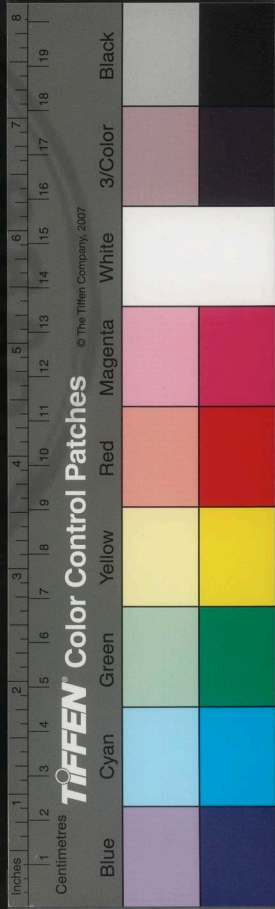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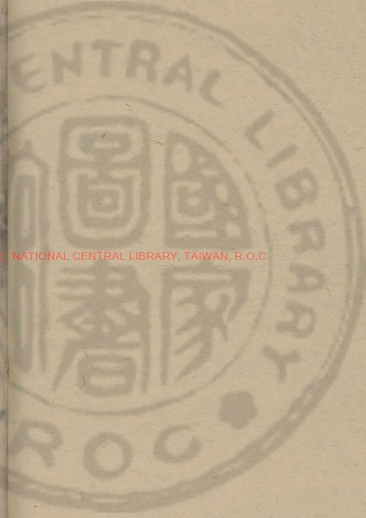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七

制誥卷第七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雲雷搆也，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非股肱叶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傳說中興，殷邦宣王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寇陷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戴，肅宗戡定禍亂，再造區夏。于今賴之肆子，小子獲纘，丕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生，忠烈有社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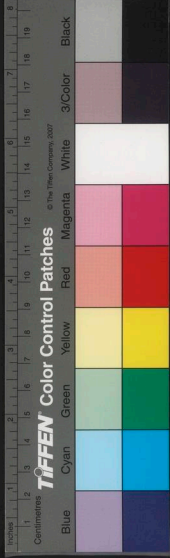


書門下平章事充神策軍節度鄜坊等州管  
內觀察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  
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沉肅有  
勇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于衷  
義形于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  
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播遷邠  
甸震蕩而最蓄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  
兇以義糾群帥躬懷甲冑率先啓行布忠信  
為軍聲持義烈為戰器廓清氛沴寧復皇都

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  
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建于上公  
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擾兆人而敬敷五教用  
疇并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可司  
徒兼中書令仍賜食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俟  
還京後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外以彰  
元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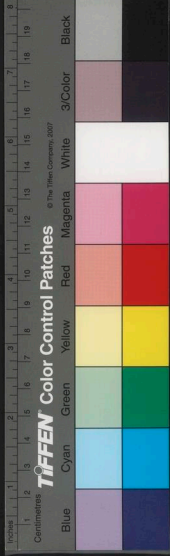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宰輔之任獻替為務內凝庶績外撫四夷調



陰陽以成歲功贊化育而熙帝載若金用孺  
其孺予違如旱為霖允從人望矧時屬多難  
彌切任賢朕未嘗不朝夕論思夢寐懷想道  
之所在人遠乎哉朝議大夫守戶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統軍長  
史豐縣開國公賜紫金魚袋蕭復性質端亮  
理識精敏約已私物體方用圓為邦必表其  
理能及雷亟聞於鯁議動可成範立不易方  
守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荆襄江西

等道都元帥判官賜緋魚袋劉從一貞白其  
行溫恭其文居簡而適用必通禮和而臨事  
有立持重能斷端慤有恒累更委任多所私  
益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賜緋魚袋  
姜公輔志懷濟物監必通理主文而諫忠靡  
退言經始以謀事皆前定道無屈撓智適變  
通並可以參贊大猷光膺僉屬兵戎未靖期  
爾經綸都邑未康期爾還定予二人有過爾  
是用匡伊萬姓不寧爾是用乂欽哉慎乃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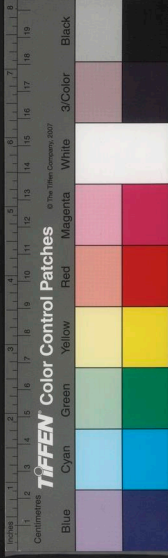


位罔褒厥官復可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散官封賜如故從一可守尚書刑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公朝  
可守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  
魚袋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兩漢致理由乎審官多以枚宰高第入居台  
輔黃霸自潁川而次遷丞相卓茂由密令而  
超拜三公蓋以為國本於親人舉賢先於稱

職旌能勸善風化大端今革車荐興賦頌人  
散巨弼寡昧屬于才臣光祿大夫檢校吏部  
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副大  
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使覈置等使上柱國  
魏國公張延賞崇飭文行勵精理道踐歷中  
外所至有聲慮必周密心無屈撓簡廉以肅  
吏慈惠以愛人明以照姦和以定衆去若始  
至久而見思秉志不渝課績常最以爾循良  
之化佐予綏兆人以爾經綸之才佐予熙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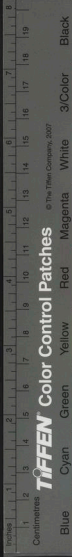


績仍資威重兼領蕃維式慰甘棠之思且繼  
緇衣之美懋昭邦典勿替家聲可中書侍郎  
平章事依前兼成都尹餘如故

渾瑊侍中制

論道經邦興戎定亂執是二柄毗予一人得  
諸全才康濟大難懋官胙土備舉彛章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靈鹽銀夏等  
節度管内觀察處置度支營田押蕃落等使

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永軍行營節  
度副元帥柱國樓煩郡王渾瑊神降才傑天  
資忠厚叶于興運為國輔臣往以盜起上京  
駕言出狩羣兇怙亂再犯郊畿時乃奮揚武  
威董制師律深屠籌畫奸慝寢謀當敵旨揮  
士旅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張重以賊寇蔑  
思養寇資亂再罹艱阻播越已梁時乃并發  
載馳執羈從邁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憂國戚  
私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縱橫有夷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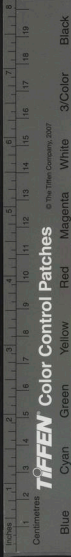


略感激陳復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乘  
大節以誓羣帥布寬令以省脅從師次近郊  
摧兇非抗軍臨近甸下邑如掃推成功以不  
居期盡敵以自効率其全衆揚旆前追雄威  
疾馳元惡授首柔德懷服餘黨歸心掃闢氛  
昏安復園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范燮之讓  
能耿弇之殄寇摠是二美城其有焉足以垂  
勳旂常垂美竹帛亘首台階之列仍疇并邑  
之賦祗膺時命無替厥庸可侍中仍賜實封

八百戶餘如故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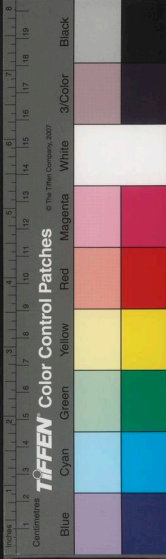
寅亮天工弘宣理本俾予從又時乃輔臣扈  
蹕載驅以勞定國懋官遷列式是彛章銀青  
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范陽縣開國公盧翰嚴重不撓貞方自  
持養恬鎮俗居簡濟衆言思無隱事必同恒  
守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  
袋劉從一質厚氣深識精體遠冲用無竭貞



規不渝從容以和出納惟允自驚車載駕薄  
狩于梁執羈有從我之勤及雷勵匪躬之節  
交修不逮庶績其疑俾承命於掖垣仍忝掌  
於樞務今百度伊始六府載張論駁是非不  
可以不審宣揚憲令不可以不明爾其欽承  
無墜我休命翰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散官勳封如故從一可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朕嗣位君臨精求理道小大之務靡不經心  
日慎一日于今八載教化未洽烝黎未康因  
之以甲兵繼之以災沴斯固鑒有所不至慮  
有所不周予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  
致理助我官人宣其澤而四方以寧執其要  
而百工式叙允是大任其惟輔臣夢想勞懷  
敷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回事以考能周行之  
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貞清  
介然自守居能慎獨重不違仁析理究其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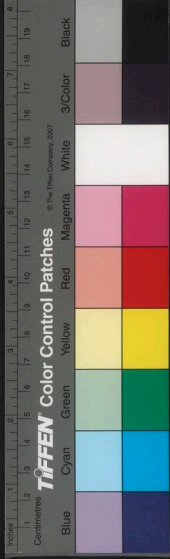


激勵學探於與旨守給事中賜緋魚袋崔造  
性合道要誠通化源適時有成務之才事上  
懷匪躬之節蘊蓄器業居為名臣中書舍人  
賜紫金魚袋齊映修己以五自明而誠體賢  
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虛受能澤清  
通不流惟滋之直方可以激風俗惟造之體  
度可以振條綱惟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  
有大典爾其叅之懋昭厥猷勿替休聞滋可  
充散騎常侍同平章事造仍賜金魚袋其有

散官封贈並如故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忠所貴乎竭誠善莫大於改過况茂勳有舊  
崇德日新翼戴勵勤王之節經綸申盡敵之  
略敦獎之道時惟國章平盧淄青節度管內  
度支營田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  
部尚書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兼鄆州刺史隴  
西郡王李納稟性端厚執心寬簡通變適用  
和順積中服勞王家夙有成績乘秋備塞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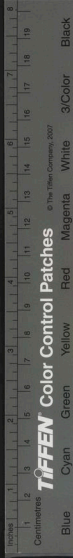


著威聲累歲專城載揚理行間者心懷險阻  
誠義鬱堙旋能歸款上聞期於率德自効忠  
節純固久而益彰爰整銳師式遏亂略保障  
宋服填歷浚郊疑如長城作固東士嘉乃率  
服之美懋乃輸力之勤擢升冢司載董戎翰  
玄成嗣台輔之業亞夫繼社稷之勲俾爾兼  
榮無替厥服檢校左僕射平章事餘如故

韓況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周召由輔弼之臣兼方伯之任蓋以理化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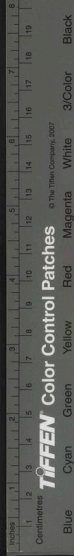
本在於親人通兆庶之情以佐天子秉家邦  
之慶以臨諸侯故能中外允釐上下無壅今  
我有命意其在茲今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  
左僕射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海軍浙  
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南陽郡  
開國公韓況文行忠信備脩身之道勤儉貞  
固有成務之才累更委遇多蒙繁重一心奉  
職終始不渝內告謀猷以匡時化外持憲法  
以一入心理尚廉平事皆釐飭奸盜衰息禮



義興行惠茲一方時乃之德陳師旅以遏寇  
讎納餽糧以脩職貢張我威武實我資儲令  
必應期謀無愆素濟于多難時乃之功宜其  
忝務中樞翼宣大化仍兼漕運兼領蕃維樹  
南國之風猷贍中都之廩實予則有望爾其  
懋哉繼于前人無替厥服可檢校左僕射同  
平章事依前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  
置等使兼充江淮轉運使餘如故

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弘教之方必由於端  
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  
傲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  
闈是資教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太清宮  
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沂國公李勉忠信  
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教  
化之端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叙  
親則屬尊師範國儲無易其選可檢校司徒  
兼太子太師散官封勳如故



姜公輔左庶子制

君之任臣有優賢賜告之義臣之事君有量力知止之道故能進退以禮終始可勝此朕三事大夫濟理圖全之意也守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姜公輔首舉高第擢居諫曹爰資美才叅掌密命居易勵脩身之操見危著從我之勤自臺台司累疏陳乞忌滿思退荷盈守謙留中久之重難其請式光撫揖俾尹官坊可太子左庶子勲賜如故

崔造右庶子

宰相之職允釐百工時維仰成不可廢闕中散大夫行給事中同平章事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崔造頃居掖垣叅掌樞密總領繁重積勞疹深亦既優賢賜之長告歲聿云暮有加無瘳披誠自陳章疏三上知止之道守之甚堅處以休閒俾遂願養可太子左庶子勲賜如故

盧翰太子賓客





求賢審官以康庶績就閑優秩以處舊臣盖  
欲敦終始之恩全進退之禮金紫光祿大夫  
行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盧翰頃日多難送  
我于征以其年及老成任推先進方將求舊  
擢處台衡荏苒迄今亟淹星歲勤勞既久衰  
疾有加宜徙職於春闈用優賢於暮齒可太  
子賓客勲賜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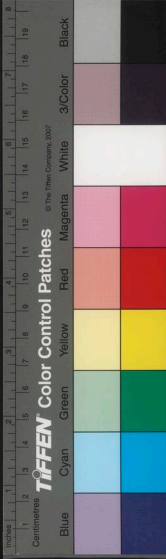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七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制誥卷第八 除授

賈耽東都留守制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  
者准甸不寧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  
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摠制一其典刑爰  
資信臣徃義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  
書魏國公賈耽懿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  
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恒因物情以施  
教化所莅之郡霽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



求賢審官以康庶績就閑優秩以處舊臣盖  
欲敦終始之恩全進退之禮金紫光祿大夫  
行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盧翰頃曰多難從  
我手征以其年及老成任推先進方將求舊  
擢處台衡荏苒迄今亟淹星歲勤勞既久衰  
疾有加宜徙職於春闈用優賢於暮齒可太  
子賓客勲賜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七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賈耽東都留守制

制誥卷第八 除授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  
者准甸不寧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  
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摠制一其典刑爰  
資信臣徃義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  
書魏國公賈耽懿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  
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恒因物情以施  
教化所莅之郡霽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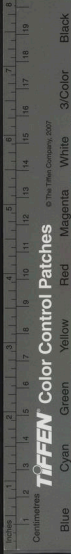


自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侵自誠而明在久  
彌著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康疲  
瘵統禦都邑提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  
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  
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判東都尚書省事散  
官勲封如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領  
廩察之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

非利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  
詢公論有屬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  
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自遠式濟忠  
貞慶之所鍾繼有才哲氣質淳茂識度淹通  
蘊經遠之沉謀宣適時之利用寬而不狃簡  
則能周以茲公方多厯要重小大之務必聞  
休聲輟於周行式是東夏擢居春官之長且  
兼副相之雄懋昭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



書省充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禦觀察處  
置使散官勳封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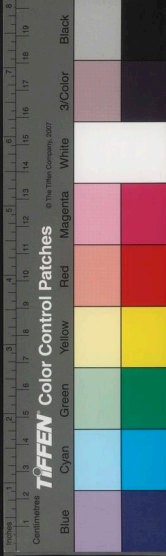
普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君入立極兩務於豚殘秉律成師寔先於謀  
帥申明號令摠持紀綱弘允合之功決百勝  
之略非慎東不可以濟事非僉屬不可以臨  
民集大勳者必舉於玄綱體至公者無避於  
內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開府儀同三司舒  
王謨性稟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動不違

仁察其內恕外溫必能安人和衆體方識敏  
諒可成功庶乎知予之明授以貞師之律可  
揚州大都督持節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  
度使及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  
名誼改封普王嗚呼小子誼其敬聽朕命我  
國家之有天下百七十載于茲矣祖宗垂化  
紹統功德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蒼  
生代受亭育躋之於福壽煦之以仁和源廣  
流長慶深祚遠曆數有嗣續于朕躬兢兢業



業懼不負荷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  
耿光稽上古之謨訓一物失所是用疚心萬  
方有罪每懷咎已懸法皆考於天則舉事必  
酌於人謀期合大中罔循私欲而涉道猶淺  
燭理未明文闢於化戎武之於定亂刑賞失  
中授任乖方厚澤未均大信未著致使兇慝  
熾禍于紀亂常悖違君親蔑棄天地盜據我  
都邑痛毒我士庶驅脅丁壯暴骸於原野擄  
奪羸老轉死於溝壑忠良隕命義烈銜冤迫  
以兇殘莫由自奮憤深骨髓怨結蒼旻朕所  
以中宵屢興終食三歎哀蒼生之無告閔赤  
子之非辜為入父母寧忘愧悼賴三事大夫  
竭誠於內羣帥爪牙宣力於外交修不遠日  
冀康寧江漢上游建統制冠亘千里之地連  
十萬之帥保太定功宜有統壹允副茲選往  
哉汝諧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縱己之  
愆無拂衆之謨從諫如流改過勿吝早躬降  
志以奉賓傳絕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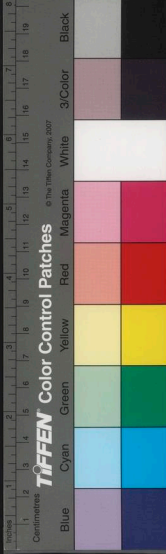


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姦誅暴懋昭乃  
勲敬事恤人無替朕命膺茲重任可不勉歟  
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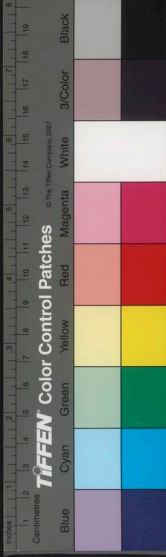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  
而增修於是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  
文告之辭若猶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  
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節制亟有勤  
績累加寵榮摠衆駁奔自遠赴難解圍逐寇

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摠帥親之若同體  
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  
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  
脅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奸幸災朕素所推誠  
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凶跡既盈醜  
跡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  
忌畏窮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違遠  
陵寢大懼失墜為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  
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沮姦謀詭



稱効順累陳款跡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勲務  
欲全貸授以師保之任疇其井賦之食璽書  
勞問誓以終始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保  
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回茲脅從冀  
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入  
臣所其棄討除大慙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  
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寧  
軍節度使北平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宏

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常持至公深識  
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  
聲所臨郡邑皆復殺于北土隱若長城奉天  
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靈州大  
都督靈鹽豐夏等州節度使管内度支營田  
觀察處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邠寧振武  
等道奉天永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  
上柱國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中仁厚成性  
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



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弘濟艱難懋招  
勳閎出納朕命光膺具贍並文武全材安危  
注意副我憂屬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往清多  
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隰磁等州節度管  
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瑊可兼  
河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置等節度使仍  
充河中絳州同陝虢等管內諸軍行營兵馬  
副元帥功臣散官勳封如故嗚呼朕不敏不  
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  
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污  
脅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  
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  
逆拒命罰止元兇寧失不經無濫無罪列爵  
懸賞用俟勲賢布告遠近咸令知委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為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  
稱故方岳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  
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





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  
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  
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  
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  
衆無犯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  
群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  
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懾北再駕而都  
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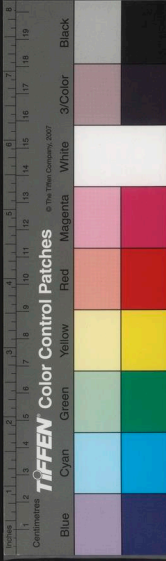
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廣搗謙  
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祇  
於回中限界諸夷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  
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元帥宣威耀  
武罷警息兵俾予仰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  
尹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管田觀察處置等使仍  
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管內諸軍及四鎮北  
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  
官兼官如故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外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兼守州刺史充武軍節度使營田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權知汴滑宋亳等州都統兵馬事懷德郡王劉洽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閭

寄殿于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軍聲再揚殪群兇於死丘驅大憝於梁野控引漕輓委輸京師予嘉乃勲懋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洪休燮賛三台紀綱羣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度支營田宋亳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宋亳穎等州管內諸軍兵馬都統散官勲封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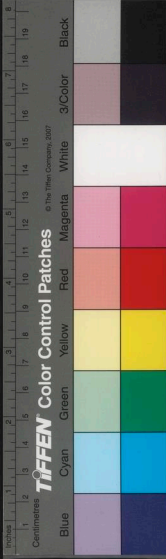
制誥卷第九

除授

渾城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致教  
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况密  
邇寇虞千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  
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難允屬勲賢京畿渭  
北節度使兵部尚書行在左都虞候渾城忠  
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  
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

渾城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制誥卷第九

除授

渾城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致教  
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况密  
邇寇虞千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  
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難允屬勳賢京畿渭  
北節度使兵部尚書行在左都虞候渾城忠  
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  
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

渾城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下不伐己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夷險  
一貫隱然發邦朕越在郊垆偏於克醜授之  
師律式是戎昭侍衛增嚴斥候無爽檢身齊  
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  
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  
圻之內沃壤千里綿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  
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于休可京畿  
渭北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  
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與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  
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綿千里幸求良牧  
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  
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  
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綏南方正議  
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  
男杜亞識精體要學究宗源妙於用而有常  
通其變而能久為理敦教化之本立言恭禮



法之中道無礧磷行有枝葉回翔省闈表彌  
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  
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問  
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又注意求賢爰輟名  
臣俾寧藩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  
叅制藩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  
淮之西厥壤千里人靡寧息于茲有年朕其  
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師代予安人釋其危  
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於茲開府儀同  
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訓導  
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  
俗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  
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廓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  
甸無虞則但蕙風俗邈墜式遏則兼假旌旄  
名制雖殊委任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勲賢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鄜州刺史鄜  
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平樂郡王  
唐朝臣嘗摠偏師戡于多難仗義率衆臨危  
不迴保全關衝抗絕克逆守而能固出則有  
功每急病而讓夷嘗以寡而敵衆克殲大憝

克集茂勲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洎師旋歸按  
俗頒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左金吾衛  
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王論惟明  
釋位勤王有赴難之節扞成禦寇有持危之  
功奉主忘身棄家送國越自郊甸再踰巴梁  
險阻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久  
司禁戎益茂勲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  
吏職練達武經本之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



居藩翰僉謂汝諧朕以北控單于國之臣鎮  
彼方戎帥沉痾是嬰卧護邊軍已淹寒暑憫  
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  
可依前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御史  
大夫充振武綏銀廓勝等州節度營田處置  
押兵藩落等使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尚書  
兼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廓坊丹延等都防  
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  
最擢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  
未又勤卹於黎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  
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  
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江軍浙  
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  
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  
君險艱無易惠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王





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  
千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  
以報勤懋官以旌德底又江甸永孚于休可  
檢校尚書右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  
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莅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  
順物宜且從人欲版圖既溢則疏邑以制州  
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公章之道亦何常

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土實曰雄藩  
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運  
氣本元溥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  
於服儒樂在為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  
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  
軍節度使滄景等洲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

馬燧李臯實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  
勸朕以不德間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



沂有僭逆之帥萬姓罹害四方靡寧奉誠軍  
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中馬燧聞難  
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如  
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靡然向風元兇勢窮  
竟就梟戮清我甸服時惟茂勳荆南節度觀  
察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臯親率  
全軍抗於強虜晝夜不息迨於三年謀成必  
滅師出皆捷復蘄黃之地拔安陸之城隱其  
威名保又江漢並著節于國功存于人跡効

炳然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  
庸之科無乃有闕宜其寵錫以荅殊休燧可  
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戶臯可賜實封三  
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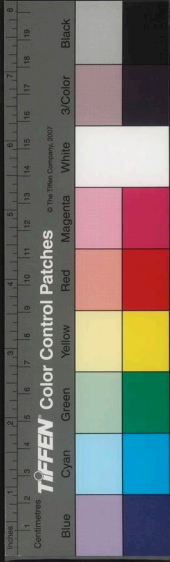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摠領之重必推元臣故  
周以家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  
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未  
靜役費尚多思欲均厚澤之征權重輕之制



國無匱乏人不怨咨運籌佐時其在良輔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  
運等使晉國公韓滉昔事先朝常掌邦賦貞  
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羨自臨  
汧向事舉風行職貢有加轉餉相繼成功允  
兼銀食用康介于方隅未極材術軍其弘濟  
式副具瞻可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餘如故

李射明右僕射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  
以保身周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極致而  
行之實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  
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  
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管内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李射明  
稟粹挺生鬱為邦傑虛懷朗暢達識用通早  
以器能累更任遇中外所踐必聞休聲嘗尹



京師姦豪屏息洎臨方岳風俗澄清吏服嚴  
明人懷德惠憂公奉職勵節存誠服勞王家  
行及三紀以茲盡瘁沉恙所嬰扶疾趨朝披  
誠告老固陳衰瘵深戒滿盈情皆發衷語且  
形泣視其激切良兩軫懷敦勸既頻辭乞彌  
固繼獻章疏期於必從省之憮然用增感歎  
雖惜其舊德往泣遐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  
忘猶資碩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揔中臺  
之重式彰尚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子少

傅兼尚書右僕射

李澄贈司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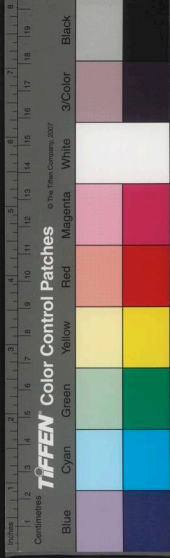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  
以謀始匪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力輔  
王室見危而立節將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  
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顛沛周身不離於令名  
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成軍節度滑鄭等  
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  
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



郡王李澄天授將材勇而多智臨危不懼見  
義必為崎嶇險艱勲節兼著勤於廣業曾未  
違安帶甲臨戎連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  
侵瘠疾攻中癰疽發外迨茲病亟不替忠誠  
憂國疚懷戀闕流涕懼軍戎之乏帥念方鎮  
以為虞上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慮  
精深視之感傷當予興歎雖史魚之陳尸納  
諫吳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足多尚天  
胡不容奪我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  
存義澄實有之褒美飾終是宜加等可贈司  
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  
歸崇敬充使吊祭所緣喪葬並准式官供仍  
以澄讓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迨以克威陷于寇境義不受污忠能奮誠履  
重險而不回慶疾風而逾勁忘軀殉義獻款  
投誠足以勵彼勤王傲其汚俗去逆効順固  
先典之攸嘉懋賞勸功儉彝章而不昧威從



序用俾服官常可依前件云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為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勲我懷斯人今得長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回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字量宏博質性沉毅體仁能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

一秉難奪之節著于艱危昭升令問茂建勳績屬淮夷構亂東夏震駭奮旅徂征坐籌制勝解商丘之難攘彼兇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克懋官賞宜崇庸建上台宜賜真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殿邦之勳參論道之職俾爾嗣績光于前人荷國之寵章承家之不構敬慎厥德永孚于休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實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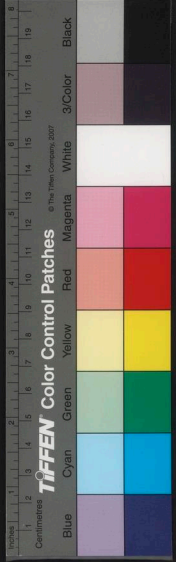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制誥卷第十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丑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固知省己姑務責人是

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及于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丑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固知省己姑務責人是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制誥卷第十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丑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夫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固知省己姑務責人是

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及于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丑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夫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固知省己姑務責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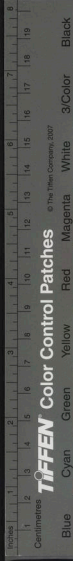




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  
於室家陷于困窮死于戰陣老疾廢養孤惻  
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為人父母得不  
愧于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嗣位迄今  
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厭  
亂思所以保安叶于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  
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  
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豁爾疵瑕復爾爵  
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美名藏王府  
子孫代代為國勲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  
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  
呼其祗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壽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  
未皇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壽官  
驃騎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負外置同  
正負兼試太常卿頓啜護波支惟爾乃祖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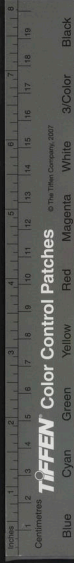


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勲書于鼎彛族列于  
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  
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  
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  
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  
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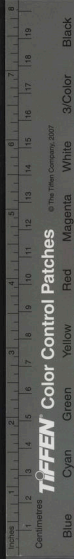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  
首亂中夏不安著戎乘豈侵敗封略道路梗

絕往來不通哀我士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  
歸還莫送朕未嘗一夕忘懷而事勢不及相  
卹興言軫念忽以涕流卿等咸蘊忠誠誓死  
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生在戎行長  
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  
敵衆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  
胄勲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  
日來月往三十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  
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倫名光史冊蠢動



道者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  
擬發遣待御等進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  
今改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  
韓朝彩等往彼宣諭仍便與西蕃交割御等  
宜通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携速圖進路  
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一  
勞永逸固不合辭御等誠節昭宣勳闢茂著  
到此之後當時魏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  
令優厚用答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

知感况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于內思安  
兆庶以絕戰爭遂與贊普約定好和集藩漢  
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疆場  
罷警于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官  
關贊普又遣師旅助討姦兇兩國交懽事同  
一體北庭去此遙遠信使難通於西蕃既非  
便宜在國家又絕未往永念士庶隔在殊方  
歸路無回親戚永訣為人父母實所感傷已  
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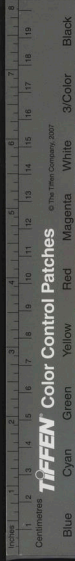


亦任便住各遂所安宜勉良圖副我勤想夏  
熱卿等各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  
以昏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  
日賊臣背恩構成媿疊天不長惡尋已誅夷  
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啜黑達于  
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為慰弟天資  
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隣敦信明義罷戰爭

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大和用寧區宇惟茲  
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為君之  
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  
其於廣被彼此何殊况累代以來繼敦姻戚  
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自茲以還情  
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  
此意所附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  
叶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  
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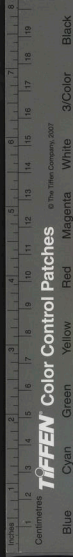


數多府歲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疋至  
末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  
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至彼  
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  
厚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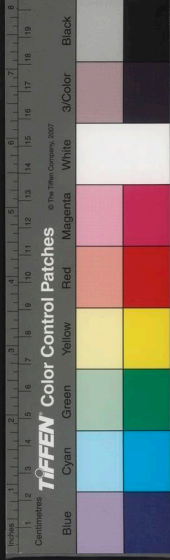
賜吐蕃將書

勅尚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  
悉之國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隣援悉人  
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

信讓為事不以爭競為心區域雖殊覆育寧  
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修  
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  
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  
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  
臣稱兵竊據城關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  
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  
上都但平寇戎豈惜訓賞遂許四鎮之地以  
答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



便自抽歸既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  
合更論朕欲為循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務  
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  
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  
以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  
親隣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  
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  
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  
當所論免許每年與贊普綠綉一萬匹段者  
本來立約亦為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  
為小事二國和好即同一家此有所須便當  
不恡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  
理贊普若須繒帛朕即隨要支分多少之間  
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疋亦當稱彼所求朕  
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  
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  
美無窮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  
兼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



並令趙聿口宣尚結贊論莽羅等嘗總师徒  
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士  
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  
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即發遣往今各賜卿  
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勅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  
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  
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

商量得御却來深以為慰昨者邊軍狀奏彼  
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明先有定分  
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漁必  
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  
効尤恐成交惡初疑界首遊奕少有乖宜不  
謂大發師徒漸加侵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名  
蕃軍此行未測其故朕自嗣膺寶位即與贊  
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為隣援懲戰爭之弊知  
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土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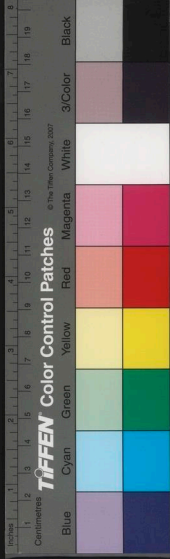


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土  
諸物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  
分毫不移信使交懽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  
以明徵豈有一事不行一言不言須令趙聿  
專往近方從彼却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  
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  
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  
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  
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

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  
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竊聞還奏以副所  
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即商  
量報卿卿涉遠而未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  
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尚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  
覽言辭即稱和好及觀事跡唯務侵凌矛楮  
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





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既言通好理絕相疑  
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  
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  
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為深損於  
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  
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既虧仁義之風何在卿  
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  
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遣使見卿欲  
得審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即收

斂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  
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即遣使與論拱熱  
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或密懷  
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為准  
擬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  
合有相問佇聞來奏以副朕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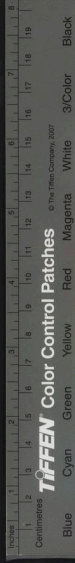
賜尚結贊第三書

勅尚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列卿所  
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勤勤忘敢和好上以成



舅甥之義次以結隣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  
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昔賢所難非  
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弘宣  
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  
略歎尚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  
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  
事頗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  
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  
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

蕃國及朱泚勃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  
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答成功  
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  
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  
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若耍四鎮北庭之地  
即合直以情言彼但說其誠心此亦自有分  
義豈假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  
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  
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既虧盟約且失禮儀



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  
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  
由力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  
罔謂盟誓可渝即當肆意所為不必更論和  
好儻欲守其前約敢以親隣去就之間固宜  
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道  
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  
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  
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  
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  
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  
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脩文偃武永安兆  
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為感美未經數歲  
遽有變移非獨見誚於四方亦將取笑於千  
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亦  
未即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  
務同和更無他意即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  
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



稱維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即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宜令速回討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可領也殊冷比平安好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奏草卷第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



稱維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即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宜令速回討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可領也殊冷比平安好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奏草卷第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建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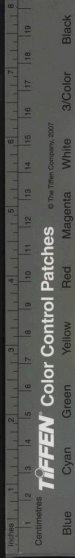
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  
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  
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  
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  
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翦莠此堯舜舍已從  
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  
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  
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  
不能自止故也况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

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  
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為沮  
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  
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  
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  
固願披陳職居禁闈嘗備顧問承問而對臣  
之職也焉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  
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  
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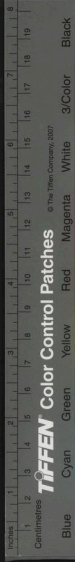
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  
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  
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  
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  
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  
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  
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  
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敵其兵柄者  
行軍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

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  
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  
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  
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僥  
遭誑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上亦未  
必皆是震心積慮果為姦逆以僭帝稱王者  
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  
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  
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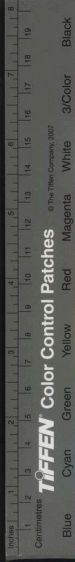
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  
使四五兒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  
十百相從是皆卒五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  
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踳  
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  
御教使人則例質嬰擊以為術數斯乃盜竊  
偷安之伍非不為不特負之資必下英神  
志期平壹若漢不讓通順之短不侔形  
力之大小不侔力之虛實不侔

持火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  
於閩濮管肉捶骨呻吟里間送父別夫號呼  
道路杆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  
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  
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  
之臣日月獻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  
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為臆度輒肆討論以為  
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  
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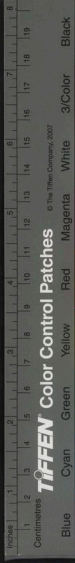
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群  
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  
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  
復為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  
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為唇齒陛下特詔  
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于時士  
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  
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陳深抵窮巢元  
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  
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  
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  
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  
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  
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  
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  
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  
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



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  
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  
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  
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  
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  
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  
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日前之虞或興  
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  
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  
幹顛瘁而根祗屢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  
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  
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  
之行賞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  
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  
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  
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  
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  
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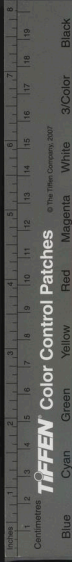


脩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  
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  
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脩近之道改行之方  
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  
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  
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  
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  
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  
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  
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  
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  
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  
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未滔卒  
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師  
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  
以纒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  
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  
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



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  
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  
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  
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邲  
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  
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  
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  
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  
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

有餘各懷顧瞻遽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  
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  
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  
襄野材糧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  
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  
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  
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  
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  
其重輕使懷老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芑還鎮



為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  
餘救不足罷閑右賦車籍馬之覆滅山東飛  
翦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  
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  
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  
此於紆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  
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  
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  
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芾三帥而已以攻必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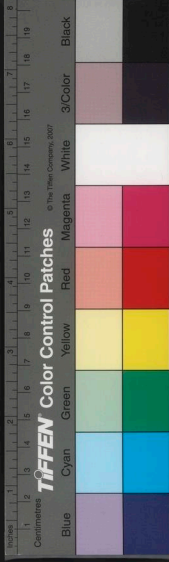
以戰必疆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  
力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  
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  
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  
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  
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  
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  
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疆者也  
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



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  
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  
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  
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  
危城設使我師志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袍  
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滅兵東征勢必  
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徒之則此得  
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  
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  
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固不興與亂同趣  
固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  
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  
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  
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  
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  
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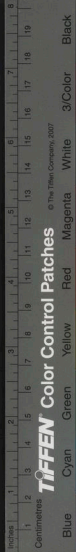


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夫  
重則輕移諸已落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  
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戎海內震疊莫  
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  
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  
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  
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  
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  
發輒輸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

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  
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  
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  
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  
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  
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  
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  
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  
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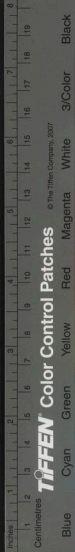
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又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高穎經制頗存典刑彊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戒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侵則涇渭為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





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  
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  
再安宸居城邑俱全官廟無實此又非常之  
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  
祐深矣故示大倣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  
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  
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  
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筭愚臣未達敢  
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乳懲艾往事稍益禁

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  
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  
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  
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過其奔  
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攝  
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蟲舉國來寇志吞嚙  
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  
蓋緣馬喪兵疲孫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  
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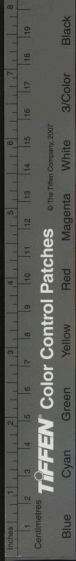
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  
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  
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  
吐蕃實和迴絕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  
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  
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  
賊臣啗寇黠虜竊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  
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  
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

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  
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  
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  
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  
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  
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  
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  
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  
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



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  
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  
岳戮朱滔攜然則徃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  
矣而患竟不衰徃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  
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  
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  
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徃事惟新令圖  
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  
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狗無已之求望難必

之効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  
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  
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  
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  
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  
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筭室廬貸商賈傾司  
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閔輔之聞徵發已甚宮  
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  
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



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  
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強則外  
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  
之在閩中者與藉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閩  
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閩中者與  
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  
者先後其本弁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  
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  
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

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  
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  
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  
言為諱中王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  
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  
無所諱避固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  
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閩中即  
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  
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



庸儒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  
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劾其狂鄙以  
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徹誠過聽愚計  
使李茂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  
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  
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  
真固亦無籍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  
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  
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徕畿甸具言京輦  
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  
動懷遠理合優答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  
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  
則冀已輸者弭怨見愛者獲寧人心不搖邦  
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  
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  
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奏草卷第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

宮闈及初行幸之事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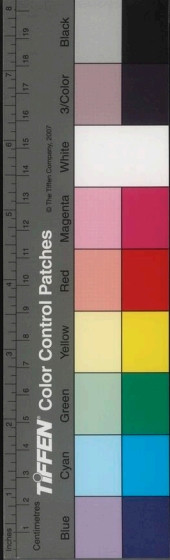
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

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陛下

涇原叛卒驚犯

責辭旨過深臣

舜至德之意臣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奏草卷第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

宮闈及初行幸之事目

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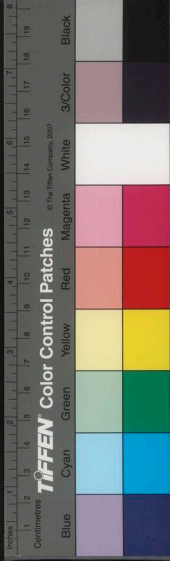
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陛下

涇原叛卒驚犯

責辭旨過深臣

舜至德之意臣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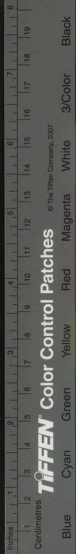
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令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日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

禮闈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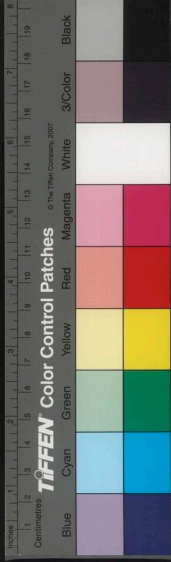


於徵呼膏血竭於筭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  
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  
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  
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  
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  
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  
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  
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  
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  
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  
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穀下尤嚴邸第  
侯主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  
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又甚諸方誅求  
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踴  
然而京邑閔幾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  
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  
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  
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



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  
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  
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  
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  
白晝犯關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  
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  
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  
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  
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

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  
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  
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筮祕術都不涉其  
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  
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  
罔不言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  
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



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  
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  
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  
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  
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  
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可保又

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  
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  
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  
履行得失而言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  
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  
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暴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  
殷之末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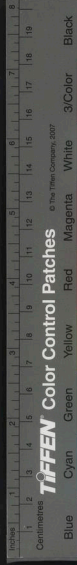
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為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准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

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齋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闕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為當然



曉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  
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  
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  
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  
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  
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尅勵而謹修之當至  
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  
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動思焉熟計焉捨

己以從衆焉違欲以導道焉遠儉佞而親忠  
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  
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片  
善片能以盡群材焉忘小瑕小忿俾無棄物  
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  
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  
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  
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  
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



下不寧昔太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  
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  
况陛下稟英資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  
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脩歲有不濟至如東  
此羣孽在再適誅淫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  
玄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  
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  
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  
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  
平豈止盪滌祲氛旋復宮闈而已愚臣不勝  
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  
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  
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成令  
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  
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  
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



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  
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  
惡者在歛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  
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  
未可安矣欲薄歛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  
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  
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逞雖施於德音  
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  
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

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  
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  
陛下先行之群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  
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  
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  
動搖之時在危疑而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  
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  
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  
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



必速蓋以言曰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  
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  
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  
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  
兩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  
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  
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陪  
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  
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關於下布下情壅

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  
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蹶蹶騰謗藉  
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  
蓋謂舍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  
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激  
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  
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  
直為此慄慄也臣謂宜曰文武羣官入叅之  
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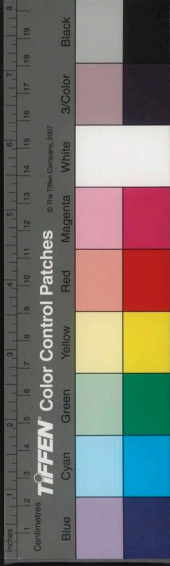
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除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咸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揔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速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謗為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戢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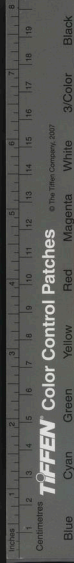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  
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  
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  
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  
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  
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  
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  
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  
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

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  
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  
頻煩黷冒豈不慙惶盖犬馬感恩思效之心  
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  
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  
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  
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曰入情情有通塞  
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  
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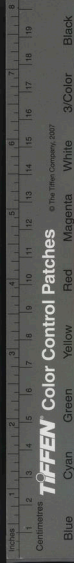
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在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泰。

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



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  
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  
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  
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  
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矣  
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  
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不過靡  
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洽比從人

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  
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  
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  
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  
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  
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  
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  
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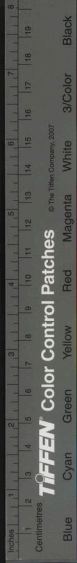
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魚然于中國欽然  
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  
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  
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  
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  
余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禁紂之惡曰強足  
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  
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  
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

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  
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  
君雖兩遇殊時所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  
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  
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  
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  
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  
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為陛  
下粗舉迄効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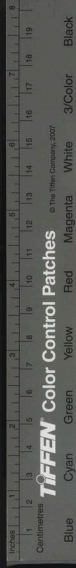
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  
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百  
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  
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  
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  
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  
無帶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諮訪  
謀猷詢求過闕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  
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

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  
臣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  
息征徭懲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  
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  
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遂命甄昇聽一  
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  
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  
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  
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



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  
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  
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  
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  
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  
之耿光浸遠中官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  
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關疇咨於大  
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  
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夫一也弊俗一靡餘

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孽倖亂朝聰明  
不達玄宗躬定人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尅  
已從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  
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  
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  
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  
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  
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  
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



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膏以頌美  
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歛為  
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  
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齟齬滋甚舉天  
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  
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  
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  
忠骸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  
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發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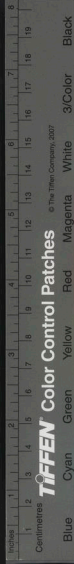
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  
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肯襟忘己應  
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  
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  
有親雖時繼艱也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  
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  
事亦宣諭德令謀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  
以容默性本仁慈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  
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





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破圖  
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徑削平而在躬以  
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夕浚恒太深  
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  
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  
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  
齷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  
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  
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退方不列

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承祖諭宇宙之廣何由  
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  
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  
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  
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  
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  
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  
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入之情偽盡知之  
矣列聖升降之故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



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  
僉諧蔽於偏信滅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  
賢善始本乎憂勤失金萌乎安恭今陛下將  
欲悔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  
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  
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  
遠迹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  
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尔已來反覆千慮  
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

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  
謹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奏草卷第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  
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  
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奏草卷第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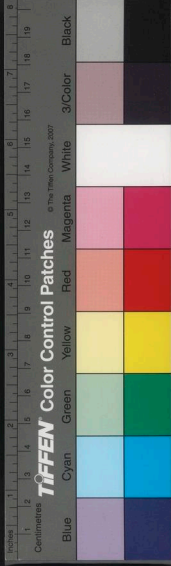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  
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  
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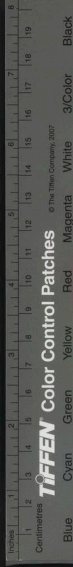
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為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

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風心久以自誓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春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群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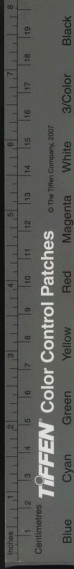
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  
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  
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  
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  
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  
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  
知人有邪直賢愚在靈之各得其所而已必  
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  
昔人有因壺而廢食者又有懼弱而自況者

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  
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  
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然後俾  
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  
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  
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  
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  
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  
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



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誠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効此

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而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



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

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





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徙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

矣茲由此滋善由此沮帝三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以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校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工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



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帥心自用肆干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

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為不審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適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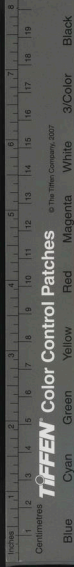
義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  
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  
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  
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  
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  
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  
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  
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  
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

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  
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  
事則存其可弃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  
極予以虧天下之理予以失天下之心故常  
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  
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  
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  
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  
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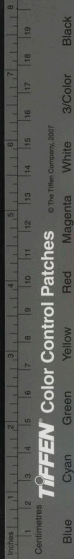
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  
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  
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  
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  
謂為下者莫不顧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  
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  
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顧達於上上  
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  
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

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  
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復此六  
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懷此三者臣下  
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  
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  
不聞矣上騁辯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  
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  
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  
以接物上恣復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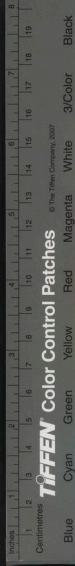
下之畏懷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  
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闈之重深高卑  
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  
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  
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  
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  
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  
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  
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

亂多理少從古已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  
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  
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  
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  
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勤弄若四子之可用必  
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  
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  
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咄咄而為晉  
賢臣絳侯未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



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為宰相  
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  
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  
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  
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語而謂盡其能哉以此  
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  
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  
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  
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

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黜績於側蓋惡視聽  
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  
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  
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  
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  
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為陛下懷愧  
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  
亦以是為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  
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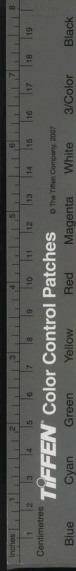
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動接下而不辯  
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  
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  
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  
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  
猶懼忠告之不詭况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  
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為國人之有  
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  
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濼集於邪聖

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  
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  
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  
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  
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  
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  
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  
知也其又違道以帥心弃人而任已謂欲可  
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



說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  
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  
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  
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  
試之矣舊典盡在啟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為  
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  
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  
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  
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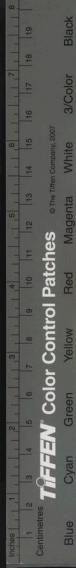
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火  
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  
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斯  
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  
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  
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  
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  
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  
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





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  
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  
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  
格入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  
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  
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  
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  
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  
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

徒有一子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  
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  
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  
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  
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  
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  
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  
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  
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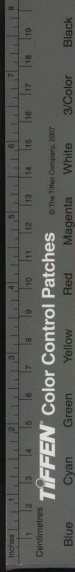


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愛虞  
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  
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  
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蹟  
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  
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又有克舜聰  
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  
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  
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

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  
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關亟行  
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  
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  
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  
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  
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



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  
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  
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  
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  
龍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  
復宮闈宗祐震驚尚愆裡祀中區多梗大慙  
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  
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率心痛自貶損以  
答謝靈譴豈可追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

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  
乞更詳思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翼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  
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  
滯不信御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  
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  
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  
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



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羨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皞皇與帝始摠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

獲袞袞納諂之讖得失不侔居然可辯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德於夙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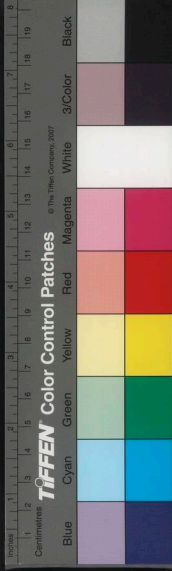


惟明主行焉謹奏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敕文示臣  
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  
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為綱  
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  
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  
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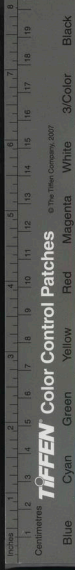
惟明主行焉謹奏

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  
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  
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賤微獲承  
訪議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  
誠發於中不復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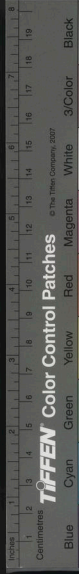
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  
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吐庶未達於暫勞之旨  
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  
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  
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官闈九廟鞠陷  
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  
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  
解遁寇尚存裂土叛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  
二豎又有顧瞻懷叛換黨姦其流寔繁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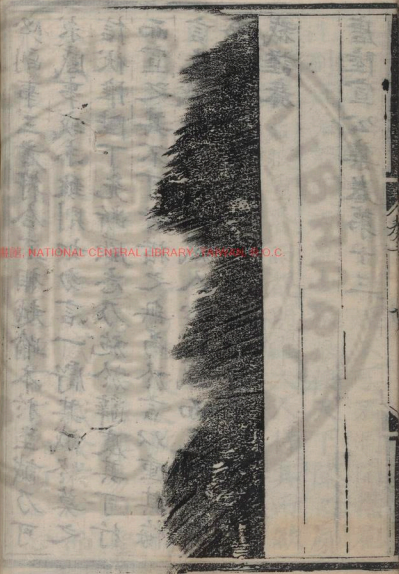
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  
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  
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  
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  
髡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  
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  
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  
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



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煙不可不洞開襟抱  
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  
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  
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  
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  
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  
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兩難易曰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  
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

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  
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  
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  
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  
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  
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  
裁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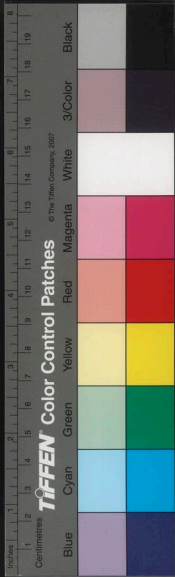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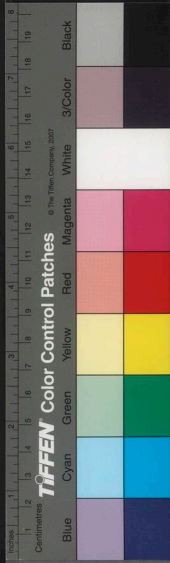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4191 v.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奏草卷第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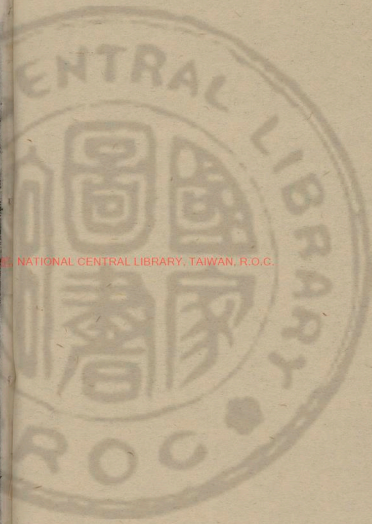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奏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慙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謀而思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之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關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胥骨供職曾何

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讐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領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家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



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  
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察誰不解體夫  
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  
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  
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  
官之中有未否事須旌利以激不從則望  
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  
敢獨辭殊差由臨賞傷大體不任醜懼之至  
謹奉狀以聞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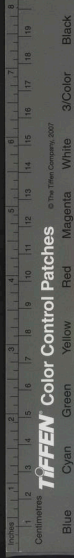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  
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  
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  
廉夫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  
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  
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  
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  
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



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  
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  
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  
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  
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  
匹夫之藏虧法夫入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  
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  
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  
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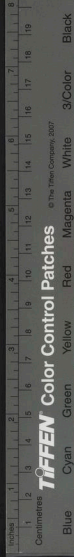
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  
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  
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  
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  
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歲未歸太府而  
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  
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  
今近以寇逆亂常鑿與外幸既屬憂危之運  
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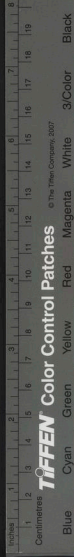


觀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眩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項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汗兇徒內

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克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較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譏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



終泄其惠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豎  
亂于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而  
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  
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  
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  
之圖百里時惠其尚小齊宣之圖四十里時  
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  
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  
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  
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墮利  
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  
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  
物情雖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  
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  
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  
珍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  
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  
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



願陛下惜之慎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  
憂追戒平居之事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  
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  
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  
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壞異織麗一無上供  
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  
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  
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琴網乘輿有  
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  
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  
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義具行之又何疑焉怯  
少夫多廉賈不處弱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  
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  
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  
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



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  
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  
刺史語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  
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  
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  
朝士船次對見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  
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  
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  
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

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  
思量不測其故意况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  
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  
如此來語此人性行否無與朕子細思料若  
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  
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  
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  
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脩  
勵慕為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



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為本議人物則以魏  
元忠宋璟為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  
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  
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為人必不至  
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  
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  
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况乃見稱名流獲踐  
清賈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  
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上

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  
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  
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  
是從一等高量復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  
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  
在但垂齷語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  
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  
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  
也夫明則固或辯則固究惑莫於於逆詐而



不與明寬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為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秦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

已上一人任衛史中丞

裴謂

曾江金吾將軍

曾任京兆少尹周皓

曾任冊國練觀

裴冒

曾任宣州刺史

殷亮李舟

已上一人郎官

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

濟

已上一人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

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

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耻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叅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譴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實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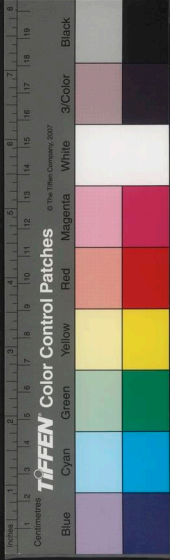


奏四  
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  
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  
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永舊亦聞  
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  
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  
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  
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

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  
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  
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  
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  
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  
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  
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  
慮有翻覆曰美其軍威強懷光大自矜誇轉  
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



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季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充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宜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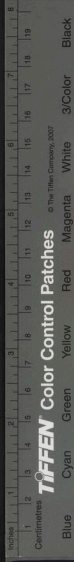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





晟李達微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  
益成功祗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  
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  
先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  
疑懷先養寇蓄茲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  
互防飛誘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  
遂構俾之同覆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  
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  
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  
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  
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  
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微惠元勢轉孤弱為其  
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  
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使遣  
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  
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  
至營即日進路懷先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  
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

晟李達微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  
益成功祗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  
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  
先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  
疑懷先養寇蓄茲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  
互防飛誘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  
遂構俾之同覆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  
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  
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



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  
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切  
當疾而疾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  
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  
而不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變  
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折之各  
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  
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  
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  
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  
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  
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  
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  
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  
虞鏡虺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聲陳芻  
蕘惟所省擇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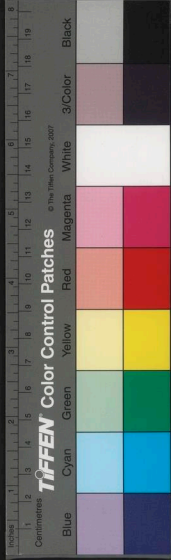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  
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  
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  
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  
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  
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  
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  
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  
有之不足充望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  
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  
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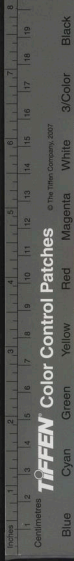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  
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  
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  
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  
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  
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



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貢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流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肯以為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言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致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齊之以虛則耗置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

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貢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流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肯以為試官虛



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  
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  
義達其變相煩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  
則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  
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  
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  
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  
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  
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  
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  
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  
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  
則授無費祿受不古負然而突銛鋒排患難  
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動効者又以是酬  
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  
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  
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  
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



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負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官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冒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奏草卷第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荅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荅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敕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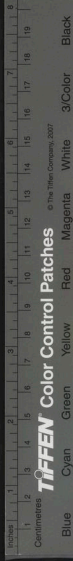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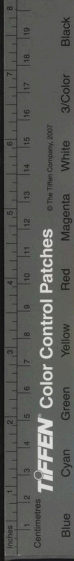


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  
撥將歸以禮奠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  
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  
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  
拔擢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  
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項在翰林與臣久  
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  
旨順承則違於臣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  
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

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  
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  
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  
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  
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  
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圓諒直者嘉之  
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  
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  
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報立司過之士



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  
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諂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  
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  
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  
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  
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  
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爭為揚  
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  
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  
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  
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  
覆輿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  
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惡協  
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  
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  
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  
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



入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  
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  
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諂言聽與誦  
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  
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  
議任居宰衡獻替弼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  
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恠也  
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與誦乎矯激過深  
不猶愈於諂言乎晉文聽與人之誦而霸業

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  
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  
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  
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  
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  
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  
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  
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消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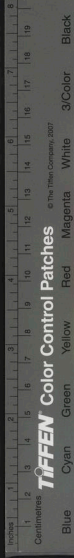
不過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一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貞庶績咸熙萬邦乂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

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群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况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

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腑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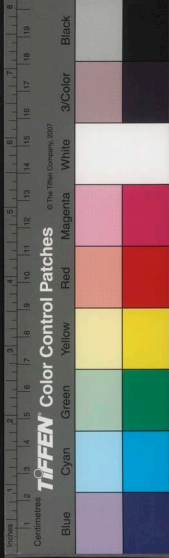


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叅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荅論姜公輔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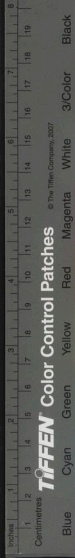
右欽漉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

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實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祗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憲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玄妙非凡所窺如臣情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



冀錄微歎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  
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至聖則臣直今陛  
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  
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  
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  
萬機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  
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  
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  
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

物理使無紕繆是由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  
乃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  
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  
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  
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  
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  
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  
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  
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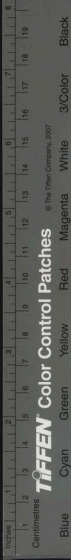


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  
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  
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  
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發言諫苟  
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  
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  
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  
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  
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

明忠言者利於行而拂於情唯計慮至熟乃  
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  
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送用兵權  
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  
今之元兇乃其舊帥攻下則楚琳助亂剽門  
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  
寄于他上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





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  
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  
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  
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  
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  
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  
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  
莫見憂覽其辭情可謂流涕若夫於應接則  
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

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  
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  
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  
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  
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  
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啟事  
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澈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版比緣



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  
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  
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  
從一從一亦甚驚惟不知事由蕭復奏事戶  
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  
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  
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  
逃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  
有過當之虞夫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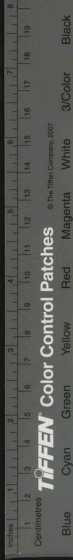
何則駐蹕奉天也雖已甚况又不駐艱危可  
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  
驚憂梁岷之間窮隘恃甚輦輓攸止資奉實  
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  
奉迎於西蜀韓況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  
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  
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  
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筴之男共承昭  
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



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  
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  
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為  
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  
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  
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  
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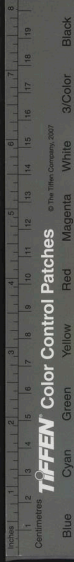
為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  
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  
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顯顯日望上達今  
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  
收汲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  
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  
臣實疑之儻慮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  
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  
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



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  
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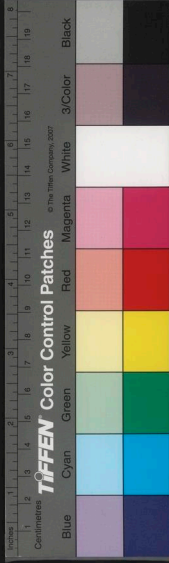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  
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  
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  
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  
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  
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摠百揆者與  
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  
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高恢弘卑務近  
細是以練覈小事紀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  
維御萬樞選達庶長摠綱而衆目咸舉明通  
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  
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曠而黜其  
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  
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  
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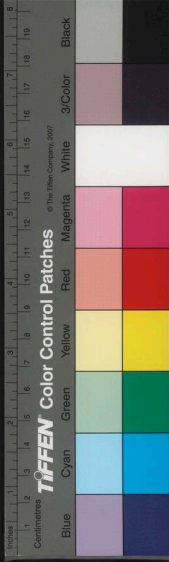
奏五  
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  
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  
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至  
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  
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  
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  
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  
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  
智弥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  
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  
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  
虞亦已甚矣漢高竒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  
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  
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  
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先武寬容  
博厚而馬援輸其欵成豈不以虛懷待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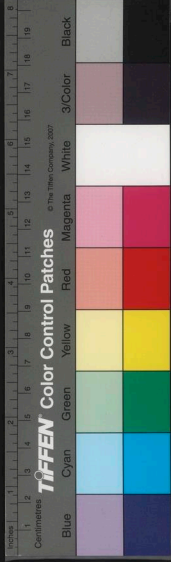
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  
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  
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讎有矣臣故曰茲道得  
失所闕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  
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  
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  
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  
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  
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

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不見疑著勲業  
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  
搆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  
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  
德而違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  
徹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  
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  
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  
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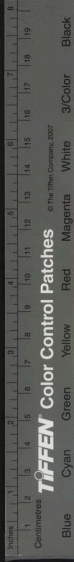
順旨是為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  
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  
歸歎者繼獻丁闕下陳謀諫夫者爭詣于禁  
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  
願盡輟沐浴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  
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  
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  
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卒皆優容以禮進退  
如此則海內風靡焉然歸心賢惡咸懷小大

畢力輩爾也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  
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  
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  
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狹  
姦跋阻陳完黨強狡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計  
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  
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  
容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  
然於園闈一也既杜出入勢同控宇解釋無



期死生莫則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  
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  
稀而立封殆絕矣循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  
弥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  
取容唯揣樂聞不交失實咸言聖謀深遠宗  
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  
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  
潰寇亂愈滋遂至戰下生戎官闈不守權  
下能於此際遽款人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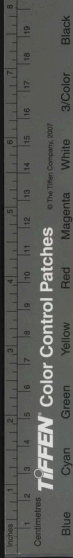
忌之寃而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  
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  
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  
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安臣固知尋  
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闢滇于始  
又失圖未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  
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此未平懷光繼  
叛都邑城闕揆揄迭居開輔郊畿材狼雜處  
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懸於連山杖策從





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  
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  
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  
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  
乃遊蓋悅近者來遠者資懷小者致大之術  
也竊料邢達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  
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  
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  
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負次但優其選序必

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  
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  
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  
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  
尊郭隗賢士繼往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  
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  
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  
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  
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



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奏草卷第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

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

狀

鑿駕將還宮闕論設日狀



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奏草卷第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

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

狀

鑿駕將還宮闕論設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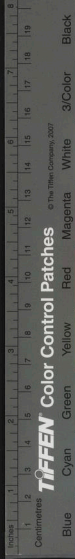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通得渾瑊奏吐曰尚結贊  
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  
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  
抽兵迴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  
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

其成功今忽抽軍迴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  
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  
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  
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  
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迴歸乃是  
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湊口奏訖伏恐未盡  
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  
者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  
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



為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  
已來近事准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  
方靖中夏未遑外虞曰其乞盟遂許結好加  
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  
說曰細事責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  
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  
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摠戎在  
邊固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  
通留持疑竟不特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  
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願六由茲促禍及皇  
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著兵以寧內難  
親倚之情弥厚屈就之事亦多材狼野心曾  
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  
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  
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垂躡欲待之合  
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茲且驕曷望成績非  
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  
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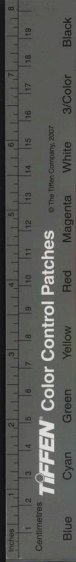
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  
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  
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  
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惠蕃戎之  
奪其功士之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  
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  
百姓畏蕃戎之未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  
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  
不得不堅忘我之師堅寇之衆戒心變詐復

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  
資其亂耳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  
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  
越之際乘賊此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  
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  
兩時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  
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  
居賊必耗亡我力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  
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



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  
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魂神降之災  
觀機若瞑違厲自道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  
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  
也且賊此之亂始於暴兵因征役之繁與乘  
衛禁之闕備誘翦群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  
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  
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  
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  
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既揚  
昏稔自斂蠢茲狂悖又合殲夷頃屬懷光昏  
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  
無施厲階猶梗令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  
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殲晟諸帥才力得  
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  
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  
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愚滅  
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

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  
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  
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  
休顏韓遊環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  
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  
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動於砥礪以昭  
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  
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  
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  
取機便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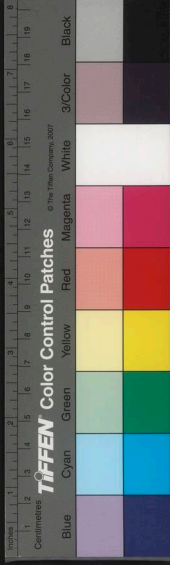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  
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  
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  
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  
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師稟命則  
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  
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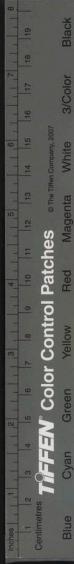
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  
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哉其於  
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  
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  
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  
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  
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  
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  
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機

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  
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  
以長亂繁刑喪師感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  
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兩繫尤切蓋以寇盜  
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  
國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  
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  
書教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  
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聖誅豈皆樂



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  
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  
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  
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  
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累行罰徒命者又  
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  
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  
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  
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  
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敢以付授之義固  
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  
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旨務送簡要慎  
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  
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  
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  
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  
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  
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

奏  
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  
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  
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  
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  
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累行罰徒命者又  
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  
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  
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  
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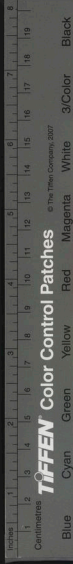


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  
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  
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頻被  
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  
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  
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  
不念忿心頗從與議以臣蠢戇竊謂非宜李

楚琳乘時艱危俯擾岐下賊殺戎帥欵結兇  
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  
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  
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  
告啓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為盜  
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  
北遂將叟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  
之中洵洵群情各懷向背彼勝則徃我勝則  
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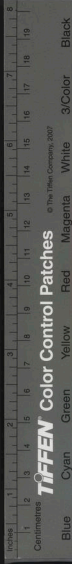
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  
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  
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  
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  
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  
若徇禍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  
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  
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聽馭朝稱  
兇悖夕謂忠純始為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  
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  
理獲金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  
業也置射鈎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  
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  
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  
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  
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  
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  
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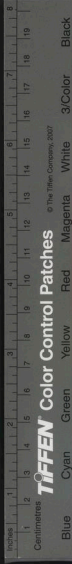
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  
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  
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豎儒  
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  
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此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  
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

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  
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  
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  
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  
宣不穩便者陛下惠靈執御仁洽庶寮念隨  
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  
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  
膺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  
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



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  
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枉直  
唯聖兩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率其  
庸則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  
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  
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獲兇逆  
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  
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  
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興再遷天禍  
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  
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  
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  
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  
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  
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於公議乎况於介冑  
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  
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群司以分其私



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激必將沮戰士激  
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  
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  
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  
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  
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  
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  
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  
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

議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襮袂指天拔劍  
擊柱偶語謀反證詳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  
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讐益非息倖競進  
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  
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  
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  
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

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人臣  
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  
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  
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  
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  
照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  
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  
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  
靈降康兆庶歸德為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  
宮闈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  
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太業者乎今渠魁  
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  
瘵之眚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  
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  
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歿  
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  
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  
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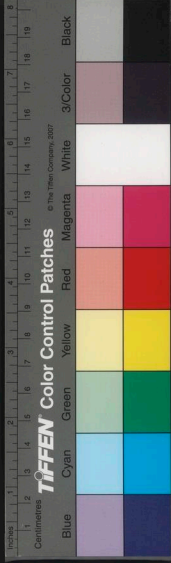


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  
人為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  
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之使翦  
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  
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  
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  
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  
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  
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

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  
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令所務莫大於斯誠  
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  
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  
撫有功綏輯黎烝優問耆耆安宓反側寬宥  
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  
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  
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中櫛之侍是皆宜  
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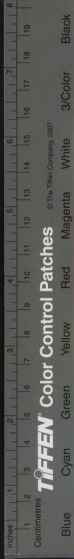
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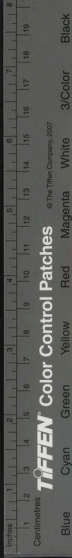
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忘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念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鑿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奉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為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上於頒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入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矣恤暫勞各應



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  
號畏途緣側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  
里之內厯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  
遇積雨滯浸羣峯樹流巨石崩奔旬殷相繼  
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  
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黃遽殃皆不  
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况萬乘時行千官  
影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  
或登路滾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  
之馬微驚縱有億筵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  
慮其可得乎又或霖滯更深谿澗皆溢連路  
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  
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  
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  
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  
陛下欲速之情但願以不達為慮耳儻迴睿  
旨少俟開晴則叢期肆筵涉路無滯不疾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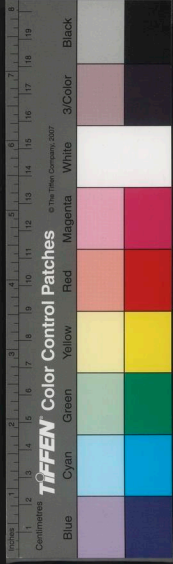


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群議  
輒以上陳僕慙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  
恕其罪朕朝未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送朱  
泚則是逆人今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  
如此應難釋汝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  
送逆之罪法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  
恕陛下所議於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

援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  
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  
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  
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  
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  
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  
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摠帥退闕亂兵遂為  
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此既反狀未露貴  
先安得勿從已受邀而遂遭劫制身縻偽職



兵隸完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  
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  
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  
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  
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獄蓋緣獄疑罪疑  
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  
光未殲希烈猶熾遺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  
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  
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  
亂攸生宥之以息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  
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思  
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  
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  
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  
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  
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  
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  
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



附而重攜浸長屬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法  
更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  
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  
敖曰為之柰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為誰帝  
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敢窘我良曰今急封雍  
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  
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  
常制安反側者固合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  
之美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慕逆矜

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  
慮尚勞依違徹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  
凡非首惡皆願逆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  
風而化消菽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  
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  
惟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  
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



奏  
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猪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遠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

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關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目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負豐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微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





權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准。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乎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虜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大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喪亂。而長茲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禱。且負嫵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琳卒伍。凡材。斲養賤品。曰時擾攘。狂非有陷堅燼敵之雄。出奇制勝之。鼠乘夜睚眦。晨光既升。勢自踈縮。今郊畿已文武衛方嚴。汗隴鎮墜於其西。邪涇扼制



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瓊芳之  
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踟躕何惡能為顧  
陛下姑務舍弘普安反側促駕過上錄功犒  
勤敷肆膏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  
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摠岐  
隴之師則彼承詔以榮奔走不暇安敢薑介  
復勞劬勦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  
為後圖仰希睿慈試更優獎 慮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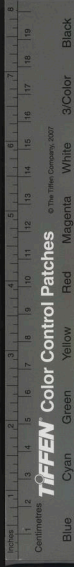
收河中後請范之狀

昨日欽湊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  
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可覆宜令  
欽湊奏來者兇梗鐵盪閔畿廓清寶聖謀廣  
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慶置大略已  
附欽湊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薦其  
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  
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  
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  
以屢徵幸得不可以常覲覲居福而慮禍則



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  
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  
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  
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  
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  
亂階故激臣姑以主禍為慶而未敢以獲福  
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  
而隘於含容或以之勝而輕於戰伐故又喜  
之討涇上之瘡痍亦千崇義之征漢南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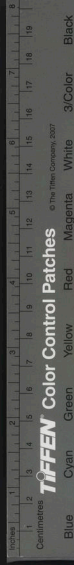
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  
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  
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  
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  
危疑者慮猜譖之災及遂乃蠡結以拒討狼  
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隄夷盡三輔而盜京  
邑鑿輅為之再駕行官至於合圍于時海內  
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  
於一城邦國之抗醒艱也綿綿聯聯羞包秦



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  
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  
庫劔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  
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  
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  
知贖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  
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蒸  
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  
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敎之際聞者莫不涕流  
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為之歔歔誠之動物乃  
至于斯懷臯鳴以好音消稂沴為和氣由是  
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  
以請罪觀蒙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劾勤流亡  
凍餒者希保於室家也戎戰爭者翼全其性  
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  
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  
來叢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  
化洽是則聖王之教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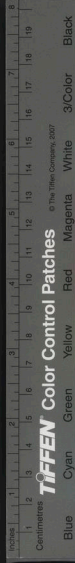


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  
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  
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  
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  
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  
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  
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  
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斂  
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  
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  
加無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  
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楔偷擇肉於馳道河  
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  
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  
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  
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  
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  
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



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王偷安之輩懷生  
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  
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  
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  
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  
焉人為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  
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  
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  
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

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  
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  
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  
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  
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愷強之由  
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  
故書曰惟于戈省厥躬又曰舞于羽于兩階  
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証也如或昧於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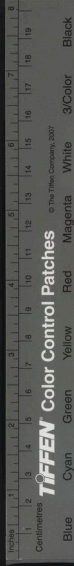
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  
未乎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  
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鎡鋒叛者  
未賞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  
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配  
以困於紆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  
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監境罹殃  
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孽禍結變起百端故  
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

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李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  
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  
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  
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  
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  
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  
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  
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



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敍哀痛之情悔  
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  
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  
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  
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草而易辭具脩  
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  
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  
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  
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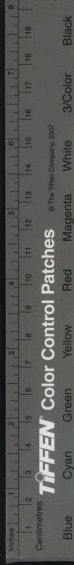
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  
則求欲山東群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  
中之地密近玉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窮  
除之爾今若改轍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  
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  
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  
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  
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  
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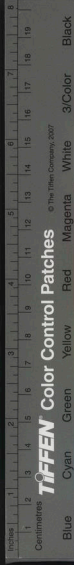


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  
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憇憂同者  
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  
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葦孽息肩  
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  
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  
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  
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  
禍機一發難可復也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  
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  
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  
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  
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  
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  
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  
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  
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  
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

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  
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  
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  
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  
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  
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  
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  
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  
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



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  
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  
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集珍寶衆慝  
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  
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  
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汚之黨  
悉無所問赦淮南僭逆之罪威與惟新蠲貸  
疲暍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不  
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  
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  
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  
將曰淮南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  
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汚之黨且宥  
矣吾屬何病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  
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驕信乎其罷征矣凡  
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  
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  
乱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



廷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顧逆也  
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  
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  
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  
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  
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  
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  
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  
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

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幾宜復興  
戎役潰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  
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  
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  
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千憂惜在  
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  
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  
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中書奏議卷第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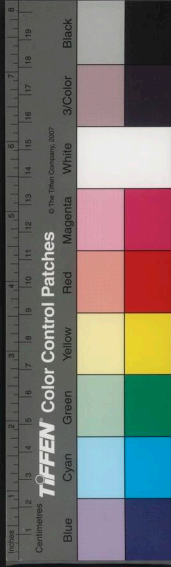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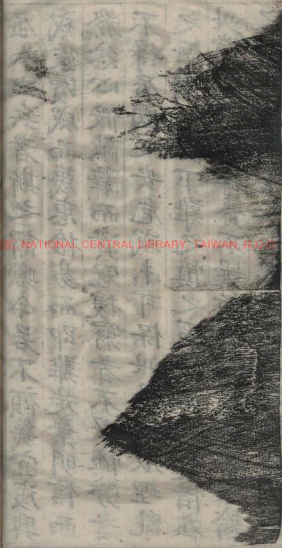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

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  
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中書奏議卷第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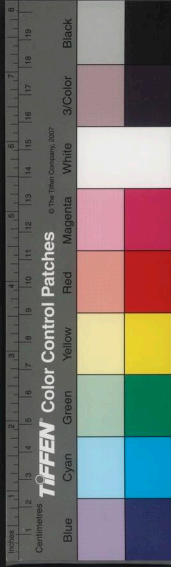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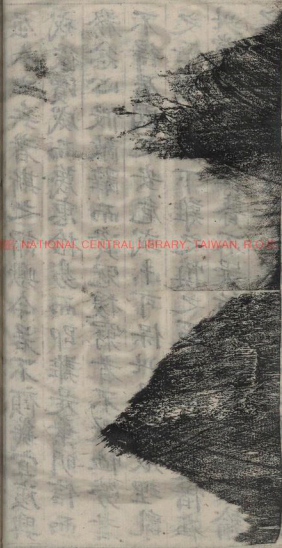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

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  
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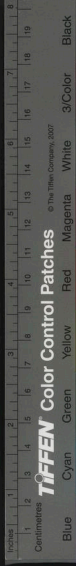
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諸憂過蒙息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

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岡為大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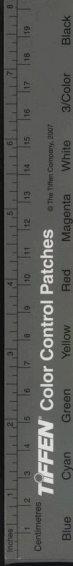
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  
大官而大臣得自東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  
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  
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  
關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  
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  
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  
有成効者請而命焉故晋代山濤為吏部尚  
書中外品貧多所啓 宋朝以蔡廓為吏部

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  
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  
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  
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  
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  
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  
制勅所命者蓋宰相高議奏可而除拜之也  
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  
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



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  
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  
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  
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  
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患是使周行  
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  
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索苦  
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  
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

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  
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  
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  
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  
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  
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  
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  
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  
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





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  
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  
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  
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  
夫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  
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  
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  
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官舉人總至十數或非  
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  
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  
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滿口上煩聖聰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循物情因  
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  
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  
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關所  
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  
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諍慮其終終始之間  
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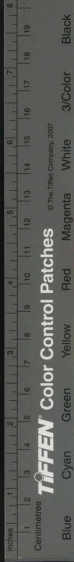
矢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淳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慎不辯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

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入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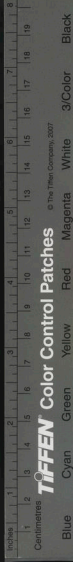
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  
考實此乃謀夫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  
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  
六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  
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相公  
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  
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  
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  
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

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  
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  
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匪果於行唯以硜  
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  
憂其害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  
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  
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無受賄賂不  
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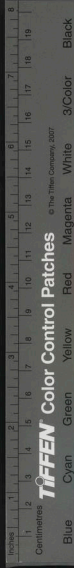
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

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敏以暗提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諸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



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察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閭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以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

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察物議，悠々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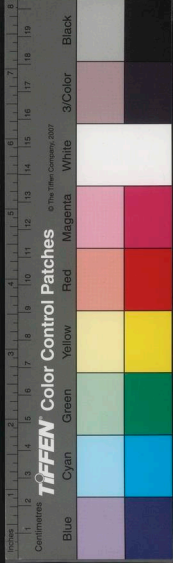
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  
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  
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  
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  
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  
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  
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  
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  
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

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  
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  
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  
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  
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弥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  
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  
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  
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  
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



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備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乎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盖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周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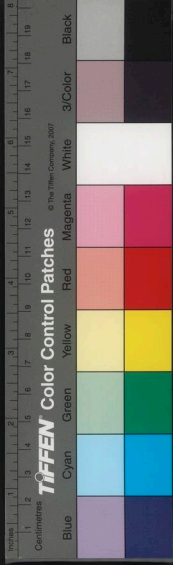
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克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為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差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



同假使聖如伊周時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  
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鄉人比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  
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  
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  
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  
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  
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

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  
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  
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  
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  
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  
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  
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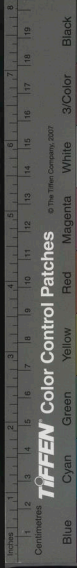
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  
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  
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  
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  
邁禹湯怒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  
所以僣悅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  
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  
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  
借訪類人行程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

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  
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  
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灾臣  
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  
退省其私言則頗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  
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况乎事或  
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首其  
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規聽所願  
事皆覆驗則莫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



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  
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  
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  
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震安樂而憂及困  
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  
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  
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  
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  
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  
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  
其詐欺亦當遣使臣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  
說忘惠卹之大猷夫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  
害已甚申奏亦頻繼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  
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  
示憂閔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  
寬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没居產都盡父子不  
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



慶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  
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  
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嫗  
之恩需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  
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  
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  
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  
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  
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

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  
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  
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  
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  
黨坐累其徒寔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  
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  
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  
遐迩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  
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



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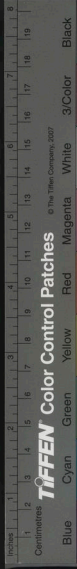
論淮西管內水損虔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  
擇宣慰使此道六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  
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  
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  
王臣或有昏迷不寔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  
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  
闕責當有歸在於縮吐豈任其咎陛下息師

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  
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  
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  
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  
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為計也  
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  
冢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玉豹則請因  
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  
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



乞糴于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恣而益於寇  
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  
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  
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  
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國擒辱  
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  
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恤鄰救灾矧君  
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爭議者多謂淮  
右存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不然必若

與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灾幸濟已喪德  
攻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  
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  
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  
撫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  
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  
義寧人負後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  
迹從化猶有覓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  
自取覆亡尚云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關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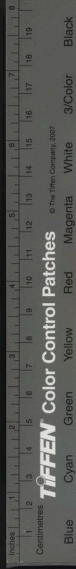


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  
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  
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祈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  
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  
對趙憬孰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  
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對  
進來卿又頻與苗蔡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

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  
嘗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  
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  
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蔡兄弟並  
改與在外開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懼  
家天慈屢降深旨慰春稠疊誨諭周詳骨肉  
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  
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智謀群官始終  
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



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功唯忠當輸聲忠節匡補  
聖獻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  
溺臣必不回固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  
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  
去冬薦入預於銜衛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  
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  
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惜於付量推理輒發以  
趙慄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  
間不知避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愆愚曲加

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  
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彭無隱之誠以申  
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  
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  
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  
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  
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  
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  
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



憬得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  
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  
與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  
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機宣之使言猶未  
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落汰既難機務斯  
雍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  
更賜裁震苗桀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  
補闕起居負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  
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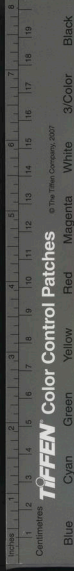
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桀先父常有過  
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  
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  
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  
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  
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  
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冀而  
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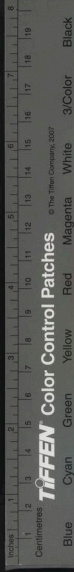
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  
枉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滋  
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  
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  
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  
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責辱詞皆近  
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  
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

晉卿跡實姦邪繁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  
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  
繁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  
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遂謂之掄材則失序謂  
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繁等受錮於聖朝晉卿  
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  
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  
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  
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有聖王懼逆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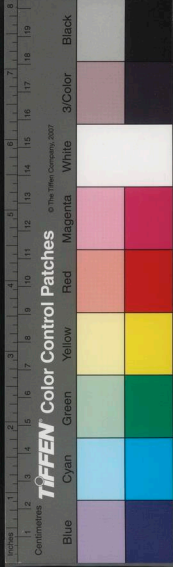
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請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在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叢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

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合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增嫉丕祭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嫵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以省祭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



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  
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  
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  
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  
凡鄙寧忘顧私家亦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  
自刻慎勉脩廉隅者盖由負戴厚息尸竊大  
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  
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  
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各行特操杜絕

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  
臣以清謹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  
有乖理道或恐貪憚之輩務逞無狀之求巧  
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  
胥吏未派苞苴微賂或違遺臣猶知慙况  
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  
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  
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  
觖望弥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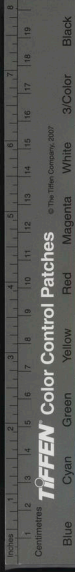
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  
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條除唯於犯賊往  
徃不赦豈不以貪饕為孽殘蠹最深至於士  
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  
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  
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  
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可  
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為罪不可  
容朝廷之制曰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

賄是亦無恥而不怒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  
不敬也是人之表也迹臣不可不慎也是人  
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迹  
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察孰為不可朝廷取  
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  
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  
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也  
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  
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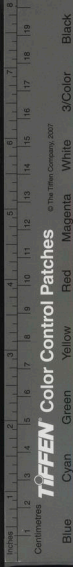
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存屬多  
故有加無疹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  
憫愧熬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今已  
困之咎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鞅靴之  
類受之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  
四方誅求止於鞅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  
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  
眷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  
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

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  
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  
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  
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實是將感  
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  
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  
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  
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  
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剥者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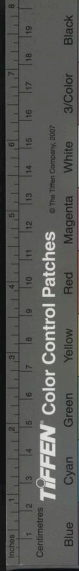
公忠巧飾玩好者僕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  
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  
蝨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  
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  
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  
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  
鞭靴不已及衣裘衣裘不已及弊帛弊  
帛不已及車輿車輿不已及金璧日見

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  
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  
聚斂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  
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  
閭之不願輸貸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  
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  
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  
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  
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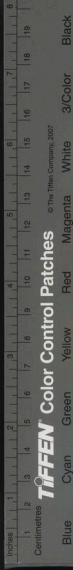
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  
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  
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  
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未  
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  
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  
郡國無未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  
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  
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

大懲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  
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草一弊亦喪  
一美焉曩興師待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  
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  
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  
追懷前脩寔用心熟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  
之理以惑陛下斯不誣上行私之甚者乎  
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  
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



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苟以持公器則姦  
亂之興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  
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彰也君人者特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  
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  
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

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  
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  
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  
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  
資於來也則薄其贊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  
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  
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又朝廷  
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  
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





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觀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佞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懇悚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中書奏議卷第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暎齊抗官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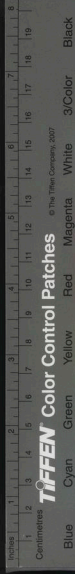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邇州鎮儲蓄

軍糧事宜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

易進奉事大實懼關供臣今欲左判官就安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中書奏議卷第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暎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邇州鎮儲蓄

軍糧事宜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

易進奉事大實懼關供臣今欲左判官就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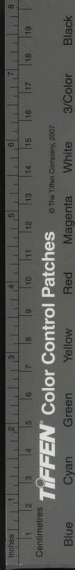


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  
隱欺希顏奉宣聖旨依者遠國商販唯利  
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  
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  
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  
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積中  
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  
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  
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

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至化法宜當貴  
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二土中使外使  
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  
思奉職孰敢關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  
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  
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  
摠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



賦各有續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  
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  
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  
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  
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  
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務  
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  
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  
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

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  
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  
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  
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  
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家宰制國用  
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  
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  
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  
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剋則生患



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  
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偽無耻  
豈獨有識深鄙兼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  
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  
貽殃老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  
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  
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  
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  
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道憬眼疾疥瘳後

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  
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暎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暎替李衡緣  
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暎齊抗既是當家同任  
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暎齊抗同姓  
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  
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皇李兼鄰接  
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迓軍城此例甚多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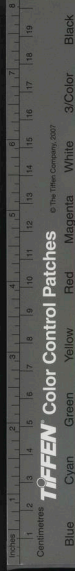


足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暎抗  
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暎禮部聖  
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  
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  
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伴居其任皆謂當才  
若蒙追赴闕廷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  
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 緜邊州鎮儲

蓄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  
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裳歲時宴犒先後  
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  
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  
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  
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  
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  
朝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完醜匪茹寇擾  
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



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  
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  
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  
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  
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羗之議先  
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為國之大事勇者  
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  
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  
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庶幾甲兵分守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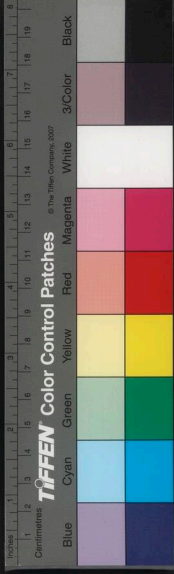
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  
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  
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十近者猶過其  
半犯雪霜跋涉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  
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  
之不充其餘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  
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  
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  
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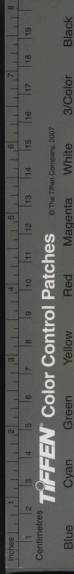
用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踈矣  
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  
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  
詞其事未遑足為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  
尚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  
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  
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淳詞今  
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  
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下為之怒

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  
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  
成謀然則墮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  
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  
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  
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  
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  
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非當  
蓄歛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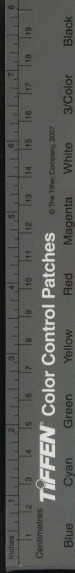


蕃醜之暴掠懲逸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  
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  
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  
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  
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  
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  
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  
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  
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

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  
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  
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  
闡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  
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  
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  
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  
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配庶蕃畜牧  
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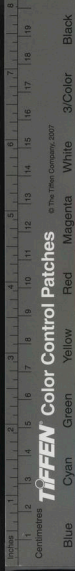


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  
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  
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  
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  
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夫臣故曰措  
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  
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  
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  
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  
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  
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荇麥必歸於公廩布  
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  
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  
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  
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  
果能用之是謂長筭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  
明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  
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歲遇災而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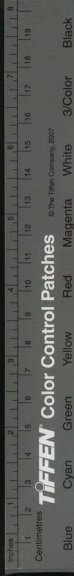
食者則莫揆之糧抑使收糶遂使豪家貪吏  
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因乘時  
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  
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糶於軍城取高  
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  
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  
示人不誠每至和糶之時多支絀紵充直窮  
邊寒馭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  
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

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以偽應之  
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通行欺罔不  
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  
貨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  
加價為美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  
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  
帳偽指囤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  
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  
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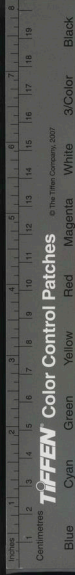
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  
為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  
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  
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糶  
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  
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歛食  
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愛其利農  
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  
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

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糶務農陛下以理貴  
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  
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  
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猷納而職司之  
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盡如焚灼輒復効其  
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  
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  
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而宜請為陛下致  
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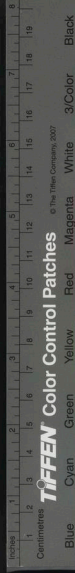
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摠  
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  
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  
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  
王者所都萬方輻湊入殷地狹不足相資加  
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  
兩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  
泝河滑湍險之艱兩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  
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

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  
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  
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口和糴既易集事又足  
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  
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  
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  
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  
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  
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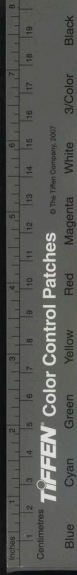
八卷  
七  
熬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  
雖有厚賞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  
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  
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兩頒給用亦廣所  
以不計糜耗屬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  
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  
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  
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魚月之儲閔  
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

至使郊畿之間烟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  
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閔  
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  
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因穀  
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  
加倍吐蔗匱乏流庸頗多閔輔以穀賤傷農  
宜加價糶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  
減價糶米以救凶灾今宜糶之憂則無錢宜  
糶之憂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



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摠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入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湖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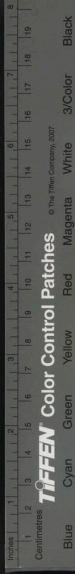
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閔輔存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度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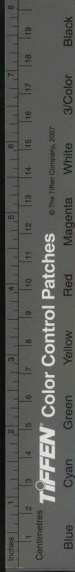
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  
源由迨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  
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  
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  
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  
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  
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關今歲閏  
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  
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

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  
合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  
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  
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  
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  
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  
舟船無用則壞爛莫脩儻遇凶災復須轉漕  
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必生弊  
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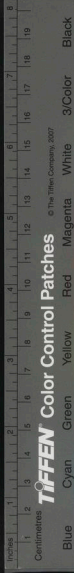
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惠於他時  
慮遠防微是其均齊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  
所運之數以寔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  
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  
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  
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  
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  
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  
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

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  
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  
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  
六十四萬貫文節級兩減運腳計得六十九  
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二十三萬貫數內請支  
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  
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  
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  
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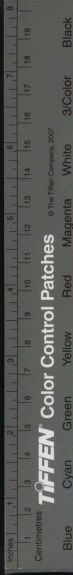
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  
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  
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  
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廊  
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及原長武平  
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  
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邛州  
縣各於當糴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  
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

三早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  
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糴而於江淮  
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  
綾絹絕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  
寒敝歲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  
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  
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絕綿四色  
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  
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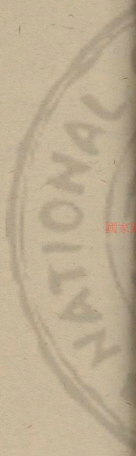
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  
許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  
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  
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  
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  
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  
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  
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  
報中書門下摠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

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米秋若遇  
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  
脩以計則有齎以守則可以以加兵則不憂  
所至之食以斂糴則不為貪將所邀恢疆保  
境者得以遂其謀盛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  
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庶人莫  
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  
况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  
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



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  
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  
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  
自當畏威繼迷歎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  
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  
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糶數  
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  
封進聽進止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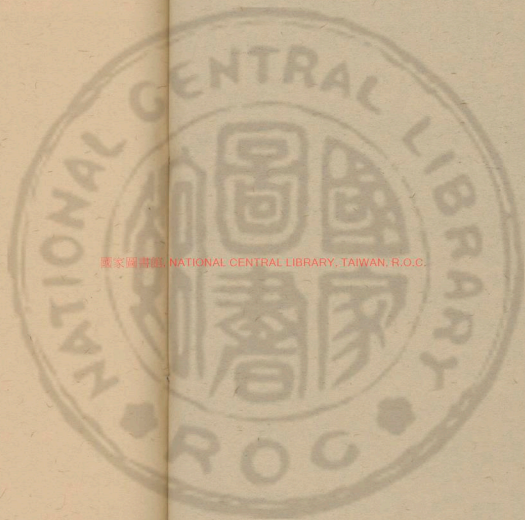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4798 v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中書奏議卷第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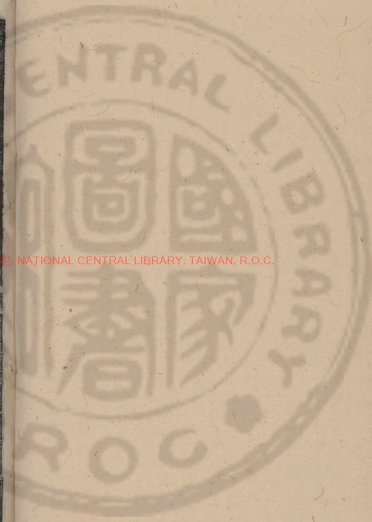
商量處置實叅事體狀

奏議實叅等官狀

請不簿錄實叅莊宅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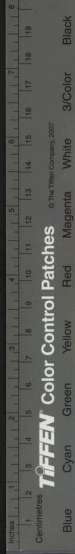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撥閭芳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



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  
置得兩足食在斂尊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  
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  
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  
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  
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  
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  
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  
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

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  
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  
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  
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  
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  
土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  
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  
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逼可以禁侵暴  
而首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逼之不



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違之要略盡於斯雖  
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  
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  
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  
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  
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  
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  
周城朔方而徽猷懷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  
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江突厥而致安文景  
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  
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  
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指置之安危  
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  
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  
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  
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  
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  
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論之不變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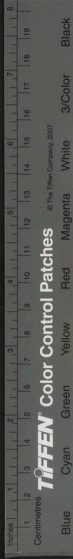
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  
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  
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  
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之以親  
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  
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  
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  
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訓  
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

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  
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  
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  
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  
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  
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  
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  
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  
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



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  
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  
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  
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  
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  
人肆愆則必變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  
所同而物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  
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  
於是吐蕃乘釁吞並無狀迴紇矜功馮凌亦

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賸竭  
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  
言滿其驕志復有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  
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人則驅略黎庶深  
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  
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  
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  
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  
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



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  
而以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  
固國之人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  
未膠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  
其堅城前有膠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  
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  
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  
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  
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

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較其所長必殆  
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  
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  
而不耻敗也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  
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  
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  
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  
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  
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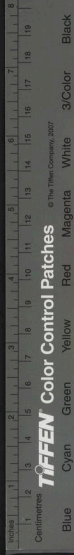
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  
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  
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述以柔  
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  
戎心得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  
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  
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  
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  
守要害壘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

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刻不  
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逼其入寇大至則謀  
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棄之多方以悞之使  
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  
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  
謂棄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  
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  
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  
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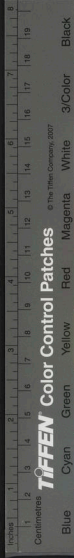
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鐔授寇者也今則  
皆務之矣然則守封未固寇或未懲者其病  
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  
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  
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  
令措置乖方課則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  
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為陛下  
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

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  
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  
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  
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  
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兩愜  
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  
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  
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  
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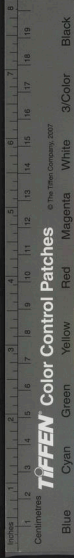
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  
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  
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  
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  
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  
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  
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習諫  
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  
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

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  
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  
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  
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  
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  
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恆  
以戰鬪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  
現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  
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觀



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  
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送軍  
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逸  
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  
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  
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  
為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  
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威  
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

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順待餉僥倖者猶  
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  
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  
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  
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  
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  
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  
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  
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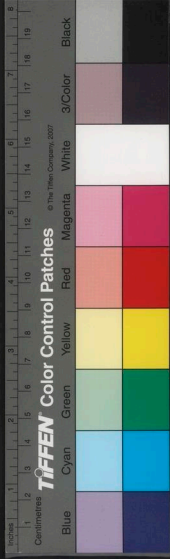
固非良筭之可尊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  
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  
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  
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  
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繞足閉  
關在野者悉遭劫軌安其交蹂盡其復毆比  
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  
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  
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

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  
揣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  
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  
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  
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  
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  
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  
之於將務相導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  
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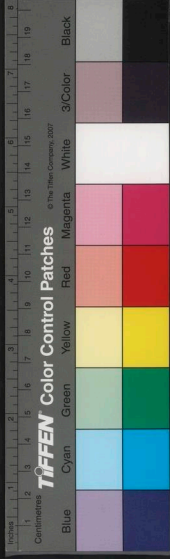
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誦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感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關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因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

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關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也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



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  
利摠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  
於兵衆矣今四夷之冢強盛為中國甚患者  
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  
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  
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  
識迷韜鈴藝之矯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  
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  
夫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

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  
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  
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愆機會靡愆  
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變化  
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由臂之使指心之劑  
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  
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  
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  
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



勇廢為羗衆散為弱這撓離析兆乎戰陣之  
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  
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  
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  
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  
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  
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  
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  
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  
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  
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千皆承  
持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  
屬每侯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  
下臨唯以容禮相待是乃從容極弱揖讓救  
焚翼無沾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  
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  
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  
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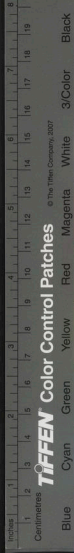
勇廢為羗衆散為弱這撓離析兆乎戰陣之  
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  
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  
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  
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  
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  
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  
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  
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  
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  
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千皆承  
持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  
屬每侯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  
下臨唯以容禮相待是乃從容極弱揖讓救  
焚翼無沾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  
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  
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  
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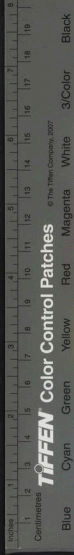
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乃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鎖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及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

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成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徧賈夫



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  
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莠劣而衣食優苟未忘  
懷孰能無愠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  
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  
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  
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  
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  
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叅佐要若干士  
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

領悉律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  
材無乏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  
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  
要之於終不宣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  
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  
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  
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  
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  
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



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  
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  
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  
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  
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  
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  
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  
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  
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

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  
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  
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  
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  
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  
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  
突迅如風飈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  
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  
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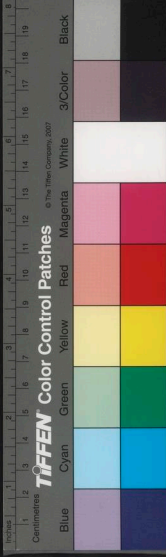
自金牧馬屯牛鞠為椎剽畜夫樵婦罄作俘  
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  
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  
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  
將帥既幸於摠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  
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  
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  
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  
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

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瘥而  
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  
稼穡豐登膚革充羨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  
罷諸道將士者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  
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往邊  
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  
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  
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  
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



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  
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  
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  
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  
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管田既息踐更徵  
數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  
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  
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乎而論哉臣  
又謂宜擇文武能任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

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  
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  
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二  
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  
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  
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  
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  
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  
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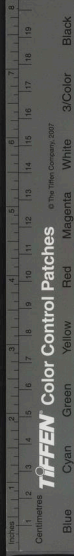


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  
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  
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  
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  
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  
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  
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  
之有也以陛下之英武民心之思安四方之  
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

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  
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  
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聲陳狂愚惟所省  
擇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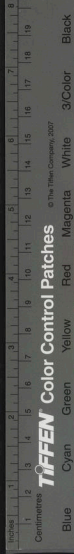
商量匱置竇叅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叅事  
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  
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  
此商量又聞竇叅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



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  
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  
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尋已審敢  
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  
但以曾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  
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  
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  
為辭衆人亦為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  
事例未遠所宜重慎實參項司鈞軸頗怙恩

私貪饗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  
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  
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  
之意尚昧結構之由况在衆流何由察悉忽  
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必非細若不  
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  
度實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  
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  
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



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叅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叅結朕左右兼有陰謀  
皆有馮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叆多不可推  
按鄉等宜更商量若絕恐事體不穩即且流  
貶向絕遠惡叆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  
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叅宜更商量叆  
置其竇叅等所有朋儻親密並不可容在側  
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叆先雖

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叆者伏以竇叅罪犯  
誠合誅夷而德合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  
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  
不獨幸於斯文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  
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  
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叅既  
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  
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竇叅  
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欵密之中都無邪





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  
晚年頗見踈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  
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  
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  
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  
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  
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叅久秉鈞衡  
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  
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虜廷如此  
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  
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叅罷黜迨欲周  
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  
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叅特緣別有結構陛  
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  
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  
不疑懼中外凶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  
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  
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實叅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  
猶並徵贓實叅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  
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  
收納入官實叅身既遠賤亦恐被人破除隱  
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  
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兩科一謂姦賊  
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  
寃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叅詳如是悉無

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  
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載庶或有  
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  
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  
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  
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  
如天包含懲忿於彛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  
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  
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



祈天鑒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九 中書奏議卷第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馬一匹并鞍  
絹二千匹



祈天鑒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九 中書奏議卷第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馬一匹并鞍  
絹二千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  
緣奉進止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  
送前件馬綰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  
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  
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  
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  
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脩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費之以刑  
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

惡不為竟遁天誅全歸土攘此乃先朝所愧  
恨義士所惋嗟今日緒尚干宸嚴請頒遺愛  
徵臣隘躅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  
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  
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  
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  
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  
臣亦婉為報荅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  
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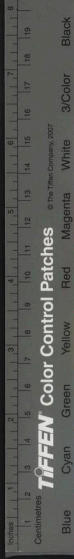


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  
所送馬及箱等令劉晤便領却迴訖不敢不  
奏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  
數折納大豆奉勅且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  
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  
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撥估計  
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

令典求瘼在知其兩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  
如螟蛾為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  
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  
數已為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  
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  
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兩支唯充畜  
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剝徵  
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蒙  
分未審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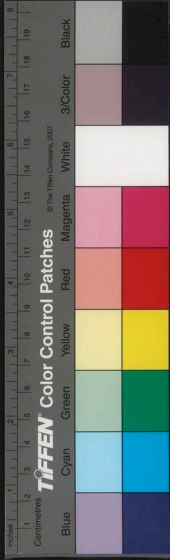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鄉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以為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堅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

衆情萬榮揔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徵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為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之經通典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異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  
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  
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  
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  
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  
罪宰司事闕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  
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  
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  
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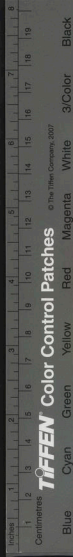
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  
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  
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屢跌之不虞擇安  
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  
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  
士寧窮究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囚人之心  
閉城拒逐為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  
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  
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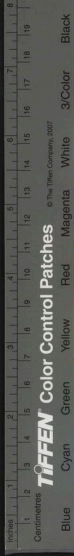
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上  
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  
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  
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  
恃則敗恃謂犯上敗謂憤軍俱為厲階莫見  
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  
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  
側而益疑善之則敵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  
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

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  
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  
貳何能久安縱未千紀亂常亦必喪師感境  
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  
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殺邦固節  
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  
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  
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  
喻乖疎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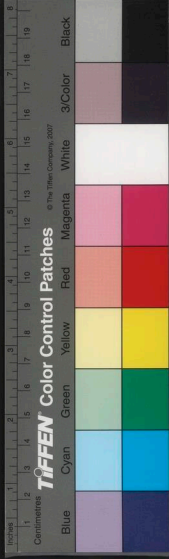
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  
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  
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  
備脩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榮  
渥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  
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  
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示眷卓之優崇  
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  
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

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  
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兩經塗路亟阻此由  
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贖之才其為敗  
傷亦已甚矣近者劉玄佐驅攘巨猾底復大  
梁卽鎮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  
撫疲氓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諦令由已  
部屬畏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遠近談矚且  
為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殂沒朝  
廷命吳淩代之士寧兒頑輒敢此睚素非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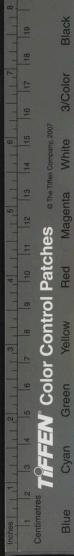
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  
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  
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  
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  
為汚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  
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  
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為非據苟邀則不順  
苟尤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  
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

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為國  
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  
爭奪之禍絕窺覲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  
服暴強禮違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為將慢  
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  
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  
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煩奪之徒使得代居  
其任利之所在入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



故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  
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  
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  
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  
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壹撫之  
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廣於成敗  
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  
今所以示即變者皆為萬榮所誘許其賞給  
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

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為軍旅所愛信者  
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  
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  
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  
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  
能為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為援緣其迫  
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迹無所親遠無所與  
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為虞而欲受  
其邀致臣雖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White

3/Color

Blac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中吐慮多  
關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  
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  
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  
奏儻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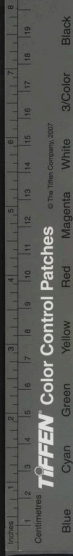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  
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  
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十萬束便令人戶

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  
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奏宣進止且依者  
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  
作草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  
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  
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  
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  
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  
往年之事豈嘗有綠草不足上闕宸慮者乎



延齡欲術已能頗臻舊制為收經費之用以  
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虚支計寥落廐圉  
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  
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  
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  
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  
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  
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  
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

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  
有窮求取無藝其為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  
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  
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厯歲  
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曷期  
况蒸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  
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  
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  
利窮乏之輩因慕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



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  
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  
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  
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  
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今遠近相補通以百里  
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  
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搬運已  
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  
曾不計量自我作估徑以甯臆斟酌限為二

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  
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  
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  
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  
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  
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  
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  
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  
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



懷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為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數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莫隨要便官目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

邀但不抑入自當過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文謹守恒規亦自不關常用臣等商度將為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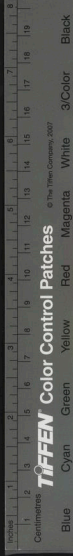




右竄謫之後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  
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闕需澤許以量  
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  
州府錄申盤勸檢尋勸諭年歲上稽恤宥之  
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  
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  
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  
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  
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  
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  
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  
遲故決罪不得馳騁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  
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  
弘慶惠必迴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  
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  
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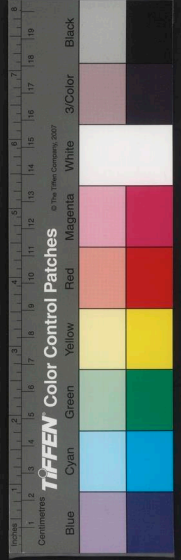


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  
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  
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  
之人並許量移近蒙臣等任叨翰翼職在宣  
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  
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  
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  
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  
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為三狀

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  
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敎書宣  
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  
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肅旨精  
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  
錄用弃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  
拔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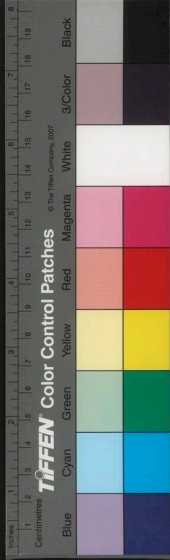
移不過三百五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令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霽

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在苒淹郵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劇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寃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



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  
係從此已後遂為恒規一經貶官使同長往  
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  
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  
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  
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于今天下  
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  
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  
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

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險邪  
為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  
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  
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  
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  
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  
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  
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  
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



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宄恒處防閑之中長反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入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為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

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闕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兩殊匪為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近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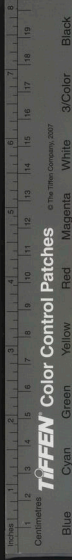


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  
疑慮體又非私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  
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也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  
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  
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  
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緣  
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

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  
院官同勾當檢納仍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  
守之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  
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  
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  
絕是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  
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  
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勅合填迨今二年  
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



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  
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置竭其能幾何夫  
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喻能不為  
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為患可  
不為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  
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  
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  
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  
冒昧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中書奏議卷第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關負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  
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  
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  
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



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  
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置竭其能幾何夫  
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喻能不為  
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為患可  
不為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  
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  
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  
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  
冒昧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中書奏議卷第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關負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  
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  
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  
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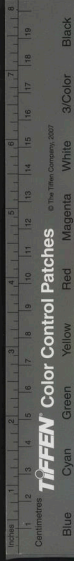


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  
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  
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  
蠅昆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  
蠹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  
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  
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  
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  
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  
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  
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培克斂怨以為德  
盜言孔甘亂是用餽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  
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請  
諸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  
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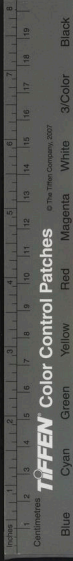
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耻，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撻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僇切體仲尼

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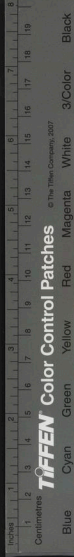
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  
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  
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  
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  
庫以為羨財供御而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  
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  
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  
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  
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

搜求市鄺豪奪入獄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  
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  
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閑興役之所百  
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  
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  
謂黨邪醜直天示轍下雷聲沸騰四方觀瞻  
何所取則蕩心于上竅怒於人欺天陷君遠  
迹危懼此其罪之尤者也摠制并用度支是  
司出納貨財太府佐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



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  
覆互相開鍵用絕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  
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  
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  
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  
行邪詭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  
落近日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  
銀十三萬兩其正改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  
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復即是羨餘

悉合移入雜庫以俟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  
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  
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  
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  
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  
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  
奏是虛誣詐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  
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  
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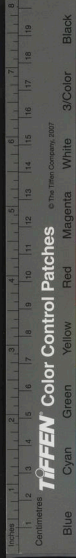
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  
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  
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  
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  
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  
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  
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歲之內分建六庫  
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  
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

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  
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  
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  
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  
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  
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  
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早勞傷敗或因  
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穀或徃法免徵或經  
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覓追尋或綱典拘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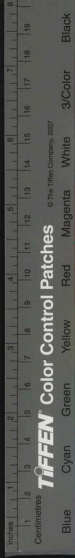
不免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  
舩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  
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  
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耻財物減少所以  
相承積累不肯掃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  
在之數延齡竒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  
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實愁怨於柔黎于  
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踈妄亦曰殆哉陛下  
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

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  
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  
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  
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  
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吐展轉流弊  
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  
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  
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  
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



遑耄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咷徹於  
蒼昊而延齡以冒取折佐為公忠苟得出佐  
為贖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  
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  
人心維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  
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  
蕪翦逐豺狼崎嶇縶完功力纔畢地猶叟絕  
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  
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

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  
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  
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  
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  
推互邀令草狀目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  
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  
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  
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  
欺謾按驗既明懇勞靡替其為盡媚曠代罕



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  
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摠  
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  
得失闕理亂之源為人執儀安可容易未有  
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興陵遲而欲  
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  
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為  
詞史策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  
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關會朝之禮徇其鄙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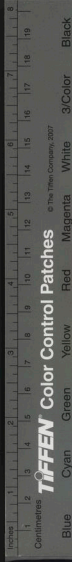
大隲省署之儀徒郎曾於里閭視公事於私  
第盡室飲官廚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  
諸部叅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  
其指撓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  
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  
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  
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闐  
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誰欲  
慢官虐人戮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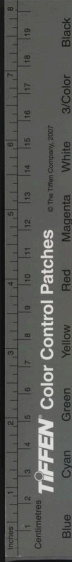
之大者也摠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  
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  
平益之以動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  
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  
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  
職况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以以狂躁  
滿盈既懵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  
於胥吏未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  
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

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  
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  
於苞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  
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  
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  
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朝  
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耻貪競  
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  
有動色之爭則文闕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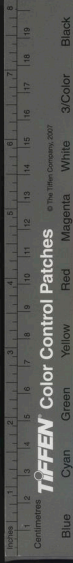
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入具瞻不論  
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  
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  
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  
靡有不善也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  
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  
曰既之陰汝反予來赫又曰涼曰不可覆背  
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

詬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  
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  
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  
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置閑  
資糧將師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証  
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  
心志邪悖詞皆醜嫖事悉加諸匹夫見凌猶  
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  
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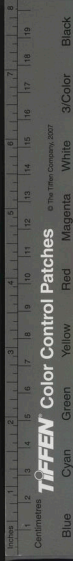
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  
憤耻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釁  
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  
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肆蓄郎吏時有履道  
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  
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  
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  
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  
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鹹污清明

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  
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  
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尚逞近効不  
務遠圖廢其葺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  
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  
承別旨須赴役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  
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  
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  
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



使芻蕘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  
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獲之後冬收之  
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  
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茲  
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剝利及乎春夏  
之際橐結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旆輟  
坐官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  
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廩捐官錢不啻累  
倍聯蹙狼狽率以為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

物情之所深駭事之件繆觸緒皆然臣愚以  
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  
體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  
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  
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  
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  
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  
重之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  
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



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茲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

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



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誦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



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  
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  
不豐入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  
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  
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  
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  
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入庶不安而財貨可  
保固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  
則入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  
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  
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  
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  
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  
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  
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  
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  
志翦群兇師旅繁興徵求寢廣權筭侵剝下



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入恣咨白晝犯關  
都邑眈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  
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  
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  
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  
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夫入而聚貨夫何利之  
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  
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  
健步出視賊軍其入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

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遺之  
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  
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  
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  
未冬服漸屬疑互且無薪爇飢凍內攻矢石  
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颭  
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  
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  
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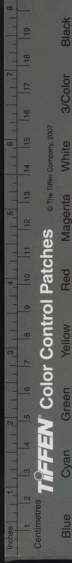
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杆寇讎餒之不  
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  
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  
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  
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  
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  
无義之心於是與譎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  
聚人散示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  
奉天所積財貨悉復藏於亂軍既遷岷梁日

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  
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  
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  
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  
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匿匱者農夫商賈  
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  
諸侯之弃德盛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  
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  
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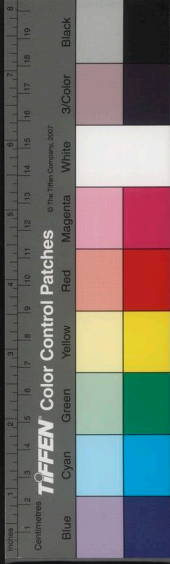
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勸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以久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

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隨其姦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濟哲之名皇甫杲楮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人柄用而灾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



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令若以罪寘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

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兩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戎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疑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



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  
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  
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  
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  
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須不  
為是耻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稱為  
意是行則臣輔或幾乎息矣臣輔息則理不  
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  
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

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  
真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  
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  
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  
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  
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  
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  
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  
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怠自苦獨當豺狼上



違懼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  
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宸一紀于茲聖  
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  
播遷之艱兢兢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  
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  
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  
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  
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  
激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

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  
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昧  
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  
恐頓首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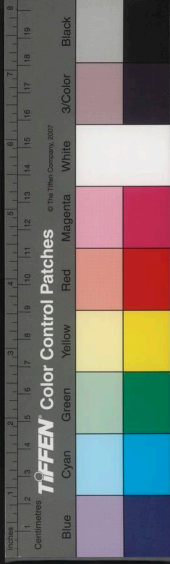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  
不可不備數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  
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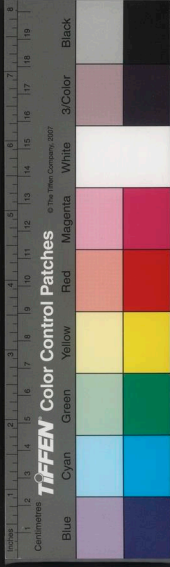
不唯仄席永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  
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  
其操歲月積久聲實益豐列之於朝則玉室  
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  
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斷唯  
施丹牖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  
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  
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疏濬則川沼  
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啟昌必時多

舊又運鍾衰季則朝之英髦當在衰季之時  
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富謝德應期賢  
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  
代之奇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  
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  
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  
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  
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  
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相靈昵比小人





窮通唯繫輔臣息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  
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  
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  
以寬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群  
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  
小謀亂大作無以廢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  
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廢者或行異  
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廢理勢相激宜其不同  
進賢授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  
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  
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  
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縣信是以大道每隳  
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夫士登踐多由於  
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  
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  
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  
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  
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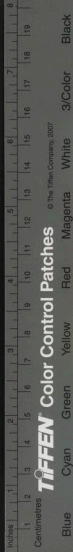
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靡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貲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

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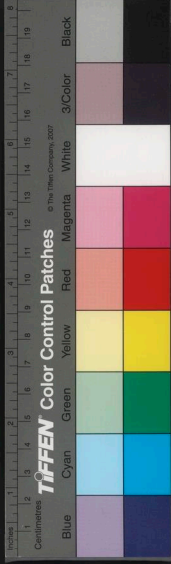


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廢故能使黜退者  
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  
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  
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  
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  
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脩身勵行聚學  
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  
一事過差遂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  
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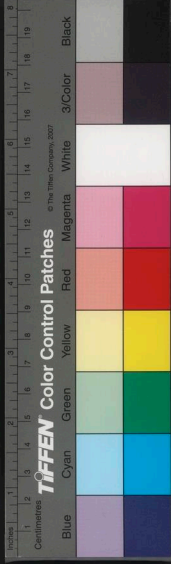
善救人則無弃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  
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  
穆不以一胥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  
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  
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牙不可屬國  
曰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乘瑕錄用者霸王  
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  
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  
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弃



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實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誰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弃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則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肅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弃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



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之宜然其於行能固不  
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  
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目  
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弥五百年而有一  
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  
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  
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  
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  
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  
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  
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  
二十二人兩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  
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  
洎鳥獸魚鼈之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  
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  
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  
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  
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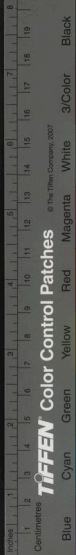


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

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激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卿即遷為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



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令縣邑有  
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  
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  
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  
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  
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  
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  
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繇陞洪  
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殫窳後代設有如  
絲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  
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  
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  
回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  
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  
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  
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  
為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  
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



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  
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  
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  
於選授尤所艱難姑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  
成否至使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  
足為法夫覈才取更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  
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  
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  
退其餘績非出類乎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

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  
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  
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  
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  
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  
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  
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  
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  
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微一槩但曰官無其人



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  
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  
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  
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  
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  
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既  
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  
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  
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

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  
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  
第須且備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  
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  
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  
宦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  
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脩計日思進而又淹  
逾考限亟易星霜碩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  
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





人愛人之才慮事之與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  
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  
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  
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  
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  
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  
徇淳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  
留缺負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  
進益理化孰與文脩此心謂循故事而不擇  
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  
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  
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  
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少以七患未去三術  
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  
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送黜廢人物殘存  
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  
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  
精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



要乃至稱毀紛糝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  
倚撫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  
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  
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  
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  
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  
才懼曠庶官亟黷宸昧識不足以周物微  
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  
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  
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  
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  
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  
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 中書奏議卷第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

其於後世用之者不一而足其弊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



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  
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  
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其無  
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  
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  
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  
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  
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  
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

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  
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  
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  
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  
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  
可久以之賦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  
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  
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  
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



華海內波搖北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  
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  
之宜革而所作蕪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  
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  
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  
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  
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  
非相懸固不苟變而為必當其悔乃亡若好  
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

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  
為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隳經  
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  
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  
制立意且爽弥綸又踈竭耗編朶日滋甚  
夫作法裕於人亦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  
財未有不夫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  
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庶  
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



下嗇用節財空侈欲以盡其貪風息冗費以紓  
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  
大曆中一年科悉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  
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摠無名之  
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  
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非立意且夾者乎夫  
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  
兼墜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  
夫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

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  
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賦則地  
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  
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  
觀而化時靡道心雖有情遊不率之人亦已  
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為宗不  
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  
則其稅多曾不惜資產之中事情不一百歲  
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



圓國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蓄息之  
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  
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  
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費而樂  
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  
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歐之避役力用不  
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  
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勝齊平但令本  
道本州各依旧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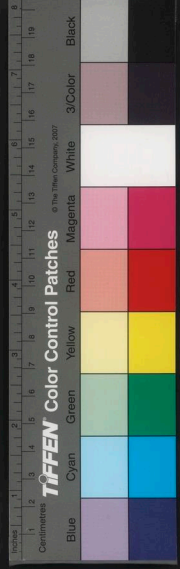
供應有煩簡之殊收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  
賦輕重相懲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  
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  
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準  
舊重之虞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  
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  
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  
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  
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





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顏會裁處其於  
踏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  
不以究微防患為慮得非弥綸又踈者乎立  
意且爽彌綸又踈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  
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焚絲重傷宿痾其  
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  
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  
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  
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關供每至徵配之初

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  
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  
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摠雜  
徵虛數以為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  
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  
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  
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  
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  
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



久加稅如初此則入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微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

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純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着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激文曲承膚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為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



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  
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  
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  
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  
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  
荐灾田里荒蕪戶口減耗收守苟避於嚴責  
罕盡中間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  
逃死關之稅額累加見在疲乏一室已空四  
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

其事七也自至德訖于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  
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  
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  
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  
咸以為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  
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  
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  
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  
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曆中所



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  
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  
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  
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為  
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

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  
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  
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貴欲  
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華去甚亦是小休  
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  
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  
咸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  
姓稅錢項目軍興每貫徵一伯者下詔停之  
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



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  
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  
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  
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  
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  
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為害最深陛下  
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  
求近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  
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

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  
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  
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核嘗歲月  
中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  
姦黨過則不在戶八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  
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  
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克唯  
罪无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靜  
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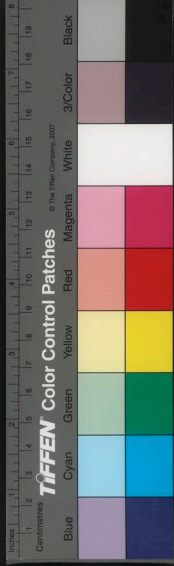


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數詳論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十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

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兩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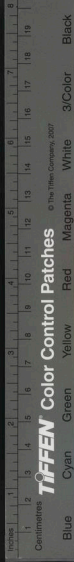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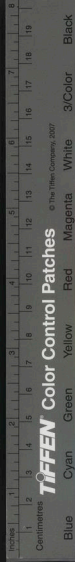
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  
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  
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  
之貴賤夫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  
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  
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  
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  
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  
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安

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  
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  
列聖遺典繁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  
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  
通方効筭繒之未法不稽事理不撥入功但  
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  
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  
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  
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



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  
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  
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  
則供稅之所出漸少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  
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  
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  
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  
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  
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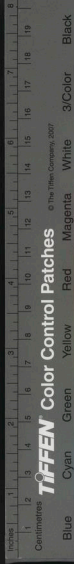
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  
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  
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兩輔尚欲  
過陪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  
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  
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  
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  
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  
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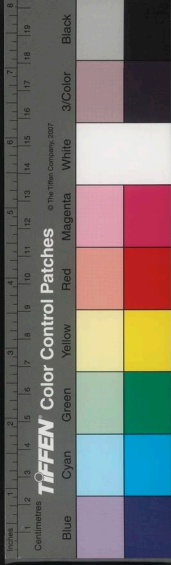
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  
足其有純綿雜皆云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  
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  
知上令之不遷於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  
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  
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脩家技皆足供官無  
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  
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  
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

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  
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  
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  
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憺愍蒼生將務救恤但  
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  
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為額是令支  
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  
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  
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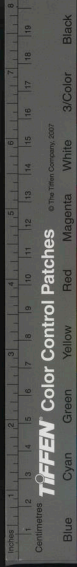
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  
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為數者獨月俸  
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入衆  
寡為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  
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  
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  
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  
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  
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值據群官月

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  
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  
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  
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  
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  
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  
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  
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  
以為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史祿軍裝雖頒



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  
錢於何取給荅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  
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  
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  
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  
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  
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  
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  
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

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工麝利柄今之所  
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  
為器之禁苟制特得所則錢不乏矣有鞣鹽  
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  
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之  
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  
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  
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  
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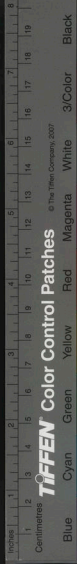
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  
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  
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  
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廢繁俗亦  
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竟  
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于大曆之  
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惣收極甚之數  
定為兩稅矣所是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  
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綿價錢則

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并益其  
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  
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  
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  
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  
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  
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  
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  
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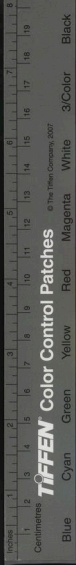
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  
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  
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  
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乎桀用  
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  
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  
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  
業草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始哉而能衣大  
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率以富強見

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  
呂革矧多事之昔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  
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戈綈履草屨却駿馬  
而不御罷露臺而不脩屢賜田租以厚蒸庶  
遂使戶口蕃息日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  
犝犗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  
識市鄣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  
沒垂令名人到于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



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草車  
屢動繼以灾歎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荐屬霜  
旱自閔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  
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安養  
困窮視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  
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  
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  
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  
間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

淳化下敷四方太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  
後米斗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  
萬里或不齎糧故人到于今談帝王之盛則  
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  
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  
畜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  
之効也秦始皇據峭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守  
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  
功成志滿自謂有泰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為



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間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筭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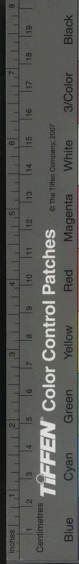
庫充實開皇之隆理尚清庶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盛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効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令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盛而議者但憂財利



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  
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  
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  
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  
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  
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  
梓將以國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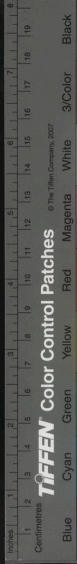
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  
板圖比閔之方雖訓導漸徵而檢制猶密歷  
代因襲以為彛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  
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  
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  
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  
板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志入浮流  
莫克禁止蠲之則瘡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  
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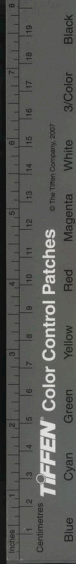
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  
意迭行小惠竟誘姦吐以傾奪鄰境為智能  
以招革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  
而獲宥條忽徃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  
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  
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異驅之  
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  
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  
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為長吏之能者大納在

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  
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  
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  
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以曲  
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  
偽萌生恒且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  
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  
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折其親族苟  
益戶數務登賞條而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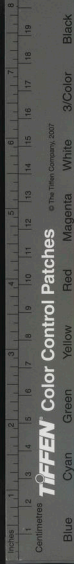
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  
起於此長吏相効以為績安忍莫徵齊人相  
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  
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  
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率黎蒸播植荒廢  
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  
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  
年限繞滿復為污萊有盜煩勞無增稼穡不  
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

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  
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墮家取財苟  
媚聚斂之司以為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  
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  
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  
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  
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舂舂伊貧虛能不奔  
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  
引入逋逃感入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



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  
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  
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  
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  
者此州若增容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  
而稅數有加減震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  
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  
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  
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

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  
矣財必賒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  
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責於加者令務  
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  
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  
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  
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  
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  
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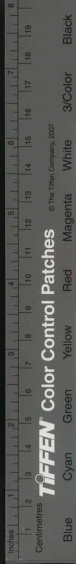


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  
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  
人多流亡加稅見之比較嚴罰法亦如之其  
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  
定額每歲屢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  
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  
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  
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  
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淳不督課而

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  
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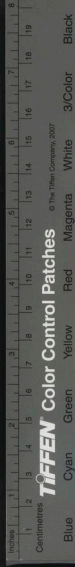
####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  
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  
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  
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亡  
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  
私相全上下交變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



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求人以資國不思  
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莫無獨資至於  
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  
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  
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  
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  
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  
急敦逼重傷疲人項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  
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

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  
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  
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  
不費者則此類也  
非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  
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  
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  
年雖大殺衆不恆懼夫水旱為敗堯湯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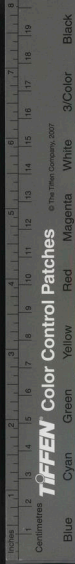
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六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糶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燕公松頤六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

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為義倉豐則斂歲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入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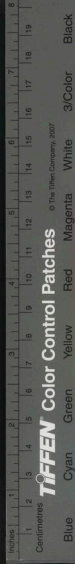
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藉備慮之旨忘先  
王子愛之心所蓄報儲唯計廩庾犬彘獸人  
之食而不知斂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  
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  
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  
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  
足矣為官而備者人必不賸為人而備者官  
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  
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

得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  
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兩  
儲祗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  
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  
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連債斂獲  
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  
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  
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鄆里  
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水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吝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說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摠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

錢使均融分配咨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秋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叅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憂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錄奏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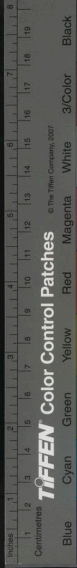




須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為常  
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飢農不至  
傷糶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義具可不務乎俟  
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糶之法斯在社會之制  
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私長不  
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餓殍此堯湯  
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  
齊之為能存誠茂有不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二賈各有所專凡  
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  
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变革  
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  
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  
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  
安其分罕狗貪求歲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  
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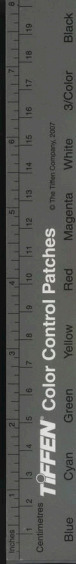
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恣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室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叱庶

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彊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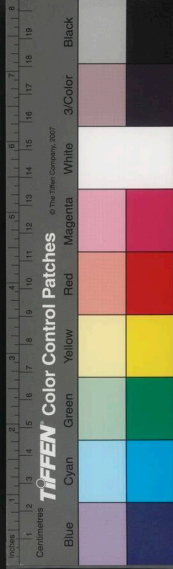
憂以為私屬貸其程食貸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  
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  
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  
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  
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  
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  
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  
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

貨安得不墜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  
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頓欲脩  
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  
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  
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格其  
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  
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  
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  
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



奏  
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  
於書日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  
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  
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  
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理致往年論及  
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  
無所惜臣又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  
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  
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

怨之事何由上聞照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  
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  
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竊唯陛下所以  
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  
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  
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  
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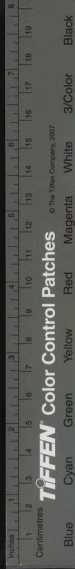




十二卷其間經綸制度典章文  
物靡所不具其辭嚴其義正誠  
可接軫典謨焉王佐之才與伊  
傅爭衡傑出漢廷賈董之右也  
志士仁人誦其書莫不景慕興  
起余叨承

聖朝寵命拜官知未郡事每適郡  
庠覩宣公是編自元至大間郡

守王公子中重刊以永其傳歷  
經歲遠編簡蠹朽而不全全者  
字畫模糊而不可讀遂與同寅  
貳守鄴邑武公全偕教授泗濱  
揚公旭相為補缺興廢之舉迺  
求善本做刊復新俾人人獲閱  
全書由是宣公之文益明而益  
著耿耿然與金石同不朽矣有



官君子詳觀徧覽則有以見公  
之長才遠識藹然堯舜君民之  
心也為臣倣忠能法於茲顧不  
美歟

大明永樂十四年龍集丙申夏四  
月朔旦浙江嘉興府知府淮陽  
齊政謹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